

第  
5  
屆

#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

小說  
組

散文  
組

新詩  
組





# 目錄

序 8

## 小說組

個評／劉梓潔 10

個評／張靜茹 11

個評／林培雅 12

第 1 名 醫社系 尤辰芳／再次 16

第 2 名 醫學系 張銘育／山雨迷蹤 32

第 3 名 心理系 林卉穎／變色龍 58

佳作 視光系 楊采潔／有罪自白 70

醫學系 趙芷彤／晚禱聲是他的謊言 92

護理系 楊千穎／象牙塔工讀日誌 106

視光系 施旻杉／寵兒 118

語聽系 王孟涵／蟻 134



# 目錄

## 散文組

個評／言叔夏	154
個評／張經宏	155
個評／曾柏勛	156
第1名 語聽系 鍾庭恩／過敏	158
第2名 醫社系 碩班 黃章育／視差	166
第3名 健產系 葉俞宏／火車叨位去	172
佳作 醫社系 曾昱情／夕燒小燒	180
牙醫系 許晉璋／柿子不甜	186
牙醫系 林玟霖／家庭戰爭	194
視光系 施旻杉／會潛水的貓	202
醫社系 林鈺翔／嶼	212

# 目錄

## 新詩組

個評／李長青	220
個評／林餘佐	221
個評／曹昌堯	222
第1名 健產系 葉俞宏／秋	224
第2名 醫社系 林桓暄／流浪者啊	228
第3名 牙醫系 丘孟璇／秋分	232
佳作 語聽系 鍾庭恩／給 Tilikum	236
牙醫系 黃立寬／像詩一般流動著	240
醫社系 林桓暄／17：10 南下139次自強號	244
醫社系 吳宛庭／十年不知	248
醫學系 左書瑋／山丘	252
牙醫系 蔡宇涵／甲骨·假古	256
營養系 林瑾萱／忘記帶傘的人	260
牙醫系 蔡宇涵／島嶼枯樹	264
評審老師介紹	268

# 序

---

以校長身分頒發「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已數次了，時間過得飛快如風，一轉眼就過了三年，我的第一任任期亦即將屆滿。往來校園，偶見同學們在教室中努力吸收各自專業的學習身影，以及散落校園各處沉醉於課外活動的練習實況，令我這個有點年紀的校友，似有穿越時光的錯覺，置身重返年輕時校園學習場景的真實，回想從前，走在實驗大樓「迴旋梯」琴鍵般的台階，逐級盤旋而上，實現了我的行醫夢想。是的，校園僅有的一處「迴旋梯」竣工於1972年，傳承著中山醫學大學文化精神的象徵地標，超過50個年頭，她以樸實的建築美，陪伴全體教職員工生創造其多彩的人生記憶與價值。2022年，「迴旋梯」也入鏡以國際知名舞蹈家許芳宜小姐為主角-《我心我行》的電影場景中，隱喻「頂峰豁達」的人生心境，藉由舞蹈家肢體靈性唯美的托襯，呈現了「迴旋梯」另一個《圓融昇華》的寓意之美。

2018年，開辦以「迴旋梯」為名的校級文學獎，讓學生們有機會將儲存於大腦神經中，盤旋、複雜、豐沛的人生體悟與記憶，透過手指肌肉介導，將抽象思想轉形為文字輸出的舞台，結晶化成難以遺忘的不朽文學創作，感動眾多讀者引發無數共鳴。五屆文學獎，薈萃數百餘篇的雋永佳作，不但付梓出版專書，豐富本校館藏，也灌輸成就「迴旋梯」文字生命的潛在內涵，意義著實非凡。在此，謹對奉獻心力承辦業務的圖資長、教務長、圖

書服務組同仁、參與評審煎熬的校內外委員，以及參與絞腦投稿的同學們，致上校長由衷的感謝。

新一期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迴旋梯文學獎》已收列於「厚植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策略、「讀力寫意筆耕趣」行動方案中，持續辦理並精進。在此，也請託大家繼續灌溉耕耘此一畝文字良田，得以開出更多彩的花，結成更多美好的果，強化學生“怎麼寫”的文學創作技巧與敘事能力，讓此文字書寫，留下同學們在中山醫大美好的學習軌跡，與心智成熟的演進歷程。我們一起加油，繼續循著「迴旋梯」的階，拾級而上，向著頂峰探詢並學會豁達，藉由「迴旋梯文學獎」的永續經營，追求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境。

中山醫學大學 校長

黃建寧 寫於2023·3·17

# 小說

再次 / 尤辰芳

山雨迷蹤 / 張銘育

變色龍 / 林卉穎





有罪自白／楊采潔

晚禱聲是他的謊言／趙芷彤

象牙塔工讀日誌／楊千穎

寵兒／施旻杉

蟻／王孟涵

## 小說組 個評 | 劉梓潔

回到「寫什麼」、「怎麼寫」這兩個小說最基本的標準來看。「怎麼寫」即敘事技巧、結構到腔調、節奏。不管是疾病、女性成長、原住民冒險等，這些都是被寫過的，但可以用個人的美學與風格來標誌出作品的獨特。稍微可惜的是，在「怎麼寫」這部分，並沒有看到特別驚艷的作品，顯得比較中規中矩，也有多篇雖然說了故事，但文字與敘事都還需要更細緻地打磨。

再回過頭來看「寫什麼」，在題材上中山醫大同學就很讓人驚喜。作者們有來自視力、聽力、護理、醫療社工等等專業領域的第一手經驗，比起其他寫作者已有了更豐富且踏實的田野，這是贏在起跑點的部分。因此一般學生文學獎同質化的蒼白藝語，在中山醫大的作品反而看不到。這是可喜的部分。寫作除了個人真實的生命經驗與感受力，還有來自閱讀，比較可惜的是有部分作品從題材到腔調，都比較像是仿作。

如何能大量深入的閱讀，而不受到影響，這是很挑戰的，像我們這世代有很多的駱以軍腔、村上春樹腔，寫得多、寫得久才能寫出自己的腔調。

## 小說組 個評 | 張靜茹

本屆文學獎小說組一共有十三篇作品參賽，關注自我存在、族群、愛情、親情、友情、職場等面向，以寫實、今昔交錯、憶舊等寫法呈現。

整體而言，各篇文字駕馭能力都達到一定水準，有不少令人眼睛一亮者，可見此一獎項能吸納校內好手同場競技，主辦單位的用心、學生的勇於嘗試都值得肯定。

雖然高手如雲，初審階段分數相去不遠，複審時，三位評審老師仍深入分析，也提出不少所見略同的看法。雖然因為獲獎名額限制，難免有遺珠之憾，委員們還是仔細斟酌，沒有絲毫懈怠。最終能進入前三名和佳作者，文筆流暢是基本要素，進一步還會注意小說的人物、情節、對話等設定和細節描寫是否有張力，讓讀者有一發不可收拾的閱讀樂趣。此外，題材可以很生活化，但是能否不落俗套地挖掘人性深層面向、人物是否立體、有沒有深刻寓意，都是委員們特別在意的。

無論得獎與否，我們都鼓勵同學持續寫下去。



## 小說組 個評 | 林培雅

本屆小說組所投稿的作品，無論寫作技巧、作品內涵、情感的細膩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水準，佳作頗多。以題材而論，包括愛情、親情、友情、霸凌、歷史事件、原住民文化、都市文明、醫療、疾病、自我探索、人生思考等等，十分多樣，其中有些新奇之作，頗具創意。由於競爭激烈，以及得獎名額有限，因此難免有遺珠之憾，未得獎的作品中仍有許多佳作，希望作者能繼續保持創作熱情。

得獎的前三名作品各有擅長，第一名的作品「再次」，將兒童自閉症、青少年霸凌、性騷擾、親子關係等題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以女中學生為主角，描寫敏感多愁的青少年置身於這些複雜的關係、困境中，如何因應並做出抉擇，主角心理變化與情緒的起伏描寫得十分細膩，情節的推展流暢、自然，這些題材都是當今社會上常見議題，要將其融合在一起頗為不易，作者展現高度的駕馭能力，創作出優秀的作品；第二名的作品「山雨迷蹤」描寫日治時期發生在排灣族部落的南蕃事件，作者在閱讀許多歷史文獻資料之後，逐漸形成自己對這段歷史事件的觀點、理解與想像，藉由小說的形式，重現歷史現場，並將原住民文化與語言融入其中，使其更具臨場感，寫作技巧高明，且具有深刻的內涵；第三名的作品「變色龍」，以27歲的都會女性為主角，描寫其雖在事業上奮鬥有成，但都市文明卻讓她內心的空虛與日俱增，最後她終於找到生命的著力點，就是捨棄讓她感到淡漠、虛

偽的都市，回歸樸實、真誠的鄉土（故鄉）。文中以變色龍來象徵置身於都市中的主角，充滿偽裝、防衛、警戒，頗能反映出生活在現代都市文明中的人類樣貌。



## 第一名 再次|尤辰芳

###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各位評審對這篇小說的肯定！

本篇的素材主要來自我在某基金會早療據點的工讀經驗。有次服務對象(弟弟)的媽媽和哥哥陪他前來，但哥哥並不想與弟弟一同上課，我便陪同他在別處等待，他與我分享他的興趣和露營趣事，我們如同朋友般相談甚歡，然而就在媽媽與弟弟出來時，他低聲說了句：「媽媽在家都不會聽我說話。」我這時才驚覺早療幼童確實需要特別花心力照顧，但可能會因此壓縮到家長對其他發展正常手足的關愛。藉由這份體悟，我創造了這篇小說的姊姊，雖然她最後再次陷入困境的漩渦，但這同時也是對現實的一種警醒。

## 再次 | 尤辰芳 /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弟弟又開始發呆了，黯淡的眼珠停留在眾人之間的空隙，不曉得在思考什麼，方才還在揮舞的手腳緩緩垂下，他左腳的布鞋只穿了一半，右腳的則被踢飛老遠。

她時常覺得弟弟是個發條娃娃，發條轉足時便精力旺盛，任人拉扯都阻攔不了他前進，而當發條轉盡時，活躍動作就嘎然而止，毫無預兆，總能把他人燃起的希望在頃刻間掐滅。

母親的笑容消散，蹲下將鞋子拾回來重新擺好，拉著他的手要帶他再試一次，早療據點的老師也蹲下，湊到弟弟面前後以高音誇讚他方才將鞋子套在腳上的動作，鼓舞他再接再厲。

遠望大人們洋溢溫柔氣息圍著連雙鞋都穿不好的弟弟，她不由自主地感到羨慕，細細計算下來，她擁有的僅有源於惻隱的關注。

在適才的早療課程中，她與母親也一同參與，老師帶領弟弟拍擊鮮紅色的鈴鼓，母親則在一旁示範動作，一時間，鈴片相撞響徹雲霄，聲波將她往教室角落推去，她撞到牆後已避無可避，只能耐著性子忍受，弟弟對刺激置若罔聞，甩開老師禁錮的手後就在教室四處奔跑，老師喚不回來他，與媽媽討論後便換了其他教具，半小時的課程因這唯一的學生難以專注而中斷數次，終於熬到結束時，老師不再對弟弟下指令，轉而與母親促膝分析今日情況。

母親專注聽講，頻頻點頭道謝，她才是這間教室中最認真勤奮的學生。她的家中只有母親一位大人，為了更好地照顧患有自閉症的弟弟，母親辭去城裡高階主管的職務，在住家附近找了間小公司就職。母親已經投入巨大成本，因此對任何事都盡心盡力。

「妳弟弟很喜歡妳耶！」

她抬起頭，沒想到早療老師會與她搭話，而這同時也是她從進來教室起獲得的第一份關注。

早療老師像是看見了她的茫然，補充說道：「他在閒晃時都會看著妳，還會故意經過妳身邊。」

聽完後，她咧嘴笑了幾聲以示禮貌。

其實她也有注意到弟弟時不時就會轉過頭來，但從她的角度來看，弟弟雖然面向她，眼神卻只流連於位在她頭上正在旋轉的壁掛扇，她認為專業的老師也知道實情，畢竟於弟弟而言，一個會擺動的物件應該比一動不動的她還有吸引力許多，只是老師憐憫被迫陪同早療課程的她所撒的謊。

弟弟穿好鞋子前，她只能在早療據點一樓閒晃，這裡擺放的教具琳瑯滿目、五光十色，她在陪同上課的過程中耳濡目染，能認出每樣教具的功能：積木是訓練精細動作，有聲書是訓練語言，圖卡是訓練認知……那些玩具被披上教育意義後更加無趣，她已經脫離喜歡聲光色俱全東西的年齡了，身在其中只感到頭昏眼花，而也要與那些繽紛同化似的，這裡牆壁不容許任何空白，貼滿了翩躚蝴蝶與絢麗花朵貼紙，唯有文字標語能裝飾之處不多，風格簡約反而最為顯眼，上頭寫著：「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價值。」

她冷笑了聲，卻又深信般，移不開雙眼。

她就讀的中學距離住家不遠，公車與腳踏車所耗費的時間相仿，但她近期更頻繁地選擇需要直面風吹日曬的交通工具。

自行車道坑坑窪窪，她享受著車輪猛然陷落而又騰飛躍起的快感，與常規相違讓她嚐到自由的滋味，但她同時也明白，藏匿於菜籃中的小動物難堪這顛簸，罪惡感便如梗著的刺，放縱越多次就紮得越深，疼得她只能騎上正常的道路。

將腳踏車停放在鐵皮車棚後，她趁四下無人之際拉開放在菜籃裡的餐袋，裡頭裝著她飼養的銀狐倉鼠——雪球。校規明文禁止不能帶寵物來上學，她只能用障眼法偷渡。袋中銀白色毛團在光的照耀下純淨耀眼，雪球豎起雙耳以後腿站立，這是倉鼠戒備時的姿態，牠專注而靜止的模樣也如同失去動力的發條娃娃，盯著面無表情的牠，她情不自禁脫口而出：「你在想什麼？」

雪球自然不會回答她，她自嘲般笑了笑，唰地關起餐袋的拉鍊，再度拉開時，光線甫落下就被無數隻手擠開，它們爭先恐後要去觸碰這隻柔軟可憐的小動物，雪球本能地逃竄，而魔掌終是將牠從匿身一隅裡攆出，令牠懾服於掌心。身為主人的她旁觀這一切，手裡提著水果乾、葵花籽等零食，招待員般為把玩雪球的同學提供餵食體驗，她所在之處人聲鼎沸，這使她看起來受歡迎。

上課鐘響，在數學老師入班後同學們陸續回位置，班上大姊頭則將課本和桌椅挪到她身側，木桌嚴絲合縫地接在一起，兩個人挨得緊密無邊。

大姊頭的數學能力天賦異稟，拿過校內外各種競賽的獎狀，

深受同學敬重，而她也不吝嗇教導同學課業，因此在班上擁有不小的聲望。

她也不例外地將耀眼的大姊頭當成偶像崇拜，就在這學期初，她有幸被大姊頭指導數學，自那時起她就經常送對方回禮，大姊頭在數學課時偶爾也會坐到她身邊指導她，老師大概也明白這是同學間的互愛互助，從沒出言制止。兩人關係日漸步入佳境，她也認識了許多大姊頭身旁的朋友，對個性靦腆文靜的她而言，大姊頭的出現就如甘雨，為她乾涸的世界帶來蓬勃生機。

這份恩情無以為報，為了給大姊頭驚喜，她將飼養的銀狐倉鼠帶來學校，大姊頭玩過幾次後對雪球越發喜愛，近期更要求她每日都要帶來，雖然有些許顧慮，但她不會拒絕她的要求，且班上也有不少人對雪球感興趣，她也能藉此與更多人交好。

此後，大姊頭每堂數學課都來找她討雪球玩，在這堂嚴肅而又無趣的課程中，她們開闢了處秘密花園，大姊頭是投身花叢嬉戲，但她是轉身後閉口不談，真把此處當作秘密。

「讓我看雪球。」大姊將課本翻至指定頁數，上頭早就做好了預習筆記，優等生的形象表露無遺。

「嗯，好的。」她猶豫了一會兒才將餐袋提到大腿上，桌子和抽屜的陰影完美遮蔽這一方空間。

「真可愛。」炙熱的吐息撩過她耳邊，髮絲揚起，撓過耳邊帶起一陣癢，她縮起身體，一偏頭就撞上大姊頭的目光。

她乾笑了幾聲，隨後故作鎮定地移開視線。在與大姊頭熟悉後，她發覺大姊頭看她的眼神與看其他人並不相同，看她，就如看待穀中獵物，眼神中飽含著占有與放肆，彷彿下一刻就要撲上來將她拆食落腹。

大姊頭將瓜子探入袋中追逐雪球，雪球分明身形小巧，隔著餐袋和夏裙卻能清晰感受到牠奔逃的腳步，腿根的皮膚不斷被刺激，她因難耐而夾緊雙腿，但雪球要與她作對似的，不但在她最敏感的地方打轉，甚至還加重了力道。教室裡唯有粉筆敲擊黑板的清脆聲響，她小心翼翼地吸氣，又戰戰兢兢地吐出，不敢發出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聲音。

課間，她抽了幾張衛生紙慌忙前往衛生間，再三確認鎖好隔間的門後才蹲下，身體的反應讓她落入噁心的螺旋，竭盡全力才忍下嘔吐的慾望，那些黏膩濕熱的感受如同被猛獸銜在巨口中，深沉的恐懼油然而生。雪球的身體有這麼重嗎？她不敢細想，卻也阻止不了蔓延而上的顫慄。

她出來後撐在洗手檯盯著鏡中冷汗涔涔的自己，那模樣既弱小又狼狽，如同為了成為獵物而生。早療機構的標語迴盪在腦中，她意識到了自己若不做點什麼，將永遠都是他人的盤中飧。

放學後她繞去早療機構接弟弟下課，今晚母親要加班，她必須負責照顧弟弟一段時間。弟弟一如既往穿不好鞋子，但她既沒有母親的耐心也沒有老師的樂觀活潑，將布鞋隨意套上腳後就拉著他的小手離開，弟弟在路上走得踉踉蹌蹌，她低頭查看才發現弟弟的鞋子穿反了，腳跟也裸露在布鞋外，但她沒緩下半分速度，一心只想趕快到家，深怕他在半路上做出奇怪的舉動引來周遭行人側目。

開啟社區的格柵門時，弟弟猛然掙開她的手，向前抓住半敞的門扉，將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在這枯燥又重複的動作中，彷彿藏著浩大無垠的樂趣，儘管弟弟的面色毫無波瀾，她卻能感



受到他的喜愛與執著。

管理員雖然不語，但目光透露著尷尬，她察覺後如芒在背，對弟弟喝道：「不能玩門，進去。」接著抱起弟弟逕往住家所在。

被阻止的弟弟到家後不斷哭鬧，以往她會拿起能夠分散注意力的玩具，利用在親子課程學到的技巧安撫他，但每回哄完弟弟，她只殘餘一身委頓無力，然而期末考在即，讀書的念頭在她心裡縈繞，身為學生，成績與排名如同華袍，她以往總是衣衫襤褸，但這不代表她不會想像自己光鮮亮麗的模樣，想要為自己努力的想法在腦中叫嚷，逐漸佔了上風。

夜闌人靜時，母親回來的開鎖聲響起，人在玄關駐足了一會兒才踏入客廳，接著是家裡的各扇門被仔細關上的細碎碰撞聲。最後，她的房門發出「咿呀」聲，母親的身影就站在被拉開的縫中，母親停頓了下才進來，像是在確認她是否已經入睡。

「今天辛苦妳看顧弟弟了。」母親本來想將小蛋糕放在她的桌上，但上頭被攤開的課本占滿，一時之間愣在了空中。

她又驚又喜，連忙將課本掃到一旁，空出位置。

「這麼晚了還在讀書，從前都沒見妳對課業這般上心。」

她拆開包裝後舔了口絲滑的奶油，愉悅地對母親嘿嘿笑了兩聲，說：「認真學習是學生的本分。」

「照料弟弟也是姐姐的本分。」母親看上去並不開心，欲言又止，最終只說：「早點休息，別累壞身體。」接著便退出她的房間。

嘴中香甜頓時索然無味，她懊惱地思考，母親可能看見了弟

弟踩壞的布鞋，還有那些她忘了去關好的任由弟弟玩樂的房門。

但母親並沒有責備她，也許，母親在看見熬夜苦讀的她後心生慰藉，不願計較了？

無論事實與否，這份猜想令她莞爾，就連躺在床上抱著入眠的，都是母親最後一句關懷。

翌日，她早起後倍感活力，身體宛如被注滿了勇氣，就在拿起布料輕透的制服短裙時她思索片刻，接著將其拋開，從衣櫃深處翻出冬季長褲穿上。

數學課時，她刻意將給雪球用的寵物水瓶放在桌面，大姊頭搬過來時注意力都在她不合時宜的穿著上，並無發現桌上的手腳。

「妳的裙子呢？」

「吃飯時不慎沾到洗不掉的污漬，送去洗衣店洗了。」她穿長褲是為了遮掩裸露的大腿，往後估計也會繼續穿著，若是未來又有人問起她為何不穿裙子時，她就能以「洗衣店弄丟了」的理由繼續遮掩。

「沒有備用的嗎？」大姊頭露出鄙夷的表情，卻沒有逼她回答，「算了，快讓我玩雪球。」

她依言將裝有雪球的餐袋放在大腿上，就在大姊頭探過來之際，她抓準時機迅速舉起右手，說：「我覺得答案是D。」

這個班級上課時向來就如同死城般毫無生息，老師只能孤獨地自問自答，這次她勇於舉手發言肯定嚇著老師了。如同她的猜想，老師瞪大眼睛看向她，緩過來後說了些感慨的話，並在與她

互動下對此題做了更深入的講解。

她總在大姊頭有所行動時就舉手發言，雖然大多時候都是答非所問，卻也成功留住老師的目光。大姊頭一直沒找到時機下手，次數多了後似乎發現她的小心思，銳利目光含著上下打量她，隨後便安分聽完整堂課，兩人身在咫尺，氣氛卻宛如相隔天涯。

「擁有學伴對課業而言確有助益，同學們可以互相學習。」鐘響後，老師並不急著離開，「但是，不該出現的東西就別帶來學校了，看在妳表現不錯的份上，下不為例。」老師雖然看向大家，但話中所指誰都明白。

許多同學在老師離開後前來關心，她語氣惋惜，坦言沒將寵物水瓶收好的疏失，並說未來可能不能再帶雪球過來，眾人比她更扼腕，排著隊要與雪球道別，氣氛祥和之際，猝不及防的「匡噹」巨響從她身旁炸開，餘波過後僅剩一片闕寂，無人敢輕舉妄動，眾人瞄向浩劫源頭，大姊頭暴躁地拖走桌椅，危險氣息不言而喻。

於此之後的數學課，大姊頭不再靠近，兩人形同陌路，雖然保留了舒適的個人空間，她卻驚覺自己已然習慣上課時有人陪伴，而她也沒料想到其他同學見勢不對後與她漸行漸遠，突然拔除一切的空虛感令她驚慌失措，心頭被挖去了一角，焦慮從缺口流淌而下。

她並不討厭大姊頭這個人，只是對她偶爾的舉動反感才試著用些小手段反抗，但如今的情況仍變得一團糟，比起身體的不適，她更難以承受被排擠的苦楚。

又是個母親要加班的夜晚，她接弟弟回家後再度任由他遊戲門扉，令他別來打擾她學習。她正計算著複雜的數學題，才剛背下方程式準備應用於習題，弟弟不知輕重的玩門聲卻將其敲裂分散，就連才剛縷好的思路，也因噪音擾動而糾結卡死，她失去耐心拍桌而起，憤然甩上房門。

耳根子清靜了不少，她拿起原子筆，卻遲遲無法進入專心的狀態，那被數學制約的鬱悶感受不可遏止地糾纏著她，沒有雜音的空間反而成為更顯它清晰的溫床。

半晌過後，急促的電鈴聲闖入她的世界，她以為是母親忘記帶鑰匙，起身前就先告誡自己得先將家中所有門關好，抹除放任弟弟玩門的痕跡，卻沒想到一打開房門，映入眼簾的是位男子站在自家門口，再定睛一看，她才認出對方是社區管理員，但為何管理員能打開住家的玄關門？

「門果然沒鎖，妳是姊姊吧！快來樓下，妳弟弟出事了！」

她的心跳漏了拍，隨管理員來到一樓，弟弟癱坐在社區的格柵門內側，她來到他身邊後，第一時間竟是覺得畫面違和，弟弟的肌膚白嫩透亮，再加上穿著白衣，猶如天上仙靈降世，但觸目驚心的血漿卻從他的右手迸出，浸染透了給他止血的棉布，也玷汙了一身純淨。儘管她再怎麼嫌棄弟弟，當看見弱小的手足受傷時心臟也會如同被千刀萬剮，也會想要為他承受一切傷害。

「弟弟的身材太矮小了，我坐在警衛室裡沒辦法注意到他，當聽見尖銳的嚎哭時，才發現有人的手被厚重的格柵門夾住。」警衛來回踱步，焦急解釋，「不過妳們家怎麼會放任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到處亂跑？弟弟要是跑到大馬路上，那……唉……妳媽媽呢？」

她抿緊嘴唇，本能地想要阻止母親得知訊息，是她沒看管好不懂事的弟弟才會讓他有機會打開家門外出，這場意外都該歸咎於她，那些殷紅歷歷在目，看樣子無論如何都無法隱瞞。她如同被判刑般垂下頭，顫聲報給管理員母親的電話號碼。

救護車載人來到醫院後，醫護人員拆開臨時的包紮，她也看見了弟弟的傷勢，雖然僅瞥見一瞬，那畫面卻深深烙印在眼底。弟弟其中兩指彎曲成詭異的角度，另兩指則是指甲斷開，血肉模糊，她光是看見，右手也跟著隱隱作痛。

醫生檢查完弟弟的傷口後判定需要開刀，母親不愧曾為主管階層，處事臨危不亂，兼程趕來醫院後還能保持冷靜聽醫生說明情況，處理前置流程時也表現得穩重不躁進，只是拿筆簽字時，她的手抖得厲害。

手續告一段落後，她們終於得以休息片刻，兩人坐在醫院的塑膠椅上，母親盯著天花板，她盯地面。忽然間，母親抬手從臉頰上擦去，原本平穩的呼吸也紊亂起來，她不敢抬頭查看，只感覺在母親瀕臨一發不可收拾前對她說：「弟弟可能要住院幾天，妳回家收拾幾件他的衣服過來。」

她趕忙跳下椅子打車回家。

打包換洗衣物花不了多少時間，她吃力地揹起大背包，知道自己應該要立即趕回醫院，但她壓下門把後卻推不開門，門後如有不知名之物正在與她對峙，而那物彷彿在阻止她，要她別這麼快就離開家裡。

她在門前踱了幾圈，想到還能幫弟弟準備他喜愛的玩具，便跑回房裡收拾了幾樣，出來前，她又想起應該把所有門都關好，但是做完這些事情後卻仍打不開玄關門。幾番嘗試無果，她甩下

背包，背脊靠著門板滑落，平息後，她的思緒逐漸清晰，仔細想想，阻擋她的也許是恐懼。犯了如此彌天大罪，母親卻尚未責備她，在她預想的暴風雨來臨前，世界雖然寧靜，她卻得提心吊膽地過著。她將頭埋入臂彎擁抱著自己，暫歇在這避風港裡，港中有溫暖的黑暗，柔和的微風，還有魚屍的腥臭味，她又嗅了嗅，發現這不是錯覺，家中確實有東西散發著味道。

昨天才倒過垃圾，餐桌沒有堆放食物，書包裡也沒有偷塞吃不完的早餐……她在腦中彎彎繞繞，刻意避開某種可能，卻在刪除所有其他選項後，還是站到了那項可能之前。

鐵絲籠中的雪球並無待在牠的小屋裡，而是闔眸側躺在屋外的木屑中，儘管看上去是在睡眠，但照養牠數月的她明白，那並非雪球平時睡覺的姿勢，且倉鼠是夜行性動物，此刻應該在滾輪上活躍奔跑才是。細看之下，雪球亮麗的毛髮已變得黯淡無光，牠身形僵硬，只有人類手指頭大小的手腳呈現紫黑色，小口微張，一截舌頭掉出口外，腐臭味如散去的靈魂從此處湧出。

在飼養雪球前她做足了功課，知道牠們生性膽小、不宜待在過熱或過冷的環境、餵食飼料要注意營養均衡等，但自從她頻繁帶雪球去學校後，那些照顧要點她一項都沒做好，這隻脆弱的生物不堪折磨，終是離開世間。

面對寵物死亡，她無師自通，找了個不透明塑膠袋裝入雪球癱軟的屍體，再將籠中用品依照一般垃圾與資源回收分類丟棄，鐵絲籠還殘留難聞的氣味，弄得回收桶臭氣薰天，她心想不妥，便拎起籠子去陽台沖洗，就在水管冒出水的同時，眼角也跟著濕潤起來。

在弟弟休養的這些天，家中請了褌姆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因此她有充裕的時間讀書。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她在期末考中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難以置信的喜悅將她推上高點，她的心情飄飄然，手中拿著的成绩單彷彿不是單純的紙張，而是她的「價值」。

同學們對她露出刮目相看的表情，老師也在上課時稱她為黑馬，若繼續努力學習，說不定能考上城裡數一數二的高中，為本校爭光，甚至有同學在課間跑來向她請教讀書技巧，她感覺正在重拾前些日子的風光，這次不是依靠雪球，而是自己的能力。

多日不見的笑容在她臉上漾起，她幻想大姊頭也正在注視她，渴望回到兩人要好時光的想法在此刻高漲，於是她笑容燦爛回頭望向大姊頭的座位，然而，迎面而來的卻是對方寒如冰霜的背影，餘波未完全展開就被凍住，徬徨頃刻間鋪天蓋罩住了她。

晚飯時，她與母親的餐桌上僅有零碎碗筷碰撞聲，唯獨弟弟的兒童桌熱鬧，他因傷而學著用左手舀飯，常是舀了一大口，送到嘴中只剩兩三粒米飯，桌上便鋪滿了五顏六色的飯菜。

她躊躇許久，要與母親分享的歡欣早就對鏡演練過無數遍，卻在滑到嘴邊時又生生嚥下，吞回腹裡再排演一番。當母親喝完湯要起身時，她才抓住最後的機會焦急說：「媽！」

猝然的眼神接觸令她怔了怔，母親那張毫無表情的臉與弟弟如出一轍。幸虧先前的練習，她回神後才不至於忘詞：「我這次期末考進步很多，有拿到獎狀，老師還在全班面前誇獎我喔！」

「所以呢？」母親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的詞句大力搗過她的臉。「只會讀書有什麼用？我讀到碩士畢業，任職過眾人羨慕的國際知名公司，現在還不是被這般糟蹋？這個家只剩下我在扛

了，妳弟弟又那副樣子，我很想休息，但我一刻都不能停！」

有東西摔碎在她的手背上，她低頭一瞧才發現自己視線朦朧得什麼也看不見，淚水隨著心墜下，期待將她推得太高，以至於失望時跌得粉身碎骨。她不願展現出難堪的一面，奈何親人所製造的傷害總被無限放大，她撐不住幾日下來積累的悲傷，它們沖破堤防，泛濫成災。

母親閉上眼，手握緊了又鬆開，提起她這些日子僥倖以為逃過的責難：「妳為什麼不幫我照顧好弟弟？」母親的聲音啞了，崩潰的她是一地銳利碎渣，銳利的寒芒逼人。「課業難道比親人重要嗎？身為姊姊不應該要照顧弟弟嗎？所有責任都丟給我，妳可真自私啊。」

她滿嘴浸染著苦鹹，一個問題也答不上來，徒留使氣氛更糟的鳴啞聲。那句「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價值」記憶猶新，而她卻發覺，她無法擁有自己的價值。

母親沒再說話，收拾碗筷到水槽將自己的碗洗淨後就進房鎖門，弟弟掀翻面前的碗，被母親開關房門的動作吸引後掙扎著要離開兒童桌，她在這一片狼藉裡淚流成河，喪失違抗逆流力氣的她選擇臣服，載浮載沉地飄回水波不興的死海，那裡雖然身不由己，但至少還擁有她失去的愛與人際。

隔天是假日，她一早騎著腳踏車前往寵物店，她站在銀狐倉鼠的玻璃窗前審視裡頭攢動的白色毛團，同一品種倉鼠的外表大同小異，她卻如鑑賞家般挑剔地東選西揀，沒找著符合心中標準的便前往下一家，黃昏時分才終於在市郊老舊寵物店尋到她所滿意的銀狐倉鼠。

上學時，她換上了能露出凝脂般大腿的短裙，騎著車一路顛



簍，停放好腳踏車後，她掀開了菜籃中的餐袋，晨光隨著遮蔽撤開盡數灑進空間，照得裡頭的小生物越發明淨。銀狐倉鼠仰起頭拚命向外看，健康倉鼠的眼珠裝著明亮星辰，盯著她的模樣好似滿懷期待。她想起了牠尚未擁有名字，下意識環顧四周尋找靈感，幾個候選在腦中盤旋，她躊躇半晌，正要喊出時卻驀然失聲。

在她精心挑選下，這隻銀狐倉鼠無論體型與毛色都重疊著另一隻的身影，而在此身軀下的命運注定乖舛，她能預見待會同學們輪番蹂躪牠的情境，還有那頭猛獸嗅到獵物氣息後靠近的姿態。

她歉然說道：「你只能喚作雪球。」





## 第二名 山雨迷蹤/張銘育

### 得獎感言：

一年前，我就在構思山雨迷蹤的雛型，但是直到如今我才得以將它完成。在創作過程中，我充滿了懷疑，懷疑自己是否能將它發揚，懷疑這樣的寫法會不會愧對這個故事本身，彷彿自己也置身在那場山雨中。我很慶幸自己能被這份肯定與激勵從迷蹤中引領而出，這對我而言，同時也是一份展望，引領我朝雨停後的遠方，那些等待著被發掘的故事，向前邁進。很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青睞，能獲獎對我而言真的是一份莫大的榮幸，也很感謝迴旋梯這個舞台，讓我能把一直惦記在心中的故事分享出來

## 山雨迷蹤 | 張銘育 / 醫學系

今年的收穫季節很安靜，寂靜的出奇。

儘管這些年來舊部落確實人跡杳然，但是依然會依循著過去的傳統，製作粿食和小米酒。在最重要的收穫祭當晚，族人也會牽手跳舞，盡情高歌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部落裡卻只剩下一戶人家。因為此刻，冉冉炊煙正從一幢房子中飄出。那幢房子僅以石板為牆，以茅草覆頂，屋簷下有一圈以竹製圍欄圍成的廊道。圍欄的缺口處蓋著一扇活動式竹籬，材質比圍欄年輕，似乎是因為經常更換。周圍的幾幢房子也都以類似的工法蓋成，但是竹籬都被緊緊闔上。

這樣一個寂靜的部落，坐落在山岳重疊處的斜坡地上，有兩條溪在此匯聚，潺潺劈開山谷往無盡的東方馳騁而去。高空中，這裡的風景像極了一幅畫。

如果將畫中的房子局部放大，會發現一名站立著的男孩。他靜佇在那幢房子圍籬的缺口旁，以半前傾的姿態倚著竹籬，他的雙手交疊闔上，雙肩與頭無力垂放，眼皮沉重的看向石板鋪成的灰色長廊，彷彿折斷的稻草人，用盡最後的氣力守護莊稼。男孩的涕淚直直落下，闔上了的雙手正緊握著一只方布。那是一塊粗麻編成的布，上面卻突兀的繡上了與此不相稱的精細圖案，那是一頭正在展翅翱翔的熊鷹，此刻正因用力而微微變形。

「Nomah? 來和 vuvu 道別吧。」

一位女性從男孩背後拍拍他的肩膀，在他耳邊輕聲地說。那是男孩的 kina。

「...嗯」

一陣哽咽的話堵塞在男孩喉嚨，話語的尾音逐漸消逝在鼻音裡。

kina 扶起男孩，溫柔地抱住他，並用雙手輕撫著他的背部。

「Nomah，vuvu 雖然離開我們了，但是他將會回到我們最一開始來的地方，在那個世界永遠都不會老去。」

「永...永遠?」

「嗯，Nomah。」

kina 牽著 Nomah 的手走向床榻旁，床上的 vuvu 已然沉沉睡去，削瘦臉龐上的幾道皺紋與傷疤揭示著他所經歷的一切。這位戰士終於卸下戰袍，託付給了將來。

kina 在一旁等了一下，讓 Nomah 重新整理好紊亂的氣息。男孩閉上眼，深吸了一口氣。

「永恆再會」

「永恆再會，vuvu...」

Nomah 盡力忍住自己顫抖的聲音，用最莊嚴的語氣，送別心中最偉大的戰士。

深夜裡，Nomah 在草墊上遲遲無法入眠，火盆中的花瓣將他的身影歷歷投影在灰白的牆上，映著朵朵悲戚的殘紅。每當他閉上雙眼，就會想起和 vuvu 相處的種種。

vuvu 和 kina 是 Nomah 僅存的親人，在族人還沒有遷下山前，Nomah 雖然也會和其他年齡相近的孩子玩耍，但是總覺得格格不入，當時他並不知道其中的理由，直到上個月 vuvu 的舊病復發開始，Nomah 才慢慢意識到這種感覺背後的原因。

「咳…」

一聲悶響點破了 Nomah 的思緒。kina 從昨天就開始咳嗽，而且越來越頻繁。

「kina，要不要我明天去山裡拔草回來？」

「沒關係，現在還不要緊，之前的也還有…咳咳。」

kina 的咳聲有點混濁，Nomah 知道這代表甚麼。

「不然明天就由我去山下通知族人吧，妳在部落好好休息」

kina 將身子轉向 Nomah，直直望進他泛淚的眼眸。

「你現在還沒準備好，vuvu 的事 kina 會處理的」

「…」

雖然 Nomah 依然很擔心，但是他也了解 kina 的脾氣。從小 kina 就代替了 kama 的位置，將自己一手帶大，所以 Nomah 從來都不敢頂撞 kina。

正當 Nomah 思考著有什麼方法可以瞞過 kina 時，一陣睡意襲來，Nomah 沉沉墜入了夢鄉。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塊巨岩上，望向部落。天空被白雲遮蔽了大半，徒留片片湛藍。空中正飄著毛毛細雨，遠方則有一道鮮明亮麗的彩虹坐落在部落上方。隱隱約約地，Nomah 聽見了 vuvu 的歌聲。

「vuvu？」

那熟悉的歌聲，有著一樣的歌詞與旋律，敘述相同的故事，然而，卻變得更有精神，彷彿從前所聽的都是褪了色的。

「不要走，不要離開我們…」隨著淚水奪眶而出，Nomah 再也忍不住，朝著部落的方向狂奔起來…

然而，就在此時，一陣咳嗽聲打斷了歌聲，將 Nomah 從夢

境拉回了現實。他睜開紅腫沉重的眼皮，淚水還掛在臉頰旁。木床上，Nomah 清晰地聽著雨水敲打石板上的聲音，昨晚的聲音還沒有這麼清脆響亮。隔著半闔上的門扉，外頭的天空依然暗沉，雨水乘載著星光擅自澆淋著大地。

Nomah 小心翼翼地爬下木床，走向屋外。

「要去哪？」

Nomah 心頭一驚，他不小心吵醒了 kina。

「廁所。」

其實 Nomah 只是想去透透氣，擺脫剛剛從夢境中驚醒的失落感，但是他直覺地回答了這個答案。

關於廁所這個建築物的由來，Nomah 心裡也有一段故事…

他依稀記得前幾年，有一群從外社來的異族人，在部落逗留了一段時間。他們都大聲嚷著聽不懂的話，穿著黑色的長衣服，頭上戴著黑色帽子，上面繡著金色和紅白相間的裝飾，看起來很熱也很難在山裡穿梭。他們的個子雖然都比部落裡的勇士們小，但是 Kina 總是警告 Nomah 絕對不可以對他們不禮貌。當時的小 Nomah 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腰上掛著的刀比族人的還細還長，或是因為他們肩上掛的獵槍比族人的還新還亮。但是不管怎麼樣，小 Nomah 還是覺得族人對待他們的感覺不像是好朋友，可是卻也不像敵人，因為如果是敵人，部落裡的勇士一定會把他們的頭俐落地砍下來，然後成為英雄。可是，他們就這樣天天待在部落裡面晃來晃去，和族人分開來休息，分開來吃東西，也不喝族人準備的酒。後來有一天，黑色的人裡面的頭目，那個耳朵和鼻子上戴著兩塊透明小石板的頭目，把族人都叫過去，靠著一個叫「通譯」的漢人講了一整天的

「Lulu」。說到一半時，有好幾次族人都有人把手握在山刀

上，都是頭目阻止他們，才把刀放下的。幾天後，社裡多了一個由族人建造的木製小屋，黑色的人和族人說這就是我們以後大小便的地方，後來慢慢地族人開始叫它廁所。

Nomah 推開木門走向屋外，然後靜悄悄地坐在門旁的石板上。思緒隨著劃過泥灰天空的雨絲，盪回了比這個故事更久遠的從前。

那時的 Nomah 才剛剛從牙牙學語的年紀慢慢懂事，kina 每天都在屋裡帶著他，一邊織布一邊照顧他，所以 Nomah 每天都在 kina 身邊活蹦亂跳的問東問西，因為他最喜歡邊聽 kina 講故事了，即使故事很長，每次他都會聽到睡著，但是他都能聽得津津有味。所以 Nomah 不停的問，就像一流小溪企圖含納百川，而 kina 也不厭其煩的灌注著。

不過，當時的小 Nomah 有一個困擾了他很久的煩惱，就是 kina 一直不回答 kama 在哪裡。準確地說，kina 也不知道 kama 在哪裡。

這件事，要再追溯距今十多年前…

當 Nomah 還在 kina 肚子裡時，部落和山下的人打過一仗。那是更早以前另一場仗的延續。Nomah 只知道是因為山下的人命令「kuvaleng 去幫 liklik 收屍」，還叫勇士們繳出珍藏的獵槍，所以勇士才會出草。可是後來山下的人聯絡了更多人，所以才打了一仗。

當時，勇士們不但築了堡壘，還把山下人的通訊線切斷反過來當作堡壘的一部分。聽倖存的勇士們說，決戰的時候到處都是恐怖的聲響，有能發出巨響的武器讓泥土樹木到處亂飛，



還有可以一直連發的大槍到處掃射。勇士們雖然奮力抵抗，射殺了幾個山下的人，但是也被逼退回到山林裏面。

那一仗，死了很多勇士，其中包括了舊頭目 Zemzem，還有原本提議攻擊的勇士們。族人頓時失去依靠，只能往深山裏面撤退，但是山下的人，還是闖進了部落燒掉了大部分的田寮和屋子。於是，族人分裂成了兩派，有些人跑進更深的山裡面住了下來，但有些不想再和山下的人打仗，決定重建滿目瘡痍的舊部落。

幾個月後，在 Nomah 出生前，回到舊部落的族人們，應山下的人的邀請，前往一個叫做 dripung 的地方參觀，而 kama 身為少數倖存的勇士，被新頭目任命加入此行的行列，他們被浩浩蕩蕩的帶離了部落，但是從此以後，這些前往遠方的勇士們，卻再也沒有回來過。

幾年以後，山下的人離開了，換了一些比較友好的人，他們就是黑色的人。前幾年，黑色的人開始頻繁地出現在部落裡，和族人合作帶來了許多改變，準確來說，是黑色的人命令頭目和族人這麼做的。從那個時候開始，Nomah 就知道了，黑色的人和山下的人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只是黑色的人似乎有別的目的，只能假裝和族人很友好。好幾次 Nomah 都很想問黑色的人把 kama 帶去了哪裡，但是他辦不到，他沒辦法和黑色的人溝通。他們看著 Nomah 還有族人的眼神，就像在看牲畜一樣，不對，或許牲畜還比較好一些，應該比較接近不可理喻的野猴子。所以 Nomah 不敢問，也沒能問，就算拜託 vuvu 或是 kina，他們也都只能露出無限悲戚的眼神，彷彿小米被奪走了陽光和雨水，彷彿獵弓斷了弓弦，即使擁有數萬桶銳利的箭矢，在面對眼前身穿黑色衣服，竟是真正的野猴子的異族人時，卻苦於無法射穿他們白皙的咽喉。

直到半年前，Nomah 才知道黑色的人就是從 dripung 來的人，他們在幾十年前就已經佔領山下了，而那些原本和族人貿易的漢人，現在也只能在他們掌中起舞。也是在大約半年前那個時候，黑色的人開始要求 kuvaleng 遷下山，方便他們管理。但是 Nomah 心裡清楚，他們就是要把麻繩綁在族人身上，豢養在「駐在所」的後院罷了。族人也就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舉家遷下山，原本預計上個月就要走的 Nomah 一家卻因為 vuvu 突然生重病，而不得不暫時留下來，眼看黑色的人規定的時間迫在眉睫，頭目索性把他們和巫師存的藥草都留在舊部落，先行下山重建起 kuvaleng 的新部落了。

所以，今年的收穫季節才如此安靜，而且寂靜的出奇。

此刻，Nomah 的睡意又突然襲來，但他明白不能就這麼沉沉睡去，昨天有一顆不安的種子已經悄悄種在了他的心坎裡，就在剛剛醒來時，已經冒出了嫩綠的芽。

他伸直手按在冰涼濕潤的石板，撐起因久坐而麻得微微刺痛的双腳，撫著竹籬一拐一拐輕聲地走回房間。在適應了屋內的光線後，Nomah 驚訝地發現 kina 久違地晚起，他以為剛剛自己說謊待在外面太久會被 kina 責罵，沒想到 kina 正蓋著毯子，蜷縮在火盆旁邊。

Nomah 愣住了。

現在並不是蓋棉毯的季節，和漢人交易來的棉質布只有典禮和冬天才用得上，太奇怪了，而且 kina 從來不會這樣躺著，也不會這麼靠近還沒完全熄滅的火盆，真的，太奇怪了。

僅僅在這一刻，Nomah 的心理的嫩芽已在轉瞬間拔地竄起，伸向 Nomah 心裡的每一個不安的角落，彷彿那個空間此時

可以被無窮盡地輕易撐開。

一個箭步，Nomah 以此生最快的速度衝向 kina，並輕輕地，如同雛鳥絨羽飄下一般，將手背輕置在 kina 的額頭上。

（「好燙。」）

Nomah 心理一沉。看著眼前緊緊蜷縮在被窩裡的 kina，他的雙眉不禁緊促。

思忖了一下後，Nomah 毅然決定打破昨晚 kina 的叮囑，並且用碎片把現在心頭裡的參天巨木割個粉碎。。

Nomah 拿出另一件棉毯放在 kina 身邊，並準備好竹桶盛裝水，再將小米與芋頭做成的乾糧拿出來放在 kina 身邊，同時抓起一把放進斜側背的小背包裡，把 vuvu 的山刀插進腰帶，便飛奔出了部落。

斗大的雨點紛紛落下，遠方不時傳來雷光與巨響。Nomah 在樹林間飛速地穿梭，任由野草劃過小腿，任憑碎石在腳底留下緋紅的印記。他只偶爾緊閉眼睛，甩開眼睛裡的雨水，並將濕漉漉的髮絲連同那無法平息的不安甩向後頭。

以前，Nomah 每隔幾天都會沿著這條路和 kina 一起背著竹筒來溪邊取水。每個步伐，每個喘息，每個從腳底隱隱傳來的刺痛，又或是每一幕隨著飛快地移動而向兩旁排開的風景，都滲著回憶的氣味，那是 kina 的氣味，是山林的氣味，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想要拔出山刀守護的氣味。而此刻，那味道正深深刺痛著他的心坎。

遠遠望去，映入眼簾的是隱身在深林裡的碎石道路，那是黑色的人的驕傲之作，他們把族人和漢人叫來，將原本繁密的樹林砍出一道深深的傷疤，再用銳利的石頭埋葬殘存的嫩綠。

踩著石頭，Nomah 強忍著刺痛，逼著自己繼續邁開逐漸停滯的步伐。他憎恨地看著濕潤的石頭，彷彿它們正對著他赤裸的雙腳發出陣陣訕笑。Nomah 痛苦地想起了黑色的人腳底穿著的東西。

（「原來，那是拿來走這種路的嗎？拿來踐踏山林的傷疤、花鳥的墳墓的嗎？」）

Nomah 甩甩頭，他深知此刻的自己必須專注，無比的專注，比任何時刻都更加專注。離開石頭路後，他沿著小道緊貼著山林往溪水的方向狂奔，他感受到腳底隱隱約約有一股熱流，很溫暖，卻讓他心裡一寒。

混雜著逐漸猖狂的雨聲，Nomah 隱隱約約聽見了熟悉的聲響，是水流交會的聲音，雖然夾雜著急促的呼吸聲、腳步聲與雨點打在山林的聲音，Nomah 卻比平常聽得更加清晰。

今天的溪水無比兇猛。這正是此刻站在溪旁高地上的 Noamh 的心得，他知道即便是好幾個勇士合作仍然不足以跨越。他失落地倚著樹幹，喘著氣。最後 Nomah 哀嘆了一聲，便重新邁開步伐向下游奔去。

他原本並不想用橋渡河。但是，大雨逼著他向文明妥協。

幾年前的夏天，一場大水沖斷族人蓋的竹橋後，部落就被逼迫只能使用黑色的人造的橋。橋的構造雖然和族人蓋得很相像，卻總是蓋在溪谷的上方，要繞路爬上顛坡才能渡橋。

沿著溪流，Nomah 找到了大橋，並手腳並用地爬上了布滿稜石的濕滑陡坡。當他爬上坡頂時才赫然發現，暴雨之中，溪水似乎又貪婪地吞沒了更大片的土地，它膨脹著的濁黃肚皮就是證明。

小心翼翼地，Nomah 通過了不甚牢固的大橋。上下搖動的橋身，和因為雨水而溼滑的橋面，讓 Nomah 好幾次都只能緊抓

繩索，才能站穩腳步。

Nomah 依稀記得族人說過若要前往新部落，必須先越過溪，而後沿著碎石路下山，再走上半天的路程就會抵達。於是他沿著碎石路快步走著，已經跑了一大段山路的他此刻已疲憊不堪。

半路上，他遠遠聽到雷聲之中夾雜了一聲不熟悉的巨響，整個大地都在微微地悲鳴著，過了沒多久又傳來了好幾聲相似的巨響。沉寂了一段時間後，Nomah 在遠處發現了謎底。泥黃色的土壤夾雜著巨大的石塊覆蓋在整片碎石路上，一直從左方山腰往下延伸到右方望不見底的深谷密林中。

Nomah 以前聽過部落裡的其他 vuvu 說過，黑色的人命令族人鋪的這條路，讓山神很生氣。以前雖然山神偶爾發脾氣，但是只是會打雷、颶風或讓溪水變兇猛。但是自從這條路開了以後，山神的脾氣就更難掌控了，每次爆發，都會伴著怒吼將山路上方的岩石、泥土、樹木砸向山谷，讓這條山路重新被泥土覆蓋。

此刻，已走投無路的 Nomah 只好沿著泥濘下切，繞開嚴重坍塌的區域。他小心翼翼地扶著樹林踩著濕漉漉的泥灘地往山谷裡緩緩移動，映入眼簾的卻是滿目瘡痍的山林，山神的憤怒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將原本茂密的山林鏟起，狠狠拋飛、抹去，留下一塊塊散落著的巨石與被折斷的巨木。

眼前塵土還微微的瀰漫著，空氣中滿是泥土的味道，大小碎石也不斷地從山上滾落。Nomah 顫抖著冰冷的雙手慢慢伸向下一棵樹木，深怕驚擾滿山黃泥。

忽然間，Nomah 的頭頂傳來巨響，山正如猛獸般怒吼著。Nomah 的心像是漏了一拍，接著脈搏劇烈地鼓漲著，他能清楚聽見耳朵裡的血管的聲響。他猶如本能地往回狂奔，無視一切

阻礙地狂奔。

然而，暴雨、腳下傾斜的土地、疲憊不已的雙腿以及無法克制的恐懼，卻在這個剎那，背叛了Nomah。

那個瞬間，空氣凝結了，Nomah睜大雙眼，恐懼地等待著下一刻的來臨。

他踩在樹根上的左腳打滑，身體的重心傾斜，並且因為右腳使力，而被拋往山谷下。

他在下一個瞬間近乎本能地，縮起身子，保護頭部，卻無法停下自己向下滾動的身體。

（「好痛…」）

Nomah痛苦地緊閉雙眼，他的胸口、背部、腰間、雙腿、腳踝不斷傳來逐漸遽增的疼痛，他感覺自己快要失去意識了。

忽然間，他的身軀直挺挺地撞像向一棵大樹的基幹並且停了下來，而他的頭部與雙腳卻因為慣性而往山腳微微拋起，最後從基部滾回大地，呈現仰躺的姿態。

而Nomah的腳邊，此時才揚起了塵土，巨石滾落在他的身旁。

在痛苦地失去意識前，他在眼角微光中，隱約看見了泥流從自己身旁緩緩流過。

當Nomah醒來時天色已經逐漸變得昏暗。雖然雨停了，但是濃厚的雲層卻沒有散去的跡象。渾身疼痛的Nomah側著身體，用趴著的方式才把自己從黃泥中撐起。他雙膝和右手汨汨流出的血液已經凝滯乾涸，左腳踝則因為扭傷而腫起，右腹因為撞向樹幹而疼痛不已。他的肋骨斷了。然而就在剛剛滾落的途中，他的側背袋還遺落在了黃土之下。他只剩下了一把山刀，和充斥著疼痛、疲憊與飢餓的身軀。

Nomah 拾起滾落在一旁的粗樹枝撐起軀殼，蹣跚走向落石區，他急著把握著雨停的時間，想趕快爬回山路。然而每走幾步路，他的身體便發出抗議，他的每一寸肌膚都在撕心裂肺地吶喊著，每一個毛孔都沾染著黃土、血水、雨水和汗水，他好想吃頓飯、睡一覺、好好洗個澡…

「不行。我必須去找頭目。kina 需要我。」

Nomah 屏著氣，咬緊牙關，吃力的移動著，他的臉正因為痛苦而極其詭異的方式扭曲著，然而即便如此，他並沒有流淚。

「…咳咳」

在雨中穿梭了一整天，Nomah 的肺部開始躁動。

「…咳…咳咳」

Nomah 感覺到咽喉處的黏稠物，因而倒抽了口氣，卻猛咳了起來。

「…咳咳咳」

一陣猛咳讓 Nomah 頓時停住。

他雙腿一軟，癱坐在黃土中，雖然想仰望天空，卻因腹痛而作罷。

「為什麼，為什麼要來找我？我要去部落找人幫忙，為甚麼要阻撓我？」

kina 從小就告訴 Nomah，如果有什麼不舒服，都是因為死去的靈魂作祟的緣故。

Nomah 小心地掏出，他藏在口袋裡的那塊 kina 送給他的方布。方布以白麻線為緯，並以馬藍根漂染成的藍麻為經，上頭繡了一頭正在展翅翱翔的熊鷹。

這是 Nomah 最喜歡的東西，因為他深信熊鷹是天上的王，也就是地下的王老了以後，從百步蛇的型態羽化而成的模樣。

同時也是因為，以前 vuvu 總是叮囑 Nomah 要做一個好人，這樣死後才會被天空的王帶領到天界。Nomah 深信著 vuvu 已經被天空的王引領走了。

Nomah 此時正緊抓著方布，讓熊鷹銳利的眼直直望進雙眸，他祈禱天空的王能驅散惡靈，讓他和 kina 都能平安。

（「好安靜。」）

如果人的身體裡有一幅畫，Nomah 相信現在自己的心正如春初的融雪。

那畫布上，狂風驟雨正在止息，恐懼也正隨之剝落，落成一片萬籟俱寂，好似冬夜凝結於大地的寒氣，於春晨曙光中溶成汨汨清泉，流進 Nomah 貧瘠的內心。

他收好方布，拾起樹枝，又再一次地撐起身軀，往山路的方向蹣跚爬行。

當夜幕完全降下時，Nomah 才抵達了碎石山路，然而隨著陽光抽離了大地，Nomah 的肺部又開始躁動起來，他藉著一抹星光摸黑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上，他知道自己必須遠離黃泥宰制的領地。

最後終於在一棵樹幹下狼狽地坐了下來，他好想 kina，也好想 vuvu。

就在思念、疲憊、恐懼、飢渴、疼痛交織之下，Nomah 被黑夜吞入了夢鄉。

山谷的黑暗如在溪中暈開的血水，緩緩纏繞、飄盪、沐浴在點點殘輝中冉冉迴升，伴著細雨絲滲透著的深谷，也隨著涼風無聲無息地鑽入幽壑，那寂靜鬼祟的行動，彷彿害怕自己驚動一山靜謐。



然而，此刻它卻緊緊地纏繞著 Nomah，伸出森冷爪牙攫住男孩的咽喉，一把從夢中拽出，再將他從半醒之際，按回朦朧晦暗的夢鄉。

Nomah 睜開微微灼熱的眼睛，氤氳山嵐正蓄食他的體溫，他的身體正發燙著。

（「…好冷…使不上力。為什麼睡不著？腦袋好吵。咦？好多人，部落還在嗎？奇怪？大家都在嗎？不對，我在山裡阿？ ki-na，你在哪裡？ vuvu，我好難受…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天還沒亮嗎？好餓，喉嚨好像燒起來了…好痛，我是不是被野豬襲擊了。…野豬嗎？好想吃野豬。如果是現在的我，應該可以用山刀勇猛地插進他的喉嚨，然後裝很多肉回去給 kina 吃。不對，我裝不回去，袋子掉了。山刀也掉了…咦？不對，山刀明明已經在上個月還給 vuvu 了阿，昨天他還獵了一頭鹿，不是嗎…？」）

「…咳咳」

（「不是嗎？」）

「……」

（「…?!」）

Nomah 吃力的緊緊摀住自己的雙耳，閉上眼，蜷縮起身體。

（我是不是…要死了，vuvu?）

這時隱隱約約在黑暗中一股奇異的亮光吸引了 Nomah 的目光，那是個會迅速移動的色塊，一會上，一會下的，令人摸不著頭緒。一開始，那顏色像極了，晴天時在陽光下閉上眼時，殘影的顏色，是桃紅色再混入一點淺紫色。

在 Nomah 的視野裡，一名技巧高超的獵人追趕著野豬，卻不小心跌下了山谷，他翻滾了好幾圈，還傷到了腹部，但是他

迅速地站起來，直接衝到野豬前方，一刀劃開喉頭，留下一縷艷紅。然而獵人沒有止步，他又獵了幾頭山豬，就這樣全扛在肩上揹回部落。部落裡的人都出來為獵人歡呼，但是獵人並不滿足，他想要劃開的是敵人的喉頭。不久後，獵人找到一群戴帽子的矮小的人，拔出山刀，割下好幾個頭顱，卻不小心被另外一個敵人射穿胸口，獵人並沒有倒下，他割下了最後一名敵人的頭顱後，直挺挺地走回部落，成為英雄。然後他直挺挺地走回家屋，爬上彩虹，給大螃蟹檢查手掌，然後——突然一隻百步蛇張開大嘴把彩虹吞下，然後展開翅膀，變成一頭展翅高飛的大鳥。

「Qadris?」

原本看得入神的男孩，認出了大鳥的身份。

「…咳咳咳」

大鳥還在飛行，而且越飛越快、越飛越遠，最後成為一個小點消失在Nomah的著了火的視野中。在這短短一瞬，男孩獲得了無比珍稀的的寧靜，然後，又被轉瞬襲來的疲勞感俘虜。

山嵐迴縈，飛升中的夜色斷了翅，正在褪去，褪成一片朦朧的灰。

「…咳鳴」

（「好冷。」）

即便蜷著身軀，Nomah卻無力抵禦八月天的寒息。陣陣悶咳在喉嚨迸裂開來。一夜間，原本輕微疼痛的喉嚨，此刻正傳來劇痛。Nomah緊閉雙眼，咬緊牙關，手握雙拳，才勉強將口水送入乾涸的喉嚨。

他知道亡魂又回來了，而且祂還十分憤怒，想將數十萬根

箭簇插入 Nomah 的咽喉。

原本還在恍惚之中的 Nomah，因為剛剛的劇痛已經清醒了，他環顧四周，卻發現整片山谷都籠罩在一片白色之下，那是一片黑暗的白色。

他緩慢的撐起身體，左手拾起粗樹枝，右手臂倚著樹木，右手掌掌根按著盆骨。胸口的疼痛讓他快要哭了出來。

因為他知道，停滯在原地的未來只有一片黑暗，必須要走下去，不得不走下去。

他雙手抓著代替左腳的樹枝，微微向前傾地蹣跚前進，淚水早已奪眶而出。前方的濃霧正隨著涼風迎面襲來，如一條緩慢的河流乘載著濕冷水氣，向下游匍匐前進，Nomah 眼前唯一可以清楚分辨的樹幹，此時卻隨雙眼淡淡暈開。

（「如果山神沒有發怒…如果我沒有摔傷…不對，如果那條路原本沒有造就好了…」）

「…咳鳴」

Nomah 一邊吸著鼻子，一邊回想自己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然而卻被一陣悶咳打斷。他的右腹正因胸腔收縮而陣陣作痛。他只能盡力忍著想大力咳嗽的衝動。

（「如果我更強壯…如果我更熟悉這條路就好了…不對，如果部落沒有搬下山就好了…」）

想到這裡 Nomah 用力地將樹枝向下插入大地。

此刻的他，已經分不清究竟何方，才是正確的方向。

（「如果 vuvu 沒有離開…如果 kina 沒有生病…不對，如果 kama 沒有去 dripung 就好了…」）

Nomah 雙手握在樹枝上端，停下來休息。他感覺到自己得身體又開始發燙起來，並且不聽使喚地愈加虛弱。

（「如果這場雨沒有下…如果這霧沒有起…或許我正走在光

明的山路上吧…」)

Nomah 低頭看著腳下陰暗的山才恍然大悟。

(「如果黑色的人沒來就好了…」)

濃霧沒有散去的跡象，而且讓 Nomah 愈陷愈深，他已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於是只好倚著一棵樹坐下來，等待陽光再次來臨。只是 Nomah 並不知道自己強行拖著的身軀，已經無法負荷更多折磨。在他閉上眼的那一刻，便再度沉沉睡去。

當 Nomah 睜開眼睛時，他發覺自己正站在聳立的山崖上，崖下圍繞著層巒疊嶂。崖壁之下湧動著的山嵐正一陣陣的抽著棉絮。不遠的山稜間，雲朵正悠悠飄晃而過。地平線上綿延著嫩綠，只有崎嶇稜線上佈著岩石的痕跡，在稜線之上，一直到天頂都是一片湛藍。

高空中，這裡的風景像極了一幅畫。

陽光和煦的送來暖意，清風徐徐吹動山林，捎來盎然生機。暖風拂面，而後，向著蒼穹疾馳，飛入天際。Nomah 仰望風馳騁的方向，才發現崖頂之上，一頭熊鷹正展翅翱翔。

「Qadris?」

Nomah 仰著頭向高空的熊鷹發出疑問。

「少年，你為何來到此處?」

一個低沉渾厚的聲音在山谷之間迴盪著，Nomah 四處張望，但卻沒有看見其他人。顯然，那聲音的主人正在 Nomah 頭頂上的高空。

「…」

「這裡並不是你現在該來的地方，少年。你的期限還沒到。」

此時的 Nomah 才突然驚覺自己的傷口與疼痛都消失了。然

而，他卻高興不起來，他知道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沒有抵達部落。

「…我…我還活著嗎？」

「如果你是說是否仍然呼吸著的話，是的，確實活著。但卻非常危險。」

「那為什麼我在這裡？」

「…只有兩種人會在這裡，一種是死了卻如活著的人，我將引領他們飛向天國；另一種是活著卻如死了的人，我將引領他們飛回人間。你還沒有死，也就是說你心繫著某件事，所以出现在了這裡。」

「…」

「少年，你究竟被甚麼所困？」

Nomah 蹙著眉頭，許久後才又將頭抬起。

「天空之王…」Nomah 頓了下「我們…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錯的？」

「少年，這世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對我們而言的利與弊，但倘若你活得夠久，就會發現這些利與弊也都不是絕對的。」

Nomah 有點生氣，他覺得天空之王在刻意迴避他的問題。

「…」

「少年，這些對你而言可能不容易。我並不奢求你能瞭解，也不希望你全然相信，在足夠遙遠的將來，你或許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Nomah 仰著頭，注視著 Qadris，那股怒氣並沒有消失。

「天空之王，您能瞭解我現在的心情嗎？」

「我的子民阿，我怎能不瞭解你們的心情呢？」

「…」

「年輕的勇士阿，你那雙銳利的眼不該用來承載憎恨，你那顆炙熱的心不該用來孕育憎恨。」

忽然間，四周的風開始紊亂起來，湛藍的天空上原本薄如蟬翼的白，急遽地褪去青藍色。崖底的山嵐竄向崖頂，陽光正在被水氣吞噬，Nomah 感覺到身軀的痛苦逐漸湧現。

「少年，請你務必惦記著使你迷失的原因，那將能引領你飛出濃霧…」

迴盪著的語音未落，Nomah 便被一陣猛烈的狂風吹得不穩地趴在岩石上，隨後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

Nomah 又做了一個好長好長的夢。夢裡，他遇到了幾個人，爬過了好幾個坡，來到了一間屋子。雖然眼前就像被白霧蒙住一般，只看得見光影的閃動，但他還是感覺到有幾個人一直陪在他身邊。

「…さわのさん」不遠處傳來人聲

「啊…Luyan 來啦」

「他們醒了嗎」

「Nomah 還沒醒，但是他的 kina 早上已經醒來了，現在在休息」

「真的嗎？什麼時候可以回部落？」

「大約再觀察一兩天吧，但 Nomah 狀況比較嚴重，應該要待一段時間了」

「這樣啊…」

「唉…他光是能活著就是萬幸了，要是再晚一點，駐在所的藥可能就沒辦法治了…」

「他能康復嗎？」

「很難說，也許會有後遺症」

交談聲頓了一下下。

「嗯…那個，さわのさん，這是我們部落的小小心意，還有這些是他們的醫藥費」

「…Luyan，這些藥其實都很普通的，你們不需要那麼介意，我昨天不是才說過嗎？」

「…」

「內地下個月會送補給過來，我們駐在所也能再向たいとうちょう申請」

交談聲又頓了一下。

「…さわのさん，真的很感謝您，請您務必要來今年的收穫祭，部落一定會款帶您的」

「唉…Luyan 真的沒關…好吧，但是你要把這些全部拿回去部落」

「…好吧，但是到時候您一定要來喔」聲音的主人遲疑了一下「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明天還會再來。」

「等一下，幫我跟頭目說交易所的事已經被允准了，下個月會有一批漢人來，詳情之後會再說明…」

「我知道了，我會確實轉達，您辛苦了」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Nomah 在夢裡聞到了小米的香味，也感覺到有個人溫柔地一手扶著他，一手拿著湯匙餵著他吃粥和喝水。

恍惚之間，Nomah 想起了那座走不出的森林，想起 Qadris 臨行前的話語。

（「…記著…迷失的原因，那將能引領你…」）

（「…迷失的原因…迷失…」）

(「…我為什麼會離開 kina 呢?」)

(「…kina!」)

Nomah 感覺自己正在從深不見底的湖水中甦醒，湖面上的波光正粼粼閃動。慢慢地，湖水從藍色變成了白色水氣，但是 Nomah 依然看得見那股亮光，他向上一躍，卻驚訝地發現，自己身上有雙熊鷹的翅膀，正振翅翱翔，他奮力向前飛行，直到接近那股亮光的來源…

「Nomah?」是 kina 的聲音。

「ki…咳咳」Nomah 接近本能地回應。

「你終於醒了…」kina 的聲音微微地顫抖，伴隨著吸鼻子的聲音，他放下碗和湯匙，緊緊抱住 Nomah 「太好了…」驚愕之中，Nomah 感覺這個瞬間意外的短暫。

「我去請さわのさん過來」

kina 就這樣離開了，Nomah 睜著滿是疑惑的雙眼，望著陌生的天花板。

(「這裡是哪裡?為什麼 kina 也在?為甚麼我的燒退了?身體也不痛了?さわのさん又是誰?部落裡沒有這個人吧…」)

Nomah 坐起身子，發覺自己只剩下腹部還微微地疼痛。他將剛剛 kina 放在一旁的水杯拿起，漱口後吞下。

「這裡是…駐在所嗎?」環顧四周後 Nomah 作出了猜測。

「是的，沒錯」一個帶著口音的聲音隨著滑門的聲音一同響起，這是他在夢中聽過的聲音。

Nomah 回頭才發現聲音的主人身穿黑色的制服與黑色的帽子，於是，他立刻將手搭在腰間準備拔刀，才發現山刀不見了。

(「奇怪，為什麼他會說族語?山刀呢?」)

「你…你是誰?我和 kina 為什麼在這裡?」



「…我？」男人對 Nomah 投以善意的微笑「我是隸屬姑仔崙警察官吏駐在所的さわのしげる。而你受傷了所以在這裡養傷，順便養病，你的 kina 則是被你的族人帶下山的。」

「Nomah，是さわのさん發現你倒在警備道，你才得救的，不可以沒禮貌」

「不要緊，畢竟他才剛醒來，你們聊一下吧，我在門外等」他拉開滑門，走出去了。

「Nomah，為什麼沒有聽 kina 的話留在部落？」

「…對不起，我下次不敢了」

Nomah 知道 kina 真的生氣了。然而，下個瞬間，kina 卻沒有打他罵他，只是跪在地上，緊緊抱著 Nomah。

「傻孩子，你知道我有多擔心嗎…」

Nomah 也緩緩將手抱著 kina。過了好久 kina 才放開 Nomah。

「還好現在沒事了」

看著 Kina 擔憂的臉上微微掛著的笑容，此刻的 Nomah 終於明白自己迷失的原因了。

在那之後，Nomah 又待了三天，才恢復體力，除了肋骨以外已經沒有大礙了，於是在第四天早上，他們決定回去部落。

「さわのさん這段時間，真的非常感謝您」

「不會，駐在所很寂寞的…不過還是不要常來好了」男人面露苦笑。

「Nomah?」

「謝謝您」

「對了，這塊布是你的嗎，我在你身邊發現的」男人將繡有熊鷹的布遞給 Nomah。

「…不是，那是在路上撿到的，要順便送回部落。」  
雄鷹圖騰並不是平民能夠穿戴的，所以 kina 從以前就交代 Nomah，必須這樣回答，即便對方不是族人。

「原來如此」男人將那塊藍色的方布遞給 Nomah「那麼，再見了」

「再見」

「再見」

### 後記之一

幾十年後，長年居住在台東縣新化部落的某位長老過世了，留下了一本厚厚的日記，裡面記錄了這麼一段話：

「…前陣子剛過年。突然感覺最近過節，沒那麼高興，反而有點感傷。想想如今，也快七十，而日本人離開一轉眼就快四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讓以前的事看起來好像被遺忘了。不管是那群歷史學家說的柴朗驛事件還是南蕃事件，或是當年的那場遷下山的插曲，都在漸漸消失在族人的記憶中。不知道為甚麼特別欣慰，因為感覺有甚麼東西，好像正在慢慢地將族人從那場下了五十年的雨中引出…」

那一頁，夾著一塊破布。

### 後記之二

後來，在某處的高聳山崖上，發生了一段對話。

「現在你願意和我走了嗎，年老的勇士。」

「現在的我已經別無所求了。」

「…你的眼神裡還有遲疑，羽翼仍會被風吹散。說吧，你被甚麼所困？」

「…天空之王，憎恨究竟是甚麼呢？」

「族人…人類是會追尋幸福的存在，並不是甚麼特別的事，至少行動的根源只是作為人而言，微不足道的願望而已。然而，任何人無論是否願意，均會與他人或與世界發生聯繫而被束縛，因而被制定生命的走向。倘若真是如此，個人的意圖在世界面前便很可能會是隨波逐流而逐漸迷失的存在。」

「只有人才會孕育憎恨嗎？」

「至少是會追尋幸福的存在。」

那天，有兩隻熊鷹盤旋在天空，久久才飛離。

vuvu:祖父母或祖輩，此指祖父。(排灣族語)

kina:母親。(排灣族語)

kama: 父親。(排灣族語)

Lulu: 即ルール，為日文中 rule 的發音，即為規則之意。

此指 1914 年發生的南蕃事件

此指 1909 年發生的柴朗驛事件

Kuvaleng:即排灣族的姑仔崙部落。位於台灣島東南方，姑仔崙溪與茶茶雅頓溪匯流點附近下行之稜線。

Liklik:即排灣族力里部落。位於姑仔崙部落西方，與姑仔崙部落為敵對關係。

dripung:日本。(排灣族語)

Qadris:熊鷹，即赫氏角鷹。(排灣族語)

さわのさん:澤野先生。(日文)

たいとうちょう:臺東廳。(日文)

さわのしげる:澤野茂。(日文)





### 第三名 變色龍 /林卉穎

#### 得獎感言：

首先，非常感謝圖書館舉辦迴旋梯文學獎，沒想到一直自認熱愛寫作的我，到大學還有機會重拾對文學的熱情，觀望許久的比賽，終於在大三決心嘗試。謝謝評審願意給予肯定，對我而言意義重大，讓我有勇氣、有自信致力於課業以外的興趣，鼓勵我重新認識自我價值。最後，我要向十二歲的蘇梅櫻致上最深的謝意，我從小到大的床邊故事與眾不同，從母親的柔聲述說中，讓我知道在遙遙數公里外，一個小小的烏塗村，承載了無比純淨的靈魂，那裡的光和影乾淨清晰，僅僅從長大後的母親口中聽聞，我也能如此身歷其境。而這篇文章即是一封寫給阿梅的信，謝謝她就如同陪我成長的夥伴，為我保留一片淨土，能夠在上頭無拘無束奔馳

「山川壯麗，物產……」國旗歌在小小的校園裡迴盪，卡其色的制服就像浪潮一樣，壓在每個學生身上，六月中旬的太陽是最毒辣的，汗漬與佈網般灑下的陽光重疊。帽子下黑黝黝的臉龐，也不知道是曬來的，還是上頭黏著泥巴。

烏塗村裡唯一的國小正舉行著降旗典禮，司令台旁的椰子樹晃啊晃，如學生們心繫放學那蠢蠢欲動的心。在懶洋洋的歌聲堆裡，個頭最小的女孩不自覺踣了踣腳。

阿梅肖想當旗手很久了，她覺得那看起來實在是太風光了，能受所有人的注目禮，莊重地戴著白手套緩緩升旗、降旗，無奈身高太矮，老師不願錄取她。

「接下來要畢業了，再等就沒有機會了」阿梅心想，所以她這學期和阿春爭取了打掃升旗台的工作，並經過一個星期的觀察，嘗試模仿繩子如何運作，就待放學後執行。

阿春皺著眉頭，看了看阿梅手中的紫色抹布說：「阿梅，這樣真的好嗎？」「不用擔心啦！」阿梅笑嘻嘻地回答。把抹布綁上粗麻繩，拉了一下又一下，直到抹布升上了旗桿的最頂端。「阿春，你快看！」阿梅興奮地指著，阿春也綻開笑顏大喊：「我們是升旗手了！」阿梅在原地又歡呼了幾下，說：

「接下來是降旗典禮。」她小心翼翼地再拾起麻繩，高高地抬

起頭，彷彿自己真實成為了典禮上的焦點，但不管如何拉扯，抹布和麻繩依然無動於衷，「阿梅，是不是卡住了？」愁緒又爬上了阿春的小臉，阿梅不停使勁地拉，一雙手磨到都破皮了，突然，她鬆了手，正當阿春困惑，她拉著阿春就往校門逃，邊跑邊低語：「不要管了，你不說，我不說，沒人知道是我們做的。」

升降旗典禮停了整整一個禮拜，破爛的紫色抹布代替國旗在高處飄揚。

校長動用了學校裡所有的梯子和最高的男老師仍然構不著，一整根旗桿只能拔除，重新工程。兇手很快就被指認出來，阿梅和阿春被叫到司令台上狠狠地罵了半個小時，阿春哭地滿臉淚痕，阿梅僅僅低著頭，她不後悔，反而竊喜自己辦到了，尤其是在抹布直上的那一刻，總覺得自己離那片藍天越來越近了。

阿梅熄了熄菸頭，她不知道為什麼會夢到塵封許久的往事，她感覺那是非常久之前的事了，久到她會陷進去，以為不是自己的故事。裊裊輕飄的煙被悄悄從窗戶溜進來的光線曬地刺眼，接著阿梅又點了一根，直至耗了半包。

她平常不抽菸的，但此刻她也找不到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能讓自己清醒點。

日頭全起了，有些慵懶地掛著，阿梅昨晚沒上班，但由於平時是夜貓子，窗外自然的光線對她而言是最不自然的，她站起來開開小窗，將煙味稍稍散去，光和影探進了烏煙瘴氣的房間，她又坐回床沿。

阿梅已經在臺中待了好幾年，一開始她並不習慣都市裡的一切，這裡沒有大樹，沒有金龜子，沒有溪流，只有一棟棟高聳入天際的高樓，和無盡的酒水交歡。她從酒吧端盤子的服務生爬到店長，陪笑對她而言已經沒什麼了，但多數時候，她不愛笑。「我快樂嗎？」她時常這樣問自己，但很快地她就打消了念頭，每天睡到自然醒，領著還過得去的薪資，上班只要管管實習的服務生，幫熟識的客人打打折，這不就是她渴望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嗎？

也許是一個人久了，前陣子阿梅到寵物店想帶個伴回家，由於租屋處狹小，房東更是不歡迎租客養寵物，她便選了店裡體積最小的變色龍，店員囑咐她，變色龍喜歡在暗處待著，飼養籠裡要多放點假樹葉，好讓牠躲藏，牠們的習性是往高處爬，籠子不能太低矮，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水分和陽光才能存活，所以阿梅把變色龍養在套房裡唯一的小窗旁，夕照的時候，籠子會籠罩在整片陽光底下。剛開始，阿梅以為變色龍是隨著環境的色系變色，她把房間裡鮮豔的物品塞進籠子，各種顏色都放了一遍，然而，她的變色龍始終灰土土的，絲毫不改變，所以阿梅乾脆地將變色龍取名為「小黑」。小黑總窩在最



深處的位置，如監視器般的雙眼不停轉動，牠兩邊的視線可以朝往不同方向，無止盡的觀察，隨時處於戒備狀態，對一切充滿警戒心，因此阿梅不輕易打擾習慣居於暗處的小黑，他們保持距離，卻相依為命。

直到有一天，阿梅心血來潮把小黑從籠子裡撈出來，放上她房間裡唯一的綠色植物，一棵綠葉豐滿的虎尾蘭。一開始，小黑紋絲不動，彷彿移動任何腳步都將踏入深淵，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阿梅屏住呼吸，不敢發出動靜。

小黑身上土黃色的斑紋逐漸變成了如血色般的紅，原本暗沈的底色，從深綠褪成了亮青色，牠仍然小心翼翼，卻能從微微加快的步伐發現，牠正在嘗試攀爬，爬到長得最高的那叢，那是與自然交合的澎湃，植物才有的濕度與氣味，壯大了小黑的膽量，接著牠沈穩地踏在葉沿，彷彿堅定了自己，這是天性，是本能，是牠需要的歸屬。

阿梅才發現，變色龍不隨環境變色，而是跟隨情緒。

那是個漫長的暑假，國小畢業典禮後，阿梅和阿春準備升上國中，雖然說是畢業，但要上國中的同學根本就是原班人馬，村子裡的孩子一起長大，從還穿著尿布時就在廟埕奔跑，白天有村頭的水溝可以玩青蛙，晚上則是抓不完的螢火蟲，那時候一舉頭就能看見滿天星空，毫不稀奇。

下過雨的午後，她們躺在休耕的農田上，雜草已經長滿了整片農地，就像草蓆那般。蟬鳴和鳥叫從未止歇，阿梅打了打哈欠，翻個身，看見了村裡那棵高昂的樟樹，頂端光禿禿的，但越接近地面的樹幹越是綠意盎然，底部甚至長滿嫩芽，形成既頹敗又鬱鬱蔥蔥的鮮明對比。

「阿春，我們去爬那棵好不好？」阿梅已經笑逐顏開，帶著狡猾地問，阿春順著阿梅指的方向看去，不安地回答：「不好吧……大人都說那棵樟樹被雷霆過，很脆弱，不可以爬。」  
「那是因為他們是大人啊！我們是小孩，那麼輕，樹枝才不會輕易就斷了！」語畢

，阿梅拉起阿春就跑。

阿梅個子矮，身手卻比阿春矯健許多，眼看就快到樹頂了。阿春盡力跟在後頭，踩上的每一步都非常謹慎，她會多踏幾下，確認枝幹足夠堅韌，才敢邁出腳步。「阿梅你每次都不等我……」阿春嘟囔，大概是知道阿梅不會停下腳步，只好邊碎念邊跟著。

在「碰！」一聲之前，樹葉摩擦的聲音配合著沙沙的蟬叫聲，如此清亮，蓋過了枝幹逐漸崩裂的哀叫，所以一切發生地迅速，阿梅回頭時，阿春的身影已然消失，而腳底下綠鐵皮屋的屋頂卻硬生生地破了一個幾近人形的大洞，「阿春！」阿梅不停吆喝，淚水已在眼中打轉，她趕緊一步步跳回地面。

生鏽的鐵門上了鎖，阿梅用兩隻手使力壓著門把，嘴裡還邊喊著「阿春」，卻沒得到回應，她心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阿春！你等我一下，我找大人來開門！」

阿梅家隔壁雜貨店的老闆阿財伯趕到時，已是二十分鐘後的事了，平時這間小鐵皮屋充當他的儲藏室，裡頭堆滿木製的貨架和一些乾糧，「阿財伯，你快點！」阿梅焦急地說著，她身後圍滿了一群大人，包括阿春的阿嬤，他們聽得見如細絲般微弱的哭聲從屋裡傳來，而門敞開的那一刻，阿春瞬間哇哇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及耳的短髮亂糟糟的，她癱坐在地，手腳滿是爛泥巴。

不幸中的大幸是，鐵皮屋裡常年潮濕，阿春摔落的位置是泥地，鬆厚軟綿，只有手腳有些小擦傷，其他並無大礙。

但阿春整整一個月都拒絕搭理阿梅，無論阿梅如何示好，阿春都緊閉著嘴，連看阿梅一眼都不願意。

隨意套了件運動服，二十七歲的阿梅踏出了承租的套房，這是棟老舊的公寓，但緊鄰市中心，工作的酒吧也離地近，她搬來臺中後就一直住在這裡。臨走前，阿梅摸了摸房東在門口種的芒果樹，在她眼裡，這是棵營養不良的芒果樹，根本無法與村裡的相比，可是當房東沾沾自喜地把收成的青芒果分享給她，她止不住見證生命力的感動，一瞬間回到了烏塗村裡高壯

的芒果樹下，而好似在這座城市裡，最懂她的只有那顆芒果。

「May，你確定嗎？」劉經理拿起阿梅輕放在辦公桌上的辭呈，阿梅低著頭，說：「經理，你不覺得我不屬於這裡嗎？」劉經理笑了一聲後回答：「你不過是接了一張客訴單，不至於要辭職吧？」阿梅繼續低著頭，她承認，那些在村子裡破碎而久遠的記憶時常浮現，尤其是在夏天，當又聞到臉上防曬乳的味道，她會在腦海中拼湊出徜徉在稻田裡的日子對比，草根的氣味彷彿逐漸濃烈，而她就快受不了這莫名的失落感了。見阿梅神色奇怪，劉經理輕咳了一聲，試探地說：「May，我可以讓你放長假，等你覺得你好了再回來吧！我年底打算在北部展一間店，你去幫我顧著。」阿梅終於抬起頭，看了看劉經理，聳聳肩說：「那我可能會放很久的假喔，我想回南投幫我哥跟我媽顧麵攤。」「好啦好啦，快去快回」劉經理揮了揮手，作勢趕走阿梅，「那這個給你。」阿梅將租屋處的鑰匙遞到劉經理手上，「幫我照顧小黑，他吃蟋蟀，要常常補水。」

「啊？」不等反駁，阿梅快步走出了酒吧，留下滿臉錯愕的劉經理。阿梅走出門後想起同事們都驚訝她為何要養一隻吃昆蟲的動物，養一隻狗吃飼料不好嗎？甚至對她徒手抓蟋蟀嘖嘖稱奇，而她則反問同事，巷弄裡的野狗那麼多，為何還要再養？

「喂？哥，你在忙嗎？」「不算忙，怎麼了？」哥哥阿統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頭傳來，阿梅想家的念頭又強烈了幾分。

「我想回烏塗看看，你知道車怎麼搭比較快嗎？」阿梅緩慢地敘述，「嗯？怎麼這麼突然？」阿統脫出口滿滿的疑問，他不理解連過年都推託不回家的妹妹為何會想回村子，「我跟公司請了長假要回南投，想說順道回去。」「喔，你現在在哪裡？」「我已經在臺中車站了。」「你搭到林內再坐計程車就好了。」「好。」兩人一連串簡單的問與答後，進入了一段沈默。阿梅和哥哥這幾年通電話的次數一隻手數得出來，而且大多數是哥哥來臺中想請她吃飯，但她都婉拒了，他們兄妹的感情沒有不好，她想，興許是哥哥的個性太悶騷了，很難聊上幾句。「也好，你回去看看阿春也好」阿統喃喃地說，「先這樣，有客人來了。你如果到南投了再跟我說，我騎車去接你。」接著話筒裡便轉換成嘟嘟聲，阿梅愣了一下，「阿春，要找阿春嗎？」她心想。

許多年前阿梅曾經見過阿春一次，是在阿春的婚宴上，阿春和丈夫選了南投的一間小餐廳宴客，當天，阿梅穿了一襲墨綠色的洋裝，頂著精緻的妝容，踩著高跟鞋，顯得十分有女人味，與小時候的樣子大相徑庭。她猶記得，散場的時候要和新娘合照，阿春身穿嬌嫩的粉色禮服，挺著六個月的身孕，將她拉到角落，一手握著她的雙手，一手拍了拍她的手背，說：「阿梅，你現在這樣真好，你好美。」阿春的眼眶還泛著淚，似乎在那雙眸裡，有深到阿梅看不見，也永遠無法明白的事情。當時阿梅笑了笑回應，說她才羨慕阿春能成家立業，自己

一直在流浪，接著相約要找時間去阿春和丈夫經營的草莓園聚會，但後來就沒有下落了，大概是因為兩個人的生活已如同平行線，難以交集。

阿梅讀懂了阿春說她這樣真好的那句話，但當初並沒有多想。阿春的父母和她的父母都在同一間工廠工作，是傳統產業，每天在生產線做一樣的手工，他們的家境相差不大，但阿春上有哥哥姊姊，下還有四個弟弟妹妹，比阿梅的手足多了兩倍，所以家裡有好處時，通常輪不到阿春，卻又要比其他兄弟姊妹幫忙更多家務，阿春的性格話少不抱怨，總是默默低著頭做事，而阿春國中之後的故事，阿梅就沒有參與了。

同一個暑假，烏塗村迎來了今年最大的颱風，並直直往烏塗村前進，與此同時，也是阿春不理會阿梅的第二個月第二天。

到了風雨最強盛的傍晚，阿梅的爸媽同騎一輛機車要從工廠回家，不想，一輛未開大燈的貨車橫衝直撞，朝阿梅的爸媽正面襲擊，颱風的哭嚎蓋過了兩車相撞的聲音，阿梅的媽媽勉強從傾倒的機車下爬出來，向附近的居民求助。

那一晚，阿梅和哥哥、弟弟沒等到爸爸媽媽回家，三人緊盯著封閉的家門，呼嘯聲與雷鳴不停拍響屋瓦，每一下都顫動了他們害怕的心。所幸，隔天一大早他們就接到了媽媽從醫院

打來的電話，說爸爸的左腿骨折了，需要治療，要他們好好照顧自己。叔叔嬸嬸們聽聞消息，紛紛趕來安慰他們，頓時家裡充滿了人和一堆食物，卻絲毫沒有安撫到阿梅的心。又過了一天，這次傳來的卻是壞消息，阿梅的媽媽在電話那端哭訴，說醫生建議阿梅的爸爸要截肢，否則惡化後會感染全身。阿梅感覺天塌了下來，無助與不安瀰漫了整個空間，時間也凝滯了，她看了看哥哥，同樣眉頭緊鎖，「該怎麼辦？」阿梅的心裡迴盪著。

再次接到媽媽的電話是一個星期後的事，阿梅的爸爸堅決不願截肢，提出舉家搬到南投就醫的決定。

在烏塗的最後一天，阿梅邊收拾著行李，邊望著小窗外的大水溝，那是她從小玩到大的地方，她的思緒飄地漫無目的，在村裡的每一片竹林，在每一朵花，在四方，在雲裡。同時她也有點興奮，離開這住了十二年的家鄉，意味著從此生活會是另一番風景。

「阿梅……」阿春的聲音從紗窗外透進來，接著說：「對不起，我其實早就氣消了。」阿梅拉開了紗窗，將頭靠在窗臺上，懶懶地回：「沒關係啦，本來就是我的錯，硬是把你拉去爬樹。」「你真的要走了嗎？」「嗯。」「你爸爸還好嗎？」「應該還好吧，我媽說要轉院看看能不能不要截肢。」兩人同時望向那棵差點使她們友誼破裂的樟樹，沈默不語。片刻後，阿春突然緊握拳頭，哽

咽地問：「阿梅，你還會回來嗎？」阿梅別過頭，說：「會吧。」而事實上，她也不清楚，甚至很茫然。

爾後幾經波折，阿梅的爸爸轉診到大大小小的醫院，終於找到一間南投的地區醫院願意試試看其他手術，才終於救回了左腿，只是往後走路將一跛一跛的。半年後，阿梅一家便在南投起了個麵攤，阿梅和哥哥每天早上上課前便幫忙備料，和媽媽將攤子推到路口，下課再趕緊到攤子清洗鍋碗瓢盆，盡力分擔，熬了幾個月才終於找到適合的店面承租。高中畢業後，阿梅在家附近的商店和速食店打了幾個工，之後就和熟識的朋友輾轉到了台中找工作。

一不留神，火車已經駛到林內車站，映入眼簾的藍天掛著絲綢般的白雲，「也許更高更遠的地方，不代表有更美的天空吧」阿梅苦笑，難道她從小到大追尋的即是原點嗎？她想起了小黑，小黑總是往最高的地方爬，會不會小黑也和她一樣嚮往的就是這般天空呢？隨意招了台計程車，不到十分鐘的車程，就可以看見前往「烏塗村」斑駁的路標矗立在路旁，阿梅請司機在廟埕前停車。

廟埕僅剩原來的一半，另一半翻修成了活動中心，不乏些老人坐在旁乘涼，卻不見任何小孩的身影。阿梅深吸了口氣，隨後四處晃了晃，事實上她也知道目的地在哪。



「你是阿梅嗎？」一聲詢問拉回了阿梅的思緒，眼前的女人眉眼酷似阿春，懷裡抱著強裸中的嬰兒，「你是阿秋？」阿梅也丟了一句疑問，「阿梅！真的是你！」阿春的大姊阿秋笑開了嘴說：「我好久沒看到你了！你又變更漂亮了！」阿梅有些害羞地用手順了順頭髮，接著問：「阿秋，阿春呢？她有回來嗎？」而阿秋的臉卻僵住了，面露出難色與遲疑說：「阿春……上個月難產走了。」阿梅呆呆地看著阿秋，在不敢置信之後，複雜的情緒填滿了胸腔，難以平復，她們許久說不出話，就這樣相望著，而阿秋懷裡的嬰兒突然哭了起來，「她前兩胎都是女兒，一直想生個兒子給夫家，但身體狀況差，就過不了這一關了。」阿秋嘆了口氣說，「超音波照到性別發現這胎還是女生，阿春堅持要生下來。」阿秋輕聲安撫嬰兒，又道：「這個小孩還在肚子裡的時候，她就指定小孩的名字要有個梅，說要跟你一樣，活得那麼漂亮。」阿秋的話就像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割著阿梅的心，她在心裡吶喊著，太慢了，她太慢回來了，如果再早一步，她會叫阿春照顧好自己，她要跟阿春道歉，她應該常常回來陪伴她的，她要跟阿春道謝，謝謝阿春完整了她的童年。

從此，她的心少了一塊曠野，上面再沒有她以為過得很好的阿春。

待阿梅走到被雷劈過的那棵樟樹下時，太陽升到了正上

方，樹木沒有影子，孤獨地站立著。她蹲了下來，看著初萌芽的嫩葉，生命生生不息，而萬物卻也終有結局。

阿梅脫下帆布鞋，打起赤腳，踹了踹樟樹的樹幹，接著一躍，踩在樹瘤上，這一次，她小心翼翼地踏著，如同變色龍的步伐，謹慎而緩慢，逐漸奔高，阿梅想著小黑，在馬達加斯加雨林裡的小黑會是如何？牠們也渴望著陽光，卻無法從黑暗中移步嗎？害怕遭到捕食嗎？抑或是，在大自然裡，沒有暗處？她需要水，需要太陽，需要馳騁在阡陌交織的野景。

揮著汗，阿梅終於抵達了最高點，光照下，她綻放地鮮豔而耀眼。



佳作 有罪自白/楊采潔

得獎感言：

這次非常驚喜的可以獲得佳作，感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這不只給了我一份寫作上的肯定，也讓我知道在這條路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很開心中山醫圖書館提供了這麼好的機會，讓我知道寫作的快樂。一開始看到小說組的字數限制讓人有點卻步，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寫出這麼長的文章。但還好當初有抱持著一試的心態，除了完成一份作品的成就感外，也意外的得到了肯定。寫作的過程讓人陶醉，不知不覺從天亮寫到天黑。過程中常常問自己：「我真的喜歡寫作嗎？」不只耕耘的勞累，更害怕不得別人賞識。知道還有許多更好的作品，所以戰戰兢兢，卻又覺得自己能與之一戰，已非常不容易。再次感謝所有評審老師不辭辛勞的審查作品，感謝圖書館提供這麼好的機會。希望下次也能有幸參與下一次的文學獎。

漫漫無盡人行道，剛開始走的時候沒有感覺，直到絆了一腳才發現它早已變得崎嶇不平。腳扭了一下，非得等到腫脹不堪時，才心疼、才自責。但痛是事實，受傷也是事實，短時間內不可抹滅。還是必須帶著傷繼續往前走，這裡可沒有能讓我停下腳步休息的空間。

我逃離了。其實早就該離開，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待在那。原本想著他會好的，總有一天他會改掉那些壞習慣。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讓我知道吵架不是情侶之間最可怕的事，而是連說都不想再說，那沈重的無力感。今天這是第幾次了呢？總是說著想吃高級餐廳、吃到飽，但在結帳的那一刻卻說「這個月手頭比較緊，妳幫我墊一下吧。」這倒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造成分開的理由從來都不是任何大問題。這些小事累積成了一座大山，重重的壓在兩人之間。不，嚴格來說，他也是那座大山的一部分。

結果對他來說是好的。空蕩的錢包總不能造成店家的困擾，我還是付了兩人份餐錢。出了餐廳後意氣用事，頭也不回的直接離開。沒有偶像劇情節，幻想他會從後面追上來抱著我說對不起。現實是冷冷的待在原地，等我鬧夠了、累了會自己走回去。畢竟我的機車鑰匙還在他手裡。

好想放聲大哭，但在這段感情裡面，我的眼淚早已流乾。腳好痛，這條人行道崎嶇的無法前行。是時候該換一條路走了。我走向熟悉的公園，坐在長椅上讓情緒冷靜。抬頭仰望天空，四周都是高樓大廈，那一片藍天顯得十分渺小，就像那籠中鳥，總是看著那一小片天空，不敢展開雙翅的望著那片天空。

這座公園是我們經常約會的地點，非常小的公園，牽著手散步十分鐘就能逛完一圈。忘了哪一次的約會，他說「我可以碰妳胸部嗎？」我驚訝的拒絕了他，其實並不想進展這麼快。 「為什麼？我好朋友他都跟女朋友做了，就碰個胸部會少一塊肉嗎？更何況妳又不是別人，妳是我的女朋友欸！」手臂被死死地抓著不放，中間的事情我記不太清了，似乎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話，掙扎過後，幸好有居民經過，才可以逃脫。什麼都沒有發生，卻也什麼都發生了，一道疤就這樣烙印在這，再也抹不去了。

「這段感情變成這樣，全部都是他的錯嗎？我也有錯吧。」這成為了每天睡前的課題，反省著或許有更好的解決方式。是不是我拒絕的不夠明確？是不是我沒有確實表達自己的底線？可怕的是源源不絕的自我否定，還有無人訴說的苦境。看著其他朋友穩定的感情，似乎都不會吵架，所以我也努力撐著場面，說著一句又一句「我們感情很好。」

打開手機，看著曾經被他刪除的聯絡資訊。他說，未來陪

我走一輩子的人是他，不需要花時間在不必要的人身上。起初覺得浪漫，但到現在卻是沈重的包袱。幾乎隔絕了所有朋友的聯繫，上一次一起出遊吃飯是什麼時候呢？忘記了，感覺隔了十年一樣遠，是我自己創造的那十年。看著越發昏暗的景色，連求助都覺得累，或許我不該逃離，就這樣沈淪也是一種選擇。

月亮高掛天邊，周遭卻沒有半點星塵。想著該回去了，拖著沈重步伐，像是綁著枷鎖與腳鏈的囚人，背著莫須有的罪深陷囹圄之中。回頭的石子路依舊不平坦，一失神便能讓自己跌的滿身是傷，但卻要耗費全部精神走在崎嶇的道路上。明明有其他路可以走的，但那條路好陌生，不知道是否比這條路更艱難而卻步。

「鬧夠了？該回來了吧。」他不耐煩的依靠在機車旁，玩著最愛的手機遊戲。「妳知不知道我在這裡等你被蚊子叮了幾包？現在紅一塊腫一處的妳說該怎麼辦？」看著他小腿上有幾處紅腫，對比自己的腫脹不堪腳踝，委屈又湧上心頭。「不要去抓，過段時間應該就好了。」叮囑著他不要把皮膚抓破了，天色已晚，藥局應該關門了，不是什麼大事應該不用處理。

「要不是因為妳亂跑，我需要在這邊等你被蚊子咬嗎？區區付錢這種小事用得著這麼誇張嗎？」

聽到這句話我愣了許久，這算是小事情嗎？確實，和其他事情來比這不過是日常中一個不必要的小事，但卻也是慢慢讓

感情崩塌的那一塊碎石。「以後我們沒錢就吃省一點的吧，其實吃到飽我們也沒吃多少的。」「我就是想吃。」又一次溝通無效，以後能推就儘量推掉吧……但上課總是會遇到他，竟然會想著努力避開自己的男朋友，這感情著實特別。

回到家後，洗去身上所有的勞累，過完這個假日後，又是一連串的打工等著我，幾乎把自己的日程都排滿了。那時候我們的未來藍圖畫得有多美，我打工努力賺錢、存錢，他待在宿舍努力準備著重考醫學系，努力過後便是一片晴朗。但現在，絲毫不見他的成果，重考了一次又一次。其實我的願望很簡單的，希望他讀的是心儀的科系，這便足夠了。幾天前信誓旦旦的握著我的手說，這一定是最後一次了，借他錢去報名黑馬營，這次的指考一定可以成功。打開存摺，看著扣除一筆又一筆不屬於自己的花費，心又更加沈重。

過了幾天後，接到補習班老師傳來的訊息，原來他不敢在家長欄位上填上自家的資料，反而把我的資料填上去了。到這裡我才知道，原來他重考、休學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心情有些複雜，重考這件大事在我心中是要和家人好好討論的，而不該擅自決定，更何況…他以繳學費、雜費的名義和家裡要了許多錢。

心中滿滿的雜念，事情多到不知道該從何解決，好像遠遠已經超出我的負荷。聽著補習班老師跟我說他已經好久沒有出現在補習班，才知道從一開始的前幾堂課過後，他再也沒有出

現，而每天還是不斷地跟我說，在補習班忙著讀書。現在的他，在忙著什麼呢？

虛晃幾日，到了指考當天。和往常重考一樣，早起後去宿舍接他到考場，再匆忙的準備點心與午餐，同時還要擔心他的狀況，這幾天忙下來真的身心俱疲。而這次不同的是，不知哪來的勇氣使我翻開了他的講義，正確的說是用我的錢幫他買的講義，除了最初幾頁有草草幾筆，後面整個都是空白的。翻著書，翻到後面心越寒冷，從安排讀書計畫到選擇教材，都是日夜趕出來的心血，這一本本的講義不知要工作多少天才能換得，現如今……知道了最殘酷的事實，打開了最後一層的絕望。

當下的我錄影了翻閱講義的狀況，從來沒有如此冷靜、決絕。這一次的重考不必苦苦等到放榜那日了，現在便能看到答案。等到他考完時，說著這一次必定是歷年來最難的一次考試，罵著出題教授是神經病等等的藉口，我的目光已如死灰。從前我們說好的未來藍圖呢？

「我是不是…該跟他提分手了。」我問著自己，我好想要有個人來幫我解答這個問題，好想要有個人可以聽我說說話，這一段時間我真的過得好難受好難受。已經想不出和他有過的快樂時光，更多的事他對我做的所有惡行。我想不出他的好，偏偏抱怨的事情一籬筐。更可怕的是，我想不出跟他在一起的理由了，更沒有提出分開的勇氣。慶幸的是，暑假到了。滿滿



的打工淹沒了整個日程表，打工竟然成為我唯一的防空洞，度過一段安靜時光。

到了放榜日當天，不出所料的看到了他沮喪的面孔，說著自己考運不好，怪著出題教授太過苛刻。沮喪後的幾分鐘，便又提出要吃一頓大餐來安慰自己。「你有錢嗎？」我直白的問。「有…吧。」我拿起他放在桌上的錢包，打開一看只剩幾張百元，根本吃不起他心心念念的大餐。「你知道那一餐一個人要幾千塊嗎？」「我考差了很難過妳應該要好好安慰我吧！請我吃一餐會怎麼樣嗎？好啊！不去那家餐廳我今天就不吃飯！」又朝著我大吼大叫，考差是我的錯了嗎？

「寶貝寶貝，妳想想看，以後我們結婚啊，是夫妻共有財產制的！妳的錢就是我的錢，我的錢也是妳的錢呀！就這次了，妳再幫我出一次，好不好？」夫妻…我以後還要跟這種人當夫妻，被綁著一輩子…如果我不分手，如果我不敢分手…想著就好可怕好可怕…

從前的我會忍讓到最後，想著他難過而我應該好好照顧他才是，但知道了考差的原因後，實在忍不下去了……「你考得差是因為，你根本就沒複習，對吧？」面對他的盛怒，我回嘴了。「我每天都很努力讀書呀！連黑馬營都去了還要我怎樣！」「黑馬營的老師跟我說你根本沒有去！出勤紀錄都寄給我了你要看嗎？還有我買給你的講義都是空白的！你到底平時幹什麼去了！」我拿出了當時拍的影片跟他對質，留著這證據

本來還有所期望，不會有用到的一天，但…實在忍不下去了。

看完影片的他生氣得可怕，拿起了書包盡是往我身上砸，一本又一本，沒有喘息、呼救的機會。努力爬到桌角旁，勉強用桌子擋住了他的攻擊，沒想到他竟然會動手。「妳憑什麼偷看我的東西？妳以為妳是誰呀？我會這麼累都是因為妳！」說完，把我從桌子下拖了出來，眼看那拳頭就要落在臉上，我努力掙扎著，隨手到處抓可以防禦的物品，根本沒看清手中物品。

看到他自己的手機被撥到地板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原本要打在臉上的拳頭打到胸口上。好痛…喘不過氣，誰來救救我。正準備拿起手機，似乎被發現了，手機直直的被摔在地板上。「我受夠了！我要跟你分手！」用盡全部力氣大聲的說著藏在心中許久的話，而他被這句話震懾住。

趁著空檔，拿起被摔在地上的手機與包包，馬上往外頭跑。騎上機車後不顧一切的往前邁進，深怕他追上來，我真的不想再回去那個地方……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被打了，但之前都在他的溫柔鄉中原諒了他，這一次不再是了，我好想回家……好想要有個人來救救我。

繞了市區一圈後，終於回到家了。看著自己身上滿身傷痕，心裡也全是傷痕。家人看著我的模樣全都嚇了一跳，但卻

什麼都沒有問。我好想好好的一個人靜靜。躺在床上，身體重如噸石，難過到疲乏時，眼淚都哭不出來。喉嚨好乾，哭不出聲，一片寂靜的世界中彷彿只有我一個人，孤立無援的一個人。

結束了嗎……這段感情終於看到盡頭了嗎？打開殘破不堪的手機，看著一則則跳出來的訊息。「妳給我回來，誰准妳提分手的？」「妳以為妳這種人除了我以外還有誰要妳？」「再跟妳說一次，給我回來好好道歉，我還可以把手當作沒聽見！」生氣的言語不斷席捲而來，這些早就聽膩了，從一開始的自卑到現在麻木，可能我就是不值得被一個人愛著。

慢慢往下滑，言語越來越不堪。最後一則訊息是 18:36，距離現在也有些時間，看來他是要放棄了。原本這樣想的我鬆了一口氣，但隔了沒有多久時間，收到了他傳來一張張奇怪的照片。他去買了美工刀、木炭、膠帶、繩子、打火機……等。「寶貝，對不起我剛剛言語太激動了，你回來好不好？我真的不能沒有妳！妳也知道我這個人一生氣就會亂罵人，我不是這個意思的寶貝……」「妳要跟我分手我也活不下去了，考試沒考好、學校休學、沒有任何朋友的我、少了寶貝的我不想活下去了。」「妳覺得我是妳的負擔對吧？明天妳可以好好解脫了，記得找個人來幫我收屍。」這一則則訊息看的我驚心膽戰，他是做個樣子給我看而已嗎？還是說真的想要自殺？我會背上殺人的罪名嗎？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想過太多，我拿著車鑰匙馬上衝了出門。一路上能騎多快就騎多快，心裡一幕幕可怕的畫面不斷重複上演，我只想結束這段感情，但不是要毀掉他這個人！下午的我的確言語也非常偏激，如果以後他父母怪我是壓垮他們兒子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該怎麼辦？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了……什麼時候可以放過我。

停著紅燈，看向前面車水馬龍的路口，心緒不知飄到哪裡。這好幾個月以來我真的好累，工作也罷、學校也罷、愛情也罷，什麼都不好，我什麼都做不好。曾經以為我可以三遍兼顧，但卻是敗得一塌糊塗。看著繁華都市中的霓虹，絢爛的讓人找不到自己。在我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每天踩在針氈上行走，痛苦不堪，停在原地便越刺越深，往前邁進卻又是看不到盡頭的絕望。當我想吶喊、痛哭，嘴上卻黏上層層膠帶，殊不知，這是我自己黏上的。

還是我，往前一步，只要往前一步是不是就能解脫了？他想要自殺，我何嘗沒有想過？通過路口的車輛速度飛快，在我看來卻是解脫的一個出口。慶幸的是，這個念頭閃過以後，十字路口綠燈亮了，把我從可怕的思緒中拉了出來。我剛剛究竟想做什麼可怕的事？

到了他的宿舍門口，看到他滿臉憔悴、自卑的臉孔。我輕輕的問一句：「你還好嗎？」他看著我，像是做錯事情的小孩一般，不斷地說著對不起，聽到我都覺得噁心。「我道歉了，

妳原諒我吧。我們和好，好嗎？」其實他剛剛說的那一些藉口、理由都沒聽進去，但說來說去，也只有對不起這幾個字。「你備考期間，都做了些什麼？」他沈默不語。「為什麼講義、課本全部都是空白的？」他低著頭，不敢看向我。我拿起手機，準備撥電話給他的家人，這時他才有了反應。「妳先把手機放下。」

「我準備考試的時候…瘋狂的玩手遊，之前…跟你說家裡給的零用錢不夠用…也是都拿去充值遊戲了……。」「所以沒有了生活費才來找我索錢的，是嗎？那黑馬營呢？那段時間你去哪了？」「那裡老師會一直盯著我讀書，我覺得壓力很大，就……只上了一堂課後，就沒去了。」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中，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的心力，實在無法原諒他。「那你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說警專只要讀兩年就可以畢業，應該會去試試看吧。」

我還是心軟了，收掉了所有危險物品後，還是踏回了地獄。他會有所好轉嗎？我不知道，但備考的這三個月中，很多一樣的事情照常上演著，心境上如同一攤死水，再不起波瀾。

「妳最近總是掛著那張臉，有什麼事情真的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面對來自朋友的問候，我才知道，這段時間她們也很關心我的狀況。「如果我說，我想跟他分手了，妳們會怎麼想？」朋友聽到這句話愣了一下，隨即臉上掛上笑容，「其實我等妳跟我們說真心話已經等很久了，要不要分手絕對不是看

別人的想法，妳怎麼想最重要。」「我不知道現在還待在他身邊是為了什麼，我竟然找不到喜歡他的理由了。」這是我第一次說出真心話，也是在心中很久的疑惑。「妳是喜歡她而在他身邊，還是覺得在他身上投資太多，現在收手很虧才繼續待在他身邊？」面對問題，我答不上話。確實，我在他身上花費太多光陰與金錢。甚至偶爾想著，如果真要在在一起，至少他是警察，遠距離也見不到幾次面，至少還有個公務人員的頭銜。會這樣想的我，已經看到答案，只是不願意面對罷了。

放榜日，果不其然，他落榜了。一樣又哭又鬧，一樣的事情照常上演。三個月前的承諾就像安慰用的紙巾，擦乾完我的眼淚後，用完即丟。「我保證！下一次我絕對會考上！寶貝妳再給我一次機會！」這句話聽了好幾次，也不想用其他話來掩飾過去。不斷拉著我擁入懷中，甚至覺得這親密舉動都噁心無比。「沒有下次了，我們分手吧，我好累了，也不愛你了。」我推開他，淡淡的說完這句話，我以為眼淚會不爭氣的流下，會因為情緒而激動的不能自己。但就是平平淡淡，看透了一切般的冷靜。說完這句話後，我收拾著自己的東西，轉身就走。

路上沒有任何解脫的感覺，我知道回到家後更是一場戰爭。一哭二鬧三上吊說的是真的，書包內訊息提示聲沒有停過，回去再好好面對他。不像上次一般，滿是傷痕的回到家。收好書包，洗好臉，到房間後打開我的手機，顯示著 99+ 的訊息量全是來自同一人。他又買了刀子、木炭等危險物品，這次竟然直接說著：「無情的女人，這些你自己選一樣吧，你跟我

分手的下場就是這樣，我要你背上殺人犯的罪名一輩子。」這次不再害怕了，幸好之前為了要幫他寄包裹回台北老家，有留了他的家人電話。打開通訊錄，按下撥號鍵，將這一兩年來的事情全盤托出。

面對他的種種訊息，按下了截圖鍵，並傳給他的媽媽。我知道他大概不敢自殺，我是想救他的，各方面他都需要家人來協助。了解自己不能處理妥善這件事後，把所有的一切說與他的家人。當然，我也遭到了質疑，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情不早點說呢？面對許多令人無力的質問，是不是他們也忘記了，我也是個剛成年、初次談戀愛的孩子呢？他的姊姊在台中，第一時間趕至他的宿舍收起那些危險的物品。當然，他也知道我把一切都說了出去。

「我很抱歉對於您兒子的事情沒有在第一時間和您溝通，但我關心他的人身安全，那方面再請阿姨叔叔多多關心與幫忙。」打完這句話後，全身癱軟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但眼淚卻在這時候流了出來。平時的我怕被家人聽到，總是躲在棉被裡無聲地哭泣，而今天我再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在房間內盡情地放聲痛哭著。

家人也察覺到了我的異樣，紛紛至房間關心我的狀況。但現在，我真的不想解釋、不想講話，只想好好的發洩自己的情緒，把這幾年來的委屈與難過一口氣哭出來，就這樣哭到了深夜。看著哭紅的雙眼、腫脹不堪的眼皮、被衛生紙擦破的鼻

子，不禁被鏡子中悲慘的模樣逗笑了。他好像說過他喜歡我旁分的瀏海，不准我剪成齊瀏海，但我想剪瀏海已經好久了。撥了撥側分的瀏海，把他們分好界線後，一刀下去剪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我請假了幾天，放了好多天的假。很感謝家人其中都沒有過問些什麼，給了我安靜的假期。這一天，我恢復的差不多了，眼皮不再腫脹，聲音不再沙啞。我抱了抱我的家人們，感受了許久未見的溫暖，說出了這幾年所經歷的事情，一時之間竟也說不出個什麼，只把嚴重的事情說給他們聽。雖然都感受得到他們氣憤的心情，但更多的是安慰與稱讚，畢竟事情都過去了，我平安的度過了。

「一個家，平時看著沒有什麼，但就是要在這時候一起面對困難的。以後在我們面前不要逞強，有困難要互助，我們也會有需要你幫助的地方。」深深點醒我，其實不用許多事情自己扛著，適時的求助是必要的。在他徹底離開台中之前，家人都很關心我的人身安全，這讓我放心了許多，畢竟，現在不是我一個人面對困境了。

「我們辦完了退學手續、退租了宿舍，我們會把他帶回台北，這次的事情是他對不起妳，我們鄭重的和妳說一聲抱歉，他欠妳的錢過不久會匯到妳的戶頭。謝謝妳和我們說這一切。」看著他姊姊傳過來的訊息，頓時把所有心中的石頭放下。一切真的都結束了，可以好好休息了。我簡單回了一句：



「謝謝您的幫忙。」準備斷了這一切，卻沒想到收到了下一句話。「這所有的事情看起來妳是受害者，我弟弟是加害者，但妳從頭到尾真的都沒有錯嗎？」等不及我反應過來，我就被他的姊姊封鎖了。但這句話卻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上。

不久後，我漸漸開始恢復原本的社交，開始和朋友出去逛街、唱歌、留宿在她們家中徹夜長談，這些事情原本他都不讓我做，他說過「有時間不多陪陪我，陪那些不相干的人做什麼？」免不了的還是會被關心一下自己的狀況，這才和他們分享了那些，之前說不出口的話、喊不出的求救。可怕的是，我竟然像是個局外人一般，說著這一長篇的故事，心中沒有絲毫波瀾，面對感情的這塊如一攤死水，一切都置身事外。聽著她們為我打抱不平、說著辛苦了之類的話，也不太能撫慰我的傷，它依舊在那，治不好了、麻木的感覺不到痛。

過後我又放了一個長假，準備了一系列的獨旅，走遍所有我想去的地方。這期間，我看了山、看了海，找了所有想見面的朋友們聊聊，逛了很想看的展覽，好像過去真的過去了，從來沒有發生過。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忘記了所有和他的日常，與他經歷過的事情，想不起他的好，只能勉強拼湊發生過哪些事，那快兩年的時光像空白似的。事情過了一陣子後，有個朋友不小心聊到這件事，但我卻什麼都想不起來。

直到最近，恐怖情人、情緒勒索等逐漸搬上檯面，人們開始討論後才發現這一切我都發生過。過去的事情不可能真的忘

卻，只是短暫的快樂時間讓我想不起來罷了。剛受到重傷時沒辦法感受到疼，腎上腺素會短暫讓我認為，這樣大小的傷口也沒有甚麼。但退去一切後，傷口的痛源源不絕地襲來。現在才感受到他的後遺症，每每到夜晚時分，我總是能想起他的面孔，毫無表情的站在那。慢慢意識到我的罪，我真的是故事中的受害者嗎？

我失去的那兩年，他何嘗不是也失去了。那段不健康的關係中誰都沒有過得比較好，而我卻一直看著自己的傷口啜泣，是不是我也無形中在他心上劃下了一道道傷呢？沒有跟朋友、家人說的是，我也常常跟他冷戰。總覺得他沒有在為了我們的未來努力，總抱怨這段感情一直以來都只有我在付出，理直氣壯到現在的我回想起來，還覺得自己沒有錯，但僅僅是自己覺得。

嫌棄著他的不好，體重過胖、成績不佳、不夠努力、衣品不好……幾乎看得到的缺點我都會直接說出口，這好幾支冷箭不斷地朝他心口射去。而拔出箭頭，濺了一身的血後，上面寫的竟然是「我這都是為了你好。」是不是我逼他太緊才導致今天的局面呢？之前的他曾經說過，不斷的重考讓他覺得很憂鬱，而我卻只把它當作不想努力讀書的理由，忽悠了過去，只讓他做好眼前該做的事。那時候的他是在和我求救嗎？是不是無形中，拍掉了他為求救而努力伸出的那隻手？現在人去樓空，我想要的答案再也找不到了。

無論如何仔細回想，在一起的那段時光回憶非常零散。很想拼湊出證據，每每到緊要關頭卻不斷撞牆，因而作罷。我甚至想不到他對我的好，找不出原因，是他從來沒有對我好過，還是說，他對我的好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一想到後者的可能性也不小，罪惡感如海浪般席捲而來，又把我強行拉回那令人窒息的深海之中。

「你做了什麼，趕快給我說喔。」這句話常常出現，在他滿臉愧疚地看著我時，我直覺反應就是他又做錯事情了。而不管是多大或是多小的事情，都會打破沙鍋問到底，儘管是他不希望說的事情，我也一樣非得挖出來不可。其實有些事情根本和我毫無關係，可以放手讓他自己決定、自己去做，而我總想著「為他好」替他做了不少的決定。也挖出了他從前的傷疤，又狠狠的劃上一刀，並要求他不得吭一聲。「這件事情就是你做錯了，只要先跟宿舍管理人好好聯絡後，再去匯款就沒事了，這點小事你辦不到嗎？」看著他頻頻嘆氣，總想著，怎麼他做什麼都不行？卻不知道，他其實只是想著我抱怨、抒發心情罷了，而我又罵了他一次。

一段感情出現裂痕，通常都不是一個人造成的，即便產生了裂痕，兩人有心的話，還是能將其合力補上。我們的裂痕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存在呢？還記得有一次出門約會，難得出了遠門，但卻因為風太大，吹落了他的隱形眼鏡。在我看來這真的只是一件小事情，大不了旁邊的藥妝店重買一副就可以了，但他卻如天塌了一般，慌張、急躁不已。很多我認為的「小事情」，可能是他眼中的大事、在意的事。不小心壓到了他的充

電線，他卻說「壞掉了怎麼辦？這種品牌的充電線很容易壞的！」我只淡淡的回一句，再買就好，幹嘛大驚小怪。早在一開始，我們的價值觀就非常不同，磨合不來反而生了更多裂縫，卻也是誰也不願意溝通、讓步的。

我很喜歡冷戰，在生氣時完全不想理人。好幾次他來主動求和，被我潑了一次又一次的冷水。總覺得，為什麼說了對不起就應該被原諒了呢？那受傷害的那個人，單單一句對不起就能抹滅所有的傷口了嗎？這樣太不公平了……但感情沒有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兩邊都要強一點點，結果卻是爭得兩敗俱傷。吵架時後所留下的文字紀錄有回去反覆讀過嗎？裡面沒有參雜一句髒字，但說出口的話卻是尖銳無比，沒有讓對方喘口氣的機會，抓住弱點便不斷進攻，恨不得用言語將對他攻擊得千瘡百孔，但怒氣之下我們都忘了，對面站著的不是敵人，而是我的愛人。

我反省了一樁樁自己犯下的罪行，罪惡感將我狠狠的包圍。曾經，感情一定存在過，但教科書上沒有教過我們如何去珍惜、如何去戀愛，而被情緒一而再、再而三的蒙蔽五感，做出了許多錯事。誰也不讓誰的結果，便是這兩敗俱傷。如今的我，也沒能從他的陰影中逃脫。

「我先幫妳叫了晚餐，等一下到工作地方就能拿到了，沒吃飯怎麼有力氣工作呢？」某一次獨自外出吃晚餐時，突然想起他的話，只是普通的一頓晚餐，但那時候的我開心了好一陣

子。他的溫柔藏在日常細節中，而非轟轟烈烈、似童話般浪漫的愛情，但我卻都未曾發覺，貪戀偶像劇情節，以為要有浪漫花雨或燭光晚餐才是真摯的愛。

過去了幾年後，在寂靜深夜還是不斷地懺悔著自己可能犯下的罪，縱使大家都說著我沒有錯，罪惡感還是牢牢的跟在身邊。每當我以為快要遺忘、麻痺時，又席捲而來，拉回那深不見底的懊悔。他現在過得怎麼樣？還好嗎？還能為了之前的錯和他道歉嗎？這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我狠狠的把他從我的世界推了出去，以他最不願面對的方式。

感情上的傷疤好了嗎？我變得十分沒有自信，敏感、愛哭、憂鬱……曾經無法在我身上找到的負面情緒，現在深深的藏在我的夜裡，時時刻刻問著自己「我值得被愛嗎？」別人對我好一點，都讓我覺得徬徨、無助，好怕他的這一份喜歡，在我不注意的時候被海浪捲得越來越遠。但更想用力握在掌心中，指甲深深陷入，反而讓自己濺了一身不堪。無意識中，反而將愛我的人越推越遠，還沾沾自喜地認為，我這是在保護他們。

總算體會了，成長後身上的刺越來越多。想要根除，會弄得自己滿是傷痕；將刺留下，一不小心就會傷到我愛的人。「地雷很多。」成了對於其他人來說，面對我之前的第一個警告。

總在那回憶中的公園遊蕩，看著矗立於四周的高樓大廈，窒息感再度襲來。有時，和他經歷的那些時光突然變得清晰。但更多時候，越努力試著回想，離的越近，更看不清。過後好幾年，嘗試著和自己相處，接受了當時我犯下了、未審判的罪，並記錄下拼湊的回憶，期望能改變糟糕的自己。那個他還在我心中，成了我所有的缺點清單，曾經不敢回憶的經歷成了約束自己的標準。雖然夢魘還在，我還想努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走在原先崎嶇的人行道上，發現自己並未離開過。回頭望向當時的我，彷彿是這世界的悲慘女主角，所有的不幸同時發生了。可惜的是，這是人生、是真實，腳上的痛不是錯覺。不和他人求救的我，是否在等待有奇蹟出現？「總有一天他會改進的，他會成為我理想中的那個他。」這樣的想法就像是在等待神仙教母的仙杜瑞拉，只可惜，神仙教母不會來的，我更不想當受人、受情緒、受現實、受自己折磨的仙杜瑞拉。

踢開絆倒我的那一塊石頭，陰暗的人行道還是會延伸下去。路邊的石頭都有著過往的痕跡，銳利的邊角提醒著我，曾有過那段時光、甩不開的過去。擁抱這條人行道給我的黑暗，但同時點起心中微弱的燈，修整好每一顆石頭、每一條道路，和這原先殘破不堪的人行道並存一同走下去。



## 佳作 晚禱聲是他的謊言/趙芷彤

### 得獎感言：

那些隱藏在心裏的野獸和自欺欺人的語言，總有一天都有面對的時候。過程中內心的掙扎並不會減輕最後的痛苦，冰冷無情的人和感到罪惡的人都付出同等的代價。那我們為什麼感到愧疚呢？也許真的是因為希望自己是一個會感到愧疚的人而感到愧疚吧，至少那樣還能安慰自己，即便世人對此的評價不會有所改變。

在寫這篇的時候一直覺得很痛苦哈哈，越創作越感覺到自己的不足，一直在尋找將各種不同想法串連起來的詞語，最後還是使用了自己最熟悉卻又最庸俗的語句。謝謝評審老師這麼認真讀了我寫的故事，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更精準掌握故事裡的寓意，以後也會更努力的往這方面邁進。

男人拿著望遠鏡站在窗前，這是他每天都在等待的時刻。一名女子走入巷口，低垂的領口襯托出若隱若現的酥胸，高跟鞋的鞋跟細的像一根要把地面鑿開的釘子，他彷彿能聽見鞋跟敲擊地面鏗鏘的金屬聲。直覺告訴他這不是他在等的人，可能今天又要再等等了吧，也或許該等明天了，他想。

其實他根本沒必要住在這裡的，知道他住在這裡的人大多露出驚訝的神情，只有他自己笑著說自己很喜歡這裡才一直住下去，雖然他很明顯在說謊。不過人們大多驚嘆於他的身世而忽略了其他細節與他拙劣的演技。

還是等到明天吧……男人這麼想著。

世界充滿隱喻，一個不經意的瞬間，也許已經寫下未來的結局。女人環視安靜得詭異的圖書館，會不會她自己就是一個巨大隱喻的一部分呢？那麼，這個僅僅是一個隱喻的一部分的自己，會有怎樣的結局呢？女人更入迷了，她嗅聞著空氣裡稍嫌濕冷的霉味，凝視著自己桌上散亂的文具，書櫃上參差排列的書本，被漂白水刷洗得褪色的地板，眼前佈滿灰塵的落地窗，線索或許就隱藏其中。

「如果敵人會使用幻象，間諜就是同伴之中瞎眼的人。」  
貓在一旁小聲呢喃。

「上次你說兇手不會是劇情引導觀眾懷疑的那個人，結果最後證明你只是想太多。」



「編劇原本打算那麼寫的，只是劇情一直被觀眾猜到才改成警扭的反轉又反轉，」貓反駁「我的推理一直都是對的。」

又是這副固執的嘴臉啊，世界要是真有這麼簡單就好了呢。女人在心中嘆息，她渴望自己也有這種固執的自信。

對面窗口的燈瞬間亮了起來，一陣顫慄如電流般從男人腳跟竄上頭頂。他趕忙拿出望遠鏡，他看見女人高舉雙手，靜止的一瞬間彷彿一具完美的雕塑。脫下衣服時的略微扭動都是精心設計的舞蹈。他看見女人的線條，那種凹凸有致，專屬女人的圓潤體態令男人深深著迷不已。他幾乎可以想像自己的手搭上那無瑕的軀體，從前方的隆起輕輕滑落至後方的隆起，只要稍微前傾，就是令人窒息的貼近。燈突然又滅了，男人卻發現空氣中縈繞著只存在於他腦海中的揮之不去的香氣。他心滿意足地熄了自己的燈。

女人閉上眼睛，流水聲不斷衝撞她的耳膜，水下的世界絕非寂靜，躁動的聲響不斷挑撥她的情緒，壓抑的記憶一觸即發。她彷彿看見一個女孩叫嚷著，掙扎著，就在她此時站著的位置。而她站在岸上，冷漠地看著這一切發生。下一秒，場景切換，換女孩站在岸上，女人又回到水裡冰冷的河水淹沒了她的口鼻，但不同的是她沒有掙扎。她們四目相交，相視無語。在這裡，沒有人互相拯救。

「妳沒事吧？」海狸問她，手上拿著碼表顯示她一如既往地只憋氣了十秒。

「嗯。」女人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過了一會才又說「我不可能學會了。」

「那妳為什麼要堅持每天來練習？」海狸問她。

「我想說服我自己。」女人回答，「游到對面就能找到花了。」

「這裡沒有花，花沒辦法在這裡的環境活下來。」海狸說「我游過好多遍了。」

「那是因為你游錯方向了。」女人心不在焉的答著。其實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正確的方向上。

不會有太多人想在清晨來到火車站，男人也不例外。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然而車站仍然出乎意料的擁擠。他覺得自己正前往一個被迫前往的方向，與無數同樣被迫前往的旅客前往沒有目的的目的地，去見並不非常想見的人。冷冽的空氣刺痛他的皮膚，過程痛苦卻一無所獲。在列車進站之前，他能想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抵達嗎？男人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唯一能想到更好的地方就是待在這裡，哪兒都不去。

列車低鳴著進站，撕碎清晨的寧靜將人們拉回現實。男人上了車，卻發現自己原本的座位已經坐了一位女子。「不好意思，這裡是我的位置。」他禮貌性地向女子說明，女子點頭示

意準備離開。一切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然而男人卻仍然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是那女人的手。他驚覺。那個弧度，手在自然放鬆時，手指自然彎曲而成的弧度。那就像……那個住在他對面的女人。他一瞬間想直接問個清楚，另一方面卻又躊躇著，一來一往之間，女人已經走遠，邁向下一個車廂。「請等一下！」男人大喊追了上去。他想加快步伐，腳卻不聽掌控似的，反倒是女人保持著一種不疾不離的速度，不快不慢的步伐是一種誘惑，男人突然有點厭煩，覺得自己被她玩弄了。然而他不相信自己沒辦法追上一個女人。卻發現自己的手一接觸到女人就像被什麼彈開了。他想要叫住女人，女人卻快速地離開了車廂，男人試圖追上去，一股冰冷的氣息籠罩了他，在車廂與車廂的狹小連接走廊內，男人有種一旦被吸入那個空間就再也無法出來的預感。他嚇得倒退回了車廂，手上還殘留著女子的餘香。

女人這次來到了游泳池旁，她想找一個沒有貓也沒有海狸的地方。她喜歡泳池，在這裡由仰式令她異常放鬆。意外發生後，仰式就是她唯一還能學會的一式。仰躺在水面上的她仍然聽得見水流動的聲音，可是今天她不必擔心水會把自己吞沒。有時她也不游泳，就這樣舒適地躺在水面上，自從意外發生後，游泳就很少讓她感到自在，不過今天似乎是個例外。想到那場意外，她的腦袋突然疼了起來。要是她當時立刻跳進水裡救人而不是去找其他大人幫忙，也許就可以挽回一條生命了。然而她害怕地逃離現場了，她覺得自己沒有救人的能力，事情結束後也有很多人說這不是她的錯，可是她知道她不會停止責

怪自己。

「嘿，妳還好嗎。」海狸不知何時又出現在她身邊。

「嗯，今天想自己靜一靜。」

「我還是沒有找到花，只找到水草。」

「只有不想要的東西才能被找到。」

「聽起來像在安慰自己。」

「也許這是一種洗腦，」女人回答「就像，其實我一直很害怕游泳池中間的排水口，總覺得自己哪天會被捲進那個底下的黑洞。為了克服恐懼我不斷強迫自己游過那段排水口的位置，再告訴自己都游了那麼多次，以後一定也能沒事的。但是，其實我永遠都不會克服這個恐懼，它一直都在我心裡，我只是在欺騙自己罷了。」「現在，拜託先讓我自己一個人靜一靜。」

海狸離開了，女人又後悔剛才自己對他太過冷淡。可是她真的希望現在是只屬於她自己的時間。剛才舒適的感覺完全消失了，被她自己的愧疚感取代，她討厭這樣無力阻止自己的自己，於是她又做了唯一能真正讓自己忘記一切的事。她潛近水裡，開始無謂的禱念「一…二…三…」

男人頹坐在地上，腦海裡不斷重播今天遇到的女子，不僅為自己早上的失敗懊惱，同時也發現自己的行為其實並不明智，說不定他奇怪的舉止讓女子產生懷疑，最後反而被發現身分。而自己竟然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些就追了上去。然而，一方

面的他卻也感到興奮，如果她在女子發現這一切之前接近她……這偏執的想法再次令他興奮不已，他站起來，等著接下來即將出現的剪影。

「我今天遇到一個奇怪的人，」貓說「我害怕他眼神的聚焦，像是看著什麼又像是沒看著什麼，雖然看著我，卻像是眼裡沒有我一樣。」

「可能是在欺騙自己吧，」海狸回答「可是那並沒有什麼意義。」

「我不是那個他心裡想的人。」

「沒有誰真的能成為那個人，因為那個人並不存在。」

「所以這麼相信著是毫無意義的？」貓感到有些傷心。

「意義也是人賦予的，如果你真想給它一個意義可以自己創造。」

貓對這個說法存疑，他不喜歡盲目的相信。他看著底下銀閃閃的河流，若有所思了起來。

女人再次來到泳池，這次她什麼都不做，只是將身體浸泡在水中，寒意滲透骨髓，讓她暫時忘卻外面毒辣的陽光。洗腦自己嗎？她悲傷的笑了。她好像也沒有真的想相信什麼了，只要有水就足夠在這個季節忘卻所有煩惱。她從沒在泳池這麼輕鬆過，也從沒在水底這麼輕鬆過，每當她入水，唯一的想法就是她一定要學會游泳，覺得自己一定要這麼相信才有可能成功。但是當她開始覺得自己只是在洗腦自己時，這一切相信和堅持都不值一提了，看在別人眼裡或許像個笑話，但她是發自

內心感到真正的悲傷，她覺得自己徒勞、可笑，卻也是真實的痛苦著。一個學不會游泳的女人的自憐自艾，她為這個想法的諷刺含意再次笑了。

前方是那個她害怕了很久的排水口，不知不覺間她竟走到了這裡，這個地方總令她感到不安，她一直覺得下方隱含著某種暗潮洶湧，即便游著仰式看不見下方，她也會在經過這一帶時毛骨悚然。她知道自己雖然強迫自己不斷經過這個區域，心裡的疙瘩始終存在。恐懼不會輕易消失，她也只是用一種壓抑的方式勉強讓自己看起來不太奇怪罷了。

此時此刻的心情讓她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的想法，她慢慢蹲下，接近那個巨大排水口，想在強迫自己丟掉恐懼的一瞬感到真正的振奮。她又全身浸入水裡了，下方的黑暗像是擁有某種吸引力，她覺得自己在靠近一點就會跟水一起被吸進洞裡，然而她決定丟掉這層恐懼。她離洞口越來越近，這時突然感受到一股跟她想像中一模一樣的強大吸引力，將她整個人吞了下去，如果不是在水裡，她可能會直接驚叫出聲，她已為自己會撞上白色的閘口，沒想到她的身體彷彿變得透明一般，什麼都沒碰到。她穿透了閘口，被吸向洞穴的最深處。

自從上次的經歷後，男人回到車站都會觀察四周是不是有女子的身影，儘管總是一無所獲。她常常搭同一班火車嗎？男人也沒有答案。他自己又為什麼如此在意這個女人呢？這個問題好像只有他能回答自己，然而不管他怎麼和自己對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覺得自己像一直徘徊的老虎，在這個牢籠裡徘徊，卻掙脫不了這個他自己設下的鎖鏈。

一個穿皮靴戴著貝雷帽的女子與他擦肩而過，男人明白她不是自己要尋找的對象，卻忍不住回頭望了幾眼，希望能找出一點相似的痕跡。然而他知道那不是他要尋找的人。找到她真的那麼重要嗎？男人明白自己的決定是不明智的，為什麼自己就是無法停止呢？男人討厭這麼質疑自己，那令他感到害怕。

大約是明白今天也不會有結果，男人回頭準備上車。他走進與上次同樣的車廂內，他每次都買同一個位置。走進車廂時，他轉頭看了身旁通往隔壁車廂的門，為什麼他從來沒留意這個門呢？出於好奇心，男人再次打開了這道門。是和上次一樣，同樣的冰冷氣息圍繞著他。他想要退縮，卻情不自禁地任由自己被包圍。他的身體變得異常輕盈，像在飛一般。接著他直接穿透了眼前這扇門。

男人來到一個四周都是水的地方。在這裡，他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他看到一個念頭環繞一個念頭，像裊裊升起的煙霧，從無中生有到萬劫不復，下一秒墜入修羅，也許這裡還不算是他自己的地獄。在這裡，想法無所遁形。

「學會游泳的方法，就是不要在水底呼吸。」

「我做錯了事，失去了那個孩子。她手上就有一個同樣的木槿花刺青，後來我也去刺了一個幾乎相同的圖案。」

他看到不屬於自己的想法，這才發現他不是在這裡的唯一一個人，他看到了女人。決定給她一個回應，這是他第一次用意識與他人溝通，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有趣。

「我也做錯了事，我很害怕，我覺得自己是錯的，但我就是無法克制自己。」

「既然知道事情是錯的，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

「因為無法放棄自己原本的堅持？」

「我想可能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錯的吧。」

四周又躁動了起來，男人看到泡沫從他身旁墜落，他也想要跟它們一起墜落，他想要永遠留在這個他還沒做錯任何事的世界。可是他浮了起來。他看見女人也浮了起來，也看到他和她的無數思緒，在這個世界裡，他們一起變成整個時間旋渦的一部份，一起旋轉著，男人迷失在這迷幻的世界中，漸漸闔上了雙眼。

醫院儀器刺耳的聲響驚醒了男人，他環顧四周，看著潔白的牆壁，與來往的，穿著白袍的人們，他醒悟過來，這裡是一間醫院。他想到方才的女子，她怎麼了，也會出現在這嗎？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接著，其中一台病床突然發出尖銳的警訊，所有人都圍繞了過去，使男子也望向了那張病床。是那個女人！他在心裡驚呼，小心翼翼的走了過去，她看起來就和剛剛一模一樣，差別只是沒有醒來。想到方才的相遇，男人看向女子的左手，心裡頓時一沉。她的手指上沒有刺青。

男人轉身離開了醫院，那是一種近似被追捕般的奔逃，他一路狂奔回家，陪伴他的只有天空上冷笑著的月光。讓他親自去確認吧。他承認這個想法已經瘋的無可救藥。然而他心裡清楚自己必須這麼做不可，他覺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了那些過多的猜測與自我質疑了，早在很久以前他就想這麼做了，只是內心仍有一部份的道德感糾纏著他，如今他決定不再拖延，就是今晚。



對面的燈仍舊亮著，男人打算自己去找出答案。如果真的按了門鈴之後女子開門，他決定說自己是來解決漏水問題的工人。男人一直都知道對面這排房子有嚴重的漏水問題，一如現在他手上偷偷藏有對面一整排透天的鑰匙。這些房子全都出自他家開的建設公司，取得這些東西可說是易如反掌。他按了門鈴。

「嘟---嘟---」門鈴空蕩的迴響在空無一人的巷弄，令男人感到更加孤單與害怕。看樣子裡面沒有任何人，真的要靠自己來了。男人拿出鑰匙，在插進鑰匙孔後猶豫了幾秒，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轉動，聽著門打開的聲音，男人覺得自己正在踏入自己建立的地獄。

女子的家裡與其說是很整潔，倒不如說是真的空無一物，連一點人住過的氣息都沒有。裡面沒有任何人，男人亦步亦趨地走上二樓，那是燈通常會點亮的地方，果然二樓亮著燈。男人聽到裡面傳來窸窣窸窣，他深吸了一口氣，大聲詢問，「請問有人在家嗎？」之後打開了門。

門內沒有回應，就連樓上也沒有。只有一隻虎斑貓在房間裡，自顧自地走著，完全沒打算理睬這個不速之客。男人覺得自己徹底輸了，他把鑰匙丟下，走去離這裡最近的一間警局。

人來人往的月臺上，被車廂吐出的人們眼神失焦，加快的步伐只是為了跟上身邊的人的行走速度，而只有這樣的行走不需要目的。沒有人注意到，在月臺角落站著一名女子，她的手上拿著8車38號車票，左手拇指內側的刺青拉出長長的印記銳利的像要把其他手指切下。人群在她眼裡映出疲憊的倒影，她

躊躇著，最後把手中的車票撕碎，往人群移動的反方向走去，消失在遠方的陰影中。

女人站在海邊，聽著海浪襲來的聲音，她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來海邊，她一點都不覺得海能溫柔的包容，只覺得下一秒一個大浪打來都能輕鬆奪走她的生命。記憶與勒索，她一直覺得活在這個世界上，和人的連結是最為重要的，也一直死守著許多與他人的記憶。可是這麼做並沒有讓她覺得自己的人生更有意義了，反而一直讓她捆住自己。海風和浪花聲刺激著她的感官，她暫時讓眼神失焦，把注意力集中在聽力，她能聽出每一次海風細微的拉扯聲的不同，也能感覺到浪花聲的週期，比起溫柔的呼喚，她更覺得浪花聲是海在怒吼。從悶悶的低吟，中音的吼聲再到激昂的咆哮，她真真實實的感受對大海的敬畏。她真的一向不喜歡水的，可是此時此刻她突然覺得自己也能懂海。或許，在自我束縛到最後，總會有重生的機會吧，至少，她是這麼相信的。她好像懂了什麼，又好像遺忘了什麼，那些被遺忘的她也不想在意了。於是她站起身來，像她從前一般跳進海裡，向遠方游去。

「所以，她最後學會游泳了嗎？」海狸問貓。

貓沒有回答，他要去尋找有花的河岸了。在意外開始之前，在女人決定去海邊之前，甚至可能在她出生之前，那些放逐與自欺……有那麼一刻他多希望自己是真的相信而不是一場義無反顧的獻祭。人們一直以為他堅持而有自信，卻不知那些

堅持還圍繞在他身邊，如誦經般低吟，他不知道是他們試圖洗腦他還是他試圖洗腦自己。他們默念，他們禱告，他們掙扎，然後遺忘。在不知是堅持還是愚蠢的日復一日，尋找不會停止，懷疑也不會停止。貓把這些都收拾進行囊，踏上旅途。總有一天還是會找到的，他決定這麼相信著。





## 佳作

象牙塔工讀日誌/楊千穎

### 得獎感言：

那些隱藏在心裏的野獸和自欺欺人的語言，總有一天都有面對的時候。過程中內心的掙扎並不會減輕最後的痛苦，冰冷無情的人和感到罪惡的人都付出同等的代價。那我們為什麼感到愧疚呢？也許真的是因為希望自己是一個會感到愧疚的人而

感到愧疚吧，至少那樣還能安慰自己，即便世人對此的評價不會有所改變。

在寫這篇的時候一直覺得很痛苦哈哈，越創作越感覺到自己的不足，一直在尋找將各種不同想法串連起來的詞語，最後還是使用了自己最熟悉卻又最庸俗的語句。謝謝評審老師這麼認真讀了我寫的故事，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更精準掌握故事裡的寓意，以後也會更努力的往這方面邁進。

三月一日，星期一。

象牙塔內的人們神色各異，或疲憊或急促；亦迷茫亦憂愁。你像個穿梭在電影場景中的局外人，踏著與眾不同的輕緩節奏，攜著難以言喻的興奮和雀躍，筆直而堅定地前往你的目的地。

換上工作服，你短暫地加入了醫護人員的一方，你那身具有象徵意義的制服，使你和普羅大眾之間產生了一條明顯的界線，然而對此你是感到心虛的，你實在拿不準自己的知識儲備量是否能負荷得起這象徵的重量。

初來乍到的你不太明白自己該做些什麼，畢竟在聽取工作內容的說明時，「不要擋路」是第一準則，「協助庶務」則是附加於這之後的要求，但「庶務」的範圍實在太廣泛了，你除了量血壓以外的事都不曉得。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你的第一件差事來了——開完刀的病人躺在窄小的病床上，像個易碎品似地被運了回來，而接下來的步驟說實在和收貨沒什麼兩樣：驗貨、簽收和卸貨。你在學姊的指示下拎著血壓計和額溫槍跟了上去，傳送人員的動作相當迅速，你抵達病房的時候已經一切就緒，病人被包得像個繭似地，你只需要上前推或拉一把就能記嘉獎一次。

很快小床被推走，你和負責照護這位病人的學姊留了下來，你相當好奇接下來的流程，而學姊也看出了你的疑惑而沒有支開你，她迅速地查看了病人手術的傷口，交代家屬一些術

後的注意事項後，便領著你離開病房了。

有過這次的經歷，接手新的病人這件事便變得順手了起來，若情況允許，你會待在一旁擔任一名安靜的聆聽者，聽著學姊以流暢的語句問起病人的基本資料，一段段簡單又漫長的故事一一在你面前展開，他們帶著不同的原因來到這裡接受各項療程，為了同樣的目的：「出院回家」，而付出相異的代價。

於醫院工讀的第一天風平浪靜地結束了，回到租屋處的你出於紀錄的目的，即便痠脹的雙腿吶喊著要休息，你仍拿出封面相當樸素的日記本寫下今日的所有見聞。

也不知是所謂的新手運還是別的什麼，接下來的日子沒有出現任何大風大浪，正好適合你嬰兒學步似地一天天摸索單位的行事步調。時間過得很快，你就這樣嗑嗑絆絆地過了一個 month，雖說稱不上熟悉，但起碼你在應對家屬和病人形形色色的問題時，已經不會腦袋空白地束手無策。

五月六日，星期四。

工讀至今，你發現這份工作可以學習到許多職業的些皮毛，例如前天的你充當維修工程師替病人家屬處理轉台的問題，昨天的你則成了病媒防治工程師，以酒精消滅掉不知從何而來的蟑螂，而現在的你就像個超商店員似地拿著掃描器，麻木地刷著藥包上的條碼，將這些從配藥室運送回來的藥品登錄於系統。但今天機器好像壞了，有一包藥怎麼樣都刷不過，跳出的視窗不斷地告知你這位病人已經不在你們單位了，「或許是轉床或是出院了」，很快你心裡便有了底，便開口詢問學姊，想著等會兒要當送貨員把藥物快遞過去。

學姊困惑地皺眉，對此你表示理解，畢竟病人每天來來去去，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也是人之常情。很快學姊露出了然的表情，她在你期待的眼神下宣告：「喔祂昨天 expire 了。」

這話說得像飲料過期似的。

尚未從訝異中回過神，你手上那失去主人的藥包已被學姊輕巧地拎走，一時間你感到有些悵然若失，但又矛盾地認為這般感性的自己顯得有些可笑，畢竟你連那位病人的面容都記不清。

你發現靈魂可以很輕，輕得能夠以一句話輕飄飄地帶過，也可以沉重地壓在你心口教你胸口煩悶。胡思亂想之際你憶起那關於靈魂重量的荒誕實驗，你試圖回想起方才那藥包的重量，掂量著掂量著，然後發現頂多也就十公克左右。

可惜今天新的病人實在太多，容不得你有片刻閒暇去思考哲學問題，很快你便被學姊的呼喚打斷無邊蔓延的思緒。

「來了！」或許是為了將那不明不白的情緒發洩掉，你喊得比以往還要大聲許多。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當然工作期間也不是沒有過美好的回憶，那些久居於此的病人每當你來的時候總會面帶笑容，有的問候你吃飽了沒，有的則記著你學生的身份關切你是否太過辛勞，而你總笑著回應「吃過了」、「不會，學姊們更辛苦」，然後在家屬遞來各樣糖果餅乾甚至是水果的時候，一邊推辭一邊在他們的笑聲中落荒而逃。

你對於這些善意總是滿懷著感謝，可你同時也保持著理



性，謹記你和病人之間停留在醫療性關係，所以這時便有了所謂的矛盾，當病人和家屬越親切友善，你便更巴不得對方趕快出院。

而今天的你實在敵不過家屬的熱情，半推半就下抱著滿懷的芭樂頻頻道謝，並從滿室溫馨的病房退了出去，你臉上掛著神采奕奕的笑，若眼前有面鏡子，便可瞧見那蔓延至眉梢眼尾的笑意，而當你踩著大步踏進下一間病房時，你識相地收斂了雀躍的心情，畢竟你能明白地感受到兩間病房內迥異的氣氛。

病人此時正躺在床上陷入沉睡，氧氣高速通過鼻導管的聲音、生命監測器無機質的聲響，全部都在昭告病人的情況並不樂觀。

家屬們圍著病床沉默，他們大多面容哀戚，只有少數幾人尚能分神向你點頭致意，你受到影響不敢開口，舉起手心的顛溫槍示意自己此行的目的，並以輕緩的步伐悄悄靠近病人，測量體溫的同時，你注意到病床邊神情憔悴的女人，她像是握著救命稻草似地牽著病人毫無氣力的手，眼眶泛紅彷彿在無聲悲泣。你下意識地張口想要予以安慰，但許多慰問的話鯁在喉頭愣是一個字都吐不出，能說的過於蒼白空泛、不能說的又不是你所能承擔的，最終你緊抿起唇，帶著歉疚的感情離開病房。

七月三十日，星期五。

這天你面臨了一個課題，眼前的病人頻頻哀嘆，你的視線來來回回地在血壓計和對方悲苦的面容上逡巡，幾經猶豫後你鼓起勇氣嘗試地上前，讓自己以親切溫和的口吻詢問對方發生了什麼事，病人看向你，眼中悲切而絕望，聲音顫得同繃緊的琴弦，他似是傾訴又似是在尋求一線生機，「今天醫生告訴

我，我的腫瘤轉移了。」

啊。

你僵住了，手指開始不安地摩娑起衣服下襬來，這是你第一次體會到不論是病人亦或是你，在疾病痛苦面前都顯得渺小孤苦，可你卻是曉得的，此時的你不能退縮，因為你好歹也算半個醫護人員，在病人面前醫護人員永遠得保持專業、冷靜而穩重，於是你緩緩點頭接受他的訊息，並表示醫療團隊仍會繼續給予協助，期許病人能配合往後的治療。

而當你說完最後一個字時，你立刻就知道，病人對於你的言論感到非常的不滿意。

病人本就深鎖的眉頭皺得快連成一條線，他用著全身的氣力朝你嘶吼，像是什麼受傷的猛獸，以失控的情緒向你表達自己的悲願：「重點是要好起來啊！」

而你什麼話都說不出口，過往學習到的那些知識在他的激動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而對方似是從你的怔愣與沉默當中讀取到什麼訊息，於是你聽見長長的嘆息伴隨著失望，「沒事了，你走吧。」

你攜著微不足道的憐憫與無人傾訴的羞愧如獲大赦地逃離病房，一出門便撞見了前來發藥的學姊，你面露尷尬地打了聲招呼，而內心湧起的罪惡與自責使你不敢與學姊對視，學姊似是對你這樣的模樣了然於心，她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拍了拍你的肩，讓你別想太多，趕緊去樓下拿便當。

放風回來的你又回到了往常那副沒心沒肺的模樣，當時間來到要測量體溫血壓的時候，你記著上次給你水果的那床病人，一路思考著這次要和他聊點什麼好，踏著輕快的步履抵達

你熟悉的病床邊，和你微笑打招呼的卻不是你知悉的那位病人，對此你的內心不免感到落寞，而你把這情感歸咎於沒有機會和病人告別，等到心神沉澱下來時，你發現遺留下來的全是滿滿的祝福。

恭喜你出院。你在心裡默默地想著：我們別再見面了。

九月十四日，星期二。

「輸血最初十五分鐘內，醫護人員需密切觀察病人之生命徵象及意識狀況」，這句話以各種不同的描述方式，被明晃晃地標示在各個關於輸血注意事項的文件上，工讀前的你只當它和「健康五蔬果」是同樣級別的口號，但今後若有他人問及你，你會以沉重而嚴肅的口吻警告對方：千萬不要小看任何注意事項。

當然這件事被你慎重地記錄在日誌上，猶記那天是個忙得腳不沾地的日子，學姊同你交代了個時間，要求你記得為那位正在輸血的病人測量生命徵象，你應了聲表示聽見，匆匆地以潦草的字跡寫在一張皺巴巴的紙上，接著你隨手往口袋一塞，繼續往呼叫鈴直響的病房前進，欲要查看是否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

忙完一圈，當你終於想起那位需密切觀察的病人，並拿出那張被揉得稀爛的紙時，正巧分針準確地指在學姊指定的時間，你大步趕至病房，病人正面色如常地躺在病床上，這不猶得使你鬆了口氣。或許是出於補償心理，你出聲詢問了病人好幾個身體是否感到不適的相關問題，病人則全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你一邊慶幸一切如常，一邊熟練地為對方測量額溫 and 血

壓，正當你出神地看著螢幕上的數字緩緩抬升時，眼尾餘光捕捉到病人開始不自然地抽搐，你壓抑住尖叫的衝動，上前拍打對方的肩膀甚至叫喚他的名字。

一時間病房像是炸開的鍋，飛濺的星火燒灼著你的理智，所幸你製造的騷動和及時按下的呼叫鈴引來了學姊的關切，他們見情況不對，立刻動作迅速而俐落地進行急救，耳邊遠遠傳來廣播的聲音，語調平靜的女性嗓音以醫院的暗號昭告需要幫助的單位及位置，不久便是一陣急促雜亂的腳步聲由遠至近，聞訊而來的醫生們如同大片的浪花湧入病房，將本就不甚寬敞的空間擠得水洩不通。

你身為一介菜鳥理所當然地站在人群之外，呆站了五分鐘左右，你便在學姊的示意下去守著空無一人的護理站，一路上你腳步虛浮，彷彿整個人連同意識都飄到了雲端上頭，可惜莫非定律並非空穴來風，病人和家屬的意識像是銜接在一起似地，呼叫鈴接二連三地響起，你只能整頓萎靡的精神邁開步伐，接下來直到下班的前一秒鐘你都在疲於奔命。

最後還是學姊叫住了忙得團團轉的你，你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髮型和滿臉的倦容看向對方，學姊好笑地指了指手錶讓你趕緊打卡下班，而當你搖搖晃晃地準備去按電梯鈕時，你正好瞧見即將被送往加護病房的病人，病床上的儀器響著一遍又一遍的心跳聲，你望著他愣愣地出神，直到你的肩膀被學姊推了一下。

你回過頭看向學姊，只見她朝你笑著揮手道別。

「快回家吧，明天見。」

「好的學姊，明天見。」

十一月三日，星期三。

有對於療程服從性極高的病人，就有服從性極低的病人，你也總是習慣哄勸那些因為「戴著不舒服」而不願意乖乖戴上氧氣鼻導管的病人們——儘管他們一說話就喘得頭暈目眩。

今天你仍然在勸導的行列，但這次的病人顯然難纏許多，六點左右你受學姊之託前去測量某位病人的血氧濃度，並確認他是否有乖乖戴著鼻導管，而不出意料地，原本該插在鼻孔內的管路被當作水氧機似地棄置在床邊，你將潮濕瓶發出的咕嘟咕嘟聲當作背景音樂，迅速地開始測量氧氣濃度，儀器上頭顯示的數字並非打馬虎眼就可以過去的，你想起學姊頭痛的模樣和厭煩的神情，於內心長嘆一聲，張嘴就是一番好言相勸，說到最後，見對方沒有反對的意思，便打鐵趁熱地將鼻導管精準地插進病人的鼻孔裡。

好，現在能交差了。

你瞄了一眼螢幕上回歸到正常範圍的數字，不由得心頭一鬆，臉上的笑容也真切了幾分，你愉快地向病人道別，末了也忘不了再叮嚀幾句要好好戴著鼻導管，才返回護理站和學姊報告。

「怎麼樣？」學姊上前關切地詢問，你知道做錯事的不是自己，但難免彎起眉眼堆出討好的笑，學姊見你這架勢當即便明白了，嘟嘟囔囔著不想再管那位病人了，可嫌棄之餘仍不忘和你確認病人的血氧情況，而在聽聞你讓病人好好戴著鼻導管後，學姊糾纏在一塊的眉頭終於舒展了些，心情稍微好轉的她拉著你數落一通那位病人的不是後，才神清氣爽地坐回電腦前撰寫護理紀錄。

不曉得那位病人還會在這裡待多久。

不知從何處生起的疲憊使你不禁如此想著。

十一月八日，星期一。

「啊！真是的！」你一靠近護理站便聽見學姊們此起彼落的抱怨，閒著沒事的你開始豎起耳朵偷聽，此次被咒罵的主角是上次你哄勸了半天的那位病人，而他被埋怨的原因倒不是不肯配合戴著鼻導管，而是出於懷疑錢包被偷而選擇報警，涉世未深的你對此感到荒謬，甚至懷疑是自己的耳朵出問題。

學姊暴躁的模樣像極了動物園裡抓狂的母獅子，當你正這麼想的同時學姊看了過來，以為事跡敗露的你抖得像被獵食者盯上的獵物，但學姊只不過是想請你去幫忙測量其他位病人的血糖。

得令的你不敢有所耽擱，快步前去執行得到的指令，而在你終於能偷得一陣子閒時，一名外籍看護在護理站附近欲言又止，你便上前關切對方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但無奈語言不通，他只能比手畫腳地請你跟他過去，你內心雖然疑惑，但仍乖乖跟上，心理猜測或許是要幫忙病人翻身，卻不料對方將你帶至病房內的廁所。

你心裡的疑問更強烈了，看了看裡頭沒有排泄物的馬桶，將病人拉血便的選項給移除掉後，對於看護將你帶到此處的理由更加沒有頭緒，思索的期間，你順著看護手指指著的方向看了過去，只見馬桶與牆壁之間的地上，正靜靜地躺著一個破舊的皮夾。

天啊。

聯想到今天學姊們抱怨的那件事情，你除了無奈以外不知道自己該作何感想，向一旁的看護道謝後，你拿起皮夾找上那位報警的病人，攤開皮夾和他一起確認這是否是他的物品，而裡頭的證件也相當明確地給予你肯定的答案。

解決完這件事後，你邁著急促的步伐，迫不急待地找上學姊們，並語氣歡快地邀功：「錢包找到啦！」

「什麼！」學姊對此感到不可置信，而在你的一番陳述下他們紛紛露出複雜的神情，但總歸還是為找到錢包而感到慶幸。

這次的經驗委實相當特殊，但你實在不想再體驗一遍了。

十一月九日，星期二。

隔天的護理站比以往吵雜了些，你看見一名應是家屬的生面孔在和學姊爭論著什麼，你向其他學姊投去疑惑的目光，而他們則向你搖搖頭，不知是在讓你別攪和進去還是隱晦地表達無奈。

在此起彼落的呼叫鈴聲中熬到八點，你推著上頭擺滿血壓計和額溫槍的三層車開始在單位巡迴，被瑣事折磨的你已然精神恍惚，反應開始變得有些慢半拍。

走了半層的病房，你確認床號的時候，發現這正是昨日報警的病人的床號，你撓了撓頭，拎著滿手的儀器敲門進入病房，發現那位病人並沒有拉上床簾，你疑惑地走上前去，接著因受到驚嚇而彈得老遠，驚慌中你看見了不久前和學姊發生爭吵的家屬，這才想起這床病人已被宣告院內死亡，而此時的祂正沉睡似地輕閉著雙眼，四肢放鬆地躺在病床上，空氣中沒有迴盪啜泣和悲鳴，一切實在太過於平靜，這使你一瞬間懷疑是

不是自己記錯了床號，不尤得多看了幾眼，而後發覺自己的失禮而移開了視線。

而在你倉皇轉身準備離開病房的同時，房門被人從外推開，迎面向你走來的是身穿一襲黑色西裝的工作人員，曾經你嗤笑黑色代表死亡和不祥的論點實在荒謬和迷信，現在卻覺得並不是毫無道理。你們的視線恰巧撞在一起，對方禮貌地向你點頭示意，而你也回以同樣的禮數接著匆步離去。

推著推車的你，在學姊的示意下，連車帶人地進了隔壁病房，在病人和家屬疑惑的視線下，你強裝鎮定，用笑容掩飾你仍怦怦直跳的心臟，當你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便將推車推離病房，正巧看見葬儀社的工作人員，他們兩人一前一後地將病床緩緩推離，你愣愣地望著那逐漸遠去的白色床鋪，想起了田野溪流間往南方振翅的候鳥，此番遠行為的便是展開新的旅程。

你知曉這股湧上的悶痛從何而來，卻不知該如何排解，若你是個喜歡撰寫悲劇的小說家，或許會在記著靈感的筆記本添上這麼一筆：生活是場苦難，每個人都在塵土中掙扎。

然而你只是個習慣用日誌記錄日常的工讀生，你甚至自嘲地想：醫院裡哪會有塵土呢？漫天飛舞的細菌還差不多。

你拿起記錄的紙張，用顫抖的手在那空下來的床號上打了個叉，那記號歪扭得像是在傾訴你現在紛亂的思緒，你深吸了口氣，迫降了那於腦中盤旋的念頭，重新推起推車開始你方才被中斷的工作。

畢竟你還有二十床血壓要量呢。





佳作 寵兒/施旻杉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以小說拿到獎項，我知道自己的小說取材一向奇葩獵奇，而且文筆較為粗糙，所以這次有幸得到佳作，也感謝評審老師願意給我這個機會。對我來說，小說是虛構，是宣洩，是對於生

活的期待與反抗的投射。故事是假的，但是情緒是真的，如果看完我的小說而感到不舒服，除了我拙劣的文筆，也必是那其中激烈的情感，分享快樂的人太多了，我願當那個分享痛苦的奇葩，並不是憤世忌俗的緣故，只是希望在痛苦過後，能夠感同身受。

當我被送進精神病院時，我看到了那些奇怪的小東西。

細碎的，呢喃著，小小聲的。

願飛翔，願安康，來生來世不徬徨。

「來，這是今天的藥。」

護理師將好幾顆藥丸放進我的手掌，還有一個滿著水的塑膠杯，我仰頭將那些花綠且五味雜陳的藥拍進嘴裡，含了一口水，和著一起吞下去，吞完了就張開嘴，讓護理長檢查。

「舌頭抬起來。」他說。

舌頭下當然什麼都沒有，但我還是乖乖地照做，護理長對我很溫柔，我不想讓他討厭。

當我離開護理站時，藥的餘味仍在我的嘴裡，久久不能散去，於是我開始念數字，轉移注意力，第九百九十次吃藥，第九百九十次抬舌頭，第九百九十次.....。

嘴巴裡還是有很讓人噁心的甜味。

走廊上一個人都沒有，這時候是團體活動時間，大家都去參加活動了。陽光從走廊的窗子透進來，窗框在地上投出一格一格的陰影。我踩著陰影往自己的病房前進，想像那些光亮的、溫暖的、純淨的太陽光，只要碰到，就會一把將我抓住，狠狠燒死。

討厭明亮的地方，我不配。

一些東西在我的眼角餘光騷動著，我沒有立刻正眼去看，而是歪了歪頭，想要試著用聽力去判別是不是幻覺。

「走、走、走...。」

「祝福你，祝福你。」

「願飛翔，願安康...。」

幾乎無法聽見，卻確實存在的，小小的，細碎的歌聲，從陰影裡傳了出來，我停了下來，仔細地想要聽清楚。

「願飛翔，願安康....。」

「來生來世...。」

「不徬徨。」

我快速伸手往那團黑影裡抓去，黑影就連尖叫聲也是小小的，細細的。祂們尖叫著散開，一下子就不見了蹤影。有東西在我的掌心蠕動，我攤開手掌，一團黑黑的，像是小鳥一樣的東西，癱坐在我的掌心，祂所傳來的溫度好真實，就像是祂真的存在。

「祝福你，祝福你！」祂哭叫著說。

我愣了一下，祂便趁著這個空檔，從我的手上逃竄開來，當我意識到而想握起手掌時，那個東西已不見了蹤影。

很奇怪的東西。

奇怪，奇怪。我不斷想著這個詞，也不再只踩著陰影走，直挺挺地走著回到了我的病房。我的病房和其他人的不一樣，並沒有室友，只有我一個人。我望向窗外，窗子上加裝了鐵格

網，藍色的天空和白色的雲朵在我的世界裡被分成了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跟假的一樣。

我突然覺得內心升起一股無名怒火，想要破壞東西，然而我的病房裡只有幾本普通印刷的書，塑膠的水杯，我的熊娃娃。

沒有了，除了這些，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門外有好幾個人嬉鬧著走過，他們和我一樣，穿著病號服，手上戴著寫著姓名的塑膠條。團體活動結束了嗎？他們看起來好開心，他們看起來感情很好。

玩具熊在我手裡扭成一團，又扁，又扭曲，棉花被壓縮的硬邦邦的，凝結在我的手心。

我再次檢視我的物品，幾本書，水杯，熊娃娃。門外好吵，腳步聲好吵，說話聲好吵，笑聲好吵。

什麼都沒有。

我想要尖叫，而我也那樣做了，一邊叫著，一邊往牆上扔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根本不會碎，根本滿足不了我。尖叫聲引起門外人群的逃竄，還引來好幾個護理師，他們抓住我，把我按回床上，不斷安撫著我。他們對我很好，只是按住手腳，沒有逼我吃藥，也沒有用束縛衣，但是我還是很生氣，我踢開一個女護理師，另一個又遞補而上，當我終於因為精疲力竭而放棄掙扎時，他們的臉看起來很失望，很疲憊，也很冷漠，被我踢中下巴的護理師在一旁彎著腰，好像在哭。

他們放開我，留下了一杯用塑膠杯裝的冷水，還有關上的房門。我的聽力很好，能夠聽到他們在關上的門的另一邊竊竊私語。

「如果他的爸媽不准他參加團體活動，不准我們用藥，不准穿束縛衣，堅持住單人房，那幹嘛把他送到這裡？」

「誰知道，有錢人的思考方式凡人不懂啦，去工作、去工作。」

腳步聲遠去，我的手扭著被子，不斷扭著，扭著，喉嚨因為持續的大聲尖叫而開始疼痛，我看向黏死在床頭櫃邊角的海綿，再將視線挪到上頭放著的水杯。

有東西在杯子後面動著，探出一個頭。

是剛剛抓住的，奇怪的東西，這次終於能夠仔細的看清楚牠的樣子。

全體通黑，長得像雨燕子，眼睛卻詭異的大，亮亮的反射著窗外傍晚漸漸弱去的光，爪子很小，藏在長長的羽毛下。

「你是什麼東西？」我問牠。

奇怪的東西伸長了脖子，變成一個長條，頂端兩顆又大又詭異的眼睛盯著我看，我伸手去碰牠，牠又縮回成原來的球狀，避開我的碰觸。

「祝福你，祝福你。」牠叫著，不再像一開始那樣小聲，而是能夠清楚聽見了。我看著牠喝乾水杯裡的水，叫著，一邊滑下床頭櫃，鑽入房間牆角的影子裡，消失不見。

那天，我就那樣一直凝視著牆角，連吃飯的時候都是。一直到被叫去梳洗，準備睡覺時，我的視線才願意離開。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因為我知道，房間裡不再只是我一個人。

「早安，今天你將會參加團體活動，先跟你說一下喔。」護理師打開門，站到我的床邊叫醒我，我茫然地看著她的臉，點了點頭，不是很明白為什麼突然被允許加入團體活動。

「陳護理長認為，你還是參加一些活動比較好，所以跟你的父母爭取了一陣子，他們昨天允許了。」她說，對我露出一個欣慰的笑容。

一陣子？我幾乎要放聲大笑，一陣子，多長的時間能夠簡稱為一陣子？

我沒有感受到一絲雀躍，明明是一直想要的東西。

因為一直想著下午即將到來的，入住病院以來的第一次團體活動，所以整個上午都過的渾渾噩噩的。我拿起書本看，卻只是一頁又一頁的翻，直到午飯後的服藥時間，也想不起那本書究竟在說些什麼。

當鈴聲響起，表示團體活動即將開始，今天的主題是繪畫，要畫自畫像。

全部的病人，包含我，圍坐成一圈。

「大家可以自由的畫，畫出自己心中的模樣，想要把皮膚塗成紫色或黃色也沒有關係，盡情畫吧。」心理師(她的名牌上寫的)一邊發圖畫紙給我們，一邊說，畫具兩人一組使用，這讓我有些牴觸，從小到大，我從沒和誰共用過什麼東西。

和我一起共用畫具的是個女孩，看起來比我大一點，瀏海很短，在額頂雜草般的亂翹，她伸手就把黑色奇異筆一把抓

走。

「我只要這個。」她小聲地說，近乎呢喃，即使是我，也聽得十分吃力。

隨便吧，我想。

我先選了鉛筆打草稿，仔細又小心翼翼的畫出輪廓，再慢慢勾出黑線。我不想要畫錯，不想要用橡皮擦，我想要完美。

但是時間不夠，遠遠不夠，我還沒畫完，時間就沒有了，我焦慮的看著只有勾出一半黑線的自畫像，鉛筆的筆尖緊緊抵著我的大拇指，流出了一滴血。心理師開始說話，但到了我的耳邊只變成煩人的嗡嗡聲，我偷偷看那個女孩的畫，上面是一團黑，以及兩個大大的、亮亮的眼睛。

是我在陰影裡抓到的那種東西。

「妳也看過嗎？」我湊到她的旁邊，小聲地問，她的肩膀一瞬間警戒抬起，再緩緩放下，像是她在強迫自己一樣。她緩緩放下奇異筆，向我微微側頭。

「你也看過嗎？」

「看過，我還抓到一隻過。」

她的臉在一瞬間亮了起來，像是看到希望，看到救贖。

「我和李伯都叫祂們天使。」

天使。我在心裡咀嚼這個詞。

「你常常看見嗎？」她繼續追問，興奮的語氣引起了心理師的注意，她叫我們坐好，讓她說完最後一些事項。

「等一下就吃晚飯了。」她微笑著說，但是我覺得她很不

開心。

「我很抱歉。」被當眾提醒了。我很羞愧，還很焦慮，我從沒有這樣過，但是女孩看起來根本無所謂，只是低著頭，用手指撥弄筆，製造出聲響。

團體活動結束了，那張一點也不完美的自畫像被收走，就像從沒有存在過一樣。

這樣很好。因為今天的團體活動就是一場災難。

我想忘掉那一切，不想和那場活動裡的任何一個人見面，因為他們都會勾起我的羞恥感。但是當我想到那個女孩時，心裡遲疑了一下，因為她知道那種奇怪的東西是什麼。

正當我猶豫著，一隻「天使」又出現在我的床尾，爪子扒在床架上，兩顆黑黝黝的眼睛直勾勾的看著我。我不大確定和昨天來喝水的那隻是不是同一個，牠們看起來一模一樣。

「妳想要喝水嗎？」我問牠。天使眨了眨眼睛，就再也沒有動作了。我拿起水杯，想要到護理站要一杯水給牠，卻遇到了那個女孩，我下意識地後退並瞪著她，她似乎感到不以為然。

「他們叫我晶晶。」她伸手指了指護理站，盯著我看，似乎想要我也來個自我介紹，但是我的心裡想的全是天使，所以一言不發的繞過她，要了一杯水後就往回走。她不屈不撓地跟在我身後，不停的問東問西。

「為什麼要出來裝水？」

「你為什麼可以住單人房？」

「天使今天也有來找你嗎？」



我在房門前停下腳步，將食指放在嘴唇前，示意她安靜。她似乎知道房間裡有什麼，安靜了下來，眼裡閃爍著興奮的火星。

但是當我推開房門，裡頭什麼都沒有。

我很生氣，氣得渾身發抖，水從杯子裡潑灑出來，滴落在我的手掌和拖鞋上。

想要把水杯扔在晶晶的臉上，都是她害的，很生氣，不可以丟東西，生氣，忍耐，要忍耐。

床墊傳來下陷的聲音。晶晶不知何時坐到了我的床褥上，審視著我的房間，這讓我大受侵犯。我朝著她把水杯扔了過去，打中她的頭，但她只是「唉叻」了一聲，眼睛又直勾勾的看著我。

「所以祂們常常來找你嗎？我是說？」天使。她用誇張的嘴型念出了那個詞。我粗喘著，逼自己冷靜下來，空氣在我的喉頭進進出出，很乾，很不舒服。

「每天都只會看到一隻，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個。祂們都長的一樣。」

「當然了，當然了。」晶晶興奮的說，開始左右歪頭，搖擺著身體，視線卻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我對於她那股莫名的興奮開始感到煩躁。

「祂們到底是什麼？不打算告訴我，就立刻滾出去，滾回妳的窮人房。」

「祂們是天使，你知道天使是什麼嗎？就是能夠救贖你的，有翅膀的東西。」

「牠們能夠讓你出去，讓你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嗎？以前李伯抓了一隻來養，他養的天使死掉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看過李伯，護理站的人說他出院了。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興致缺缺的聽著她的聲調愈加高亢。我並不想要出院，出院對我來說，不過是從一個鳥籠移到另一個更華麗的鳥籠，毫無意義，至少這裡的護理師還對我比較客氣，她們不會罵我是毫無才華的，玷汙基因的豬。

「你怎麼可以不興奮？」或許我將無聊表現在臉上，晶晶開始激動起來。

「你可以自由，不好嗎？我一直那麼想出去，但是我只有看過一次天使，是我不配被救贖嗎？為什麼你可以？為什麼這樣的不知好歹？」到了語句的最後，她幾乎是對著我尖叫出來，一邊用拳頭捶打著床鋪。

我冷漠地看著她，毫無反應。

「我是為了你好！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

媽媽的聲音在腦海某處響起，和晶晶大吼大叫的聲音時而重疊，時而此起彼落。吵死了，我不開心地皺起眉頭，吵死了。

我按了服務鈴，護理師把晶晶帶走了。世界又安靜下來，剩下我和空蕩蕩的房間，還有被鐵格網分成一格一格的藍天白雲。

當我再次看見晶晶，已經是三天之後的事了。

她依然頂著亂如雜草的極短瀏海，將房門推開一個縫隙，從狹小的縫中窺視著我。我盯著她，將天使藏在被子下。

在過去的一週裡，我已和其中一隻天使建立起良好的關係，祂每天下午都會來看我，祝福我，而我會給祂滿滿一杯的水喝，喝完之後，祂會陪我玩，讓我摸祂小小的，卻很銳利的爪子。

而因為那天活動後晶晶的失控，我又被禁止參加團體活動了。

「妳想要什麼？」我說。晶晶從門後走出來，病人服裡鼓鼓的，像是藏著什麼東西。

她從衣服裡拿出一個寬口的玻璃瓶。

「這個，送給你。」她囁嚅著說，就像我第一次見她那樣。見我沒有說話，她又繼續說：「我從護理站偷來的，你可以把天使養在裡面。李伯說過，什麼都不要餵，愛著祂就夠了。」

對於出院，我並沒有太多嚮往，但是我還是收下了瓶子，並且把晶晶趕出我的病房。

我把玩著瓶子，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寬口醬菜瓶，折射著即將消失的太陽光，看起來通透閃亮。天使從我的被子下探出頭來，看起來對玻璃瓶很是好奇。

「妳想要玩這個嗎？」我輕聲問祂。天使從被子裡滑出來，滑進瓶子裡，轉了幾圈，最後一屁股坐在瓶底，看起來很是滿意。

只要把蓋子蓋上，祂就能無時無刻的陪著你，不必再等祂出現。

這樣的念頭，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我看著在瓶子裡玩得很開心的天使，左手緩緩抓住瓶子，右手娑磨著金屬瓶蓋。

讓天使無時無刻陪著我，不必再等祂出現的，這樣的想法.....很是誘人。

我一把蓋住蓋子。

冷眼看天使在裡頭掙扎、哭泣，心裡居然湧上無法言喻的滿足感。我將裝著天使的瓶子塞到枕頭下，準備去護理站吃藥。

「今天發生了什麼好事嗎？」護理長問我，一邊將藥丸放到我的掌心，而我微笑著將藥丸和著水吞下，就連張開嘴巴，抬起舌頭讓護理長檢查時，也一直微笑著。

是呀，發生了好事。我擁有了一隻天使，只屬於我的寵物。祂將在我入眠時，起床時，生氣時，孤單時，每一分每一秒，不停的祝福我。

但是直到我進入夢鄉，天使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

「李傑，你的父母等一下會來探視喔。」

一如既往地被同一位護理師叫醒，我垂下視線，沒有理會她，而是仔細去聽天使有沒有發出聲音。今天是我飼養天使的第七天，在這七天裡，天使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更別說是給我祝福。

就像是死了一樣。

等到護理師離開，我從枕頭下拿出玻璃瓶，天使羽毛蓬亂

的坐在瓶底，委靡不振。我用手指敲敲瓶身，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算了，我想著，算了，反正還活著就好。

我穿上唯一一套外出服，為了能夠體面的接受探視，被特別准許擁有的外出服。那是一套黑襯衫和西裝褲，搭配一雙雕花小皮鞋，同樣是黑色的，爸爸說黑色能夠讓人覺得值得信任，值得託付。

媽媽看起來依然溫柔婉約，爸爸還是很有威嚴的樣子。他們問我，病院裡的護理師對我好不好，有沒有交到新朋友，還有最重要的，有沒有好起來。

「很好呀。」我說。露出媽媽教過我的，別人看了會認為我是乖孩子的笑臉。

「護理師對我很好，護理長很疼我，但是因為沒有參加團體活動，所以沒有新朋友。」

「這樣啊，那就好。」媽媽看起來鬆了一口氣，握緊了我的手。

「別跟他們交朋友，他們都是瘋子。」

「好呀，媽媽。」我甜甜的回答。

「男孩子別撒嬌了，都幾歲了？啊？你真的有在努力嗎？已經住了這麼久，看起來還是軟弱的像個麵團，任由別人拿捏！」

我依然笑著，扣上所有扣子的襯衫衣領緊緊勒著我，吸不到，也吐不出，雙手緊緊捏著媽媽的，直到她的手扭曲通紅，驚呼出聲。

爸爸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痛，也不太痛，我不大確定。

我還是沒有鬆手，繼續扭著媽媽的手，對她甜甜的笑。她在哭，或許是因為很痛吧，真羨慕。

臉上又挨了一巴掌，耳朵裡全是嗡嗡作響的耳鳴聲。護理長趕過來，想要把我們拉開，卻也被爸爸打倒在地上。我對護理長笑著說，沒關係，不要把我們分開，我們是家人。

他們那每一巴掌，每一句傷人的話，都是為了我好。真的！請相信我。

警衛衝進來，把爸爸帶走了，而媽媽一邊哭泣著，一邊跟護理長大聲爭吵著。隱約能夠聽到「投訴」、「都是你們害的」等等字眼，很有媽媽的風格呢。我大笑著，走向自己的病房，現場亂成一片，根本沒人管我。

我從枕頭下拿出裝著天使的瓶子，天使癱軟在瓶底，奄奄一息，我抱著瓶子，站到被鐵網分割成一格格的窗子前，看著藍天白雲，看著另一個籠子。

「天使，天使。」我把嘴湊到瓶子旁，輕聲對天使說，吐出的熱氣使玻璃瓶染上點點白霧。

我想打開瓶子，放天使自由，但是瓶蓋已經卡死，無法轉開。我掂了掂手中的玻璃瓶，玻璃製品熟悉的手感，讓我回憶起好多事情。

「如果我把瓶子砸破，你會受傷嗎？」

天使終於給了我回應，祂虛弱地搖搖頭，曾經又大又圓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疲憊的眯成一小縫。我開始感到躍躍欲試，挑了房間裡最大的，沒有任何遮蔽物的牆面，我握緊瓶子，將

玻璃瓶連著裡頭的天使，一起狠狠的砸在牆上。

天使軟綿綿的躺在玻璃碎片裡，羽毛失去光澤，毫無生氣。

「你這個騙子！」我咬牙切齒的撲進玻璃碎片裡，抓起天使的屍體，用力的捏著，搖晃著，那黑色的羽毛團開始分解、融化，化成一團噁心的黑色毛髮、灰塵和水的混合物，混合著我的血，一起流淌在地上。

我不想出院，我不想進到另一個籠子裡，我不想回去地獄。

我焦慮了起來，手掌在地上不斷摸索。食指碰到了一塊很大的玻璃碎片，我拾了起來，鬆了一口氣似的，開心的摸著邊緣。

如同往常那樣。

我目送他們遠去。

「祝福你們。」學著天使不斷小聲唱著的話語，我喃喃的說，而爸爸媽媽卻沒有聽見。護理長護送他們走出病院，在告訴他們「請節哀」時，媽媽尖叫起來：「我們辛苦撫養他長大，怎麼可能不難過？我要告死你們！」

護理長沒再多說，而媽媽也安靜下來，像是她的氣力全數花在剛剛的喊叫裡。他們安靜地，死寂的，奄奄一息的抱著我的熊娃娃跟病人手環，在病院小徑的盡頭遠去。

「祝福你們，祝福你們。」我喃喃的說。吟唱著，呢喃著，我的身體開始長出黑色的羽毛，穿著皮鞋的腳變成銳利

的，小小的爪子。那群天使從陰影裡探出頭，開心又歡喜的擁抱我，拉著我加入他們。

「願飛翔，願安康，來生來世不徬徨。」我高唱著，近乎無聲。

隨著那些嶄新的家人，我沒入病院的陰影之中。





佳作 蟻/王孟涵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投稿校內的文學獎，第一次便投了我從未嘗試過的小說，很榮幸能被評審老師們賞識，我其實已經忘記自己投稿的文章內具體是什麼內容，但是很感謝學校願意花心力（跟金錢）去舉辦，給我這次機會參與文學相關的比賽，因為平常雖然沒有在寫文章，但很享受漫無目的地寫東西這件事情，參與此

比賽的門檻不高，故而在收到比賽相關信件時心血來潮地選擇參與。自己寫的時候未將這個當成參加比賽的文章在寫，而且投稿時鄰近死線，也因此並無經過修正和潤稿，怕有不少修辭和用字錯誤之處，這點其實算是我有點不謹慎的地方。

說實話，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參加文學相關的比賽能給我帶來什麼實質益處，當時投稿的出發點比較像是在找個理由去促使自己寫出一篇文章，那怕只是未經修改的雛形也好。也在參與期間理解了確實有一些事情和當下的感受不是利益取向可以計量的。另外選擇參與也是因平常對於寫文章這件事缺乏動機，除了高中的考試作文以外幾乎沒有再繼續參與文字或文學

相關的活動，如果有空的話，在畢業前應該會繼續投稿一些作品，也希望下次參與時投稿的寫出的會是自己滿意的一個作品。

那一晚，本來是因為腸胃炎住院的母親突然看見了無數的螞蟻打算鑽進她的耳朵裡。

向來害怕蟲子的母親在半夜開始歇斯底里的尖叫，聽見母親尖叫的護理師們趕緊衝進病房，然後看見母親反覆在病床上來回翻動，一直喊著耳朵有蟲、耳朵有蟲！母親在病床上掙扎之餘，亦開始撓抓自己的耳朵，幾乎要把自己給弄出傷口。

因為母親當天的情況太糟，醫療人員還為她注射了鎮定劑，那之後母親就斷斷續續地發作著，夜深人靜的半夜，母親也許會突然醒來，只是轉頭想要喝一杯水，或是起身需要去上廁所的時候，就發現地板、桌子、床甚至天花板都是蟲，集中著要往她的方向爬，據她所言，甚至有數不盡的昆蟲在耳朵裡頭爬行的感覺。

過了兩天，陪母親跑去做耳鏡檢查後，卻發現耳朵裡頭什麼都沒有，耳道、耳膜上甚至沒有任何一隻昆蟲黏在上頭，儘管外耳道確實有些發炎的情況。

現實的一切都把結論導引到母親的臆想狀況上頭。而後，母親的情況並沒有逐漸轉好，依然不斷地出現了一些惱人的，甚至有些讓人不寒而慄的幻覺。一開始母親的幻覺中螞蟻只是爬向耳朵，後來也開始爬向了眼睛，鼻腔，情況每況愈下。

最後母親被建議轉診去精神科。那時我和二姨陪母親一起去了精神部門，幸虧不遠，搭個電梯，就到了醫院樓上，那是

我第一次見著精神科，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迥異，相較於人聲雜亂的急診反倒是異常安靜，以前我的家住在一間大型醫院對面，所以住在附近的人會將醫院的精神科樓層記起來，十三樓。有時用到時是出於忌諱，有時用於黑色幽默。因為母親那時經常頭暈，所以當時是坐著輪椅，被我推進去的。進到精神科的母親的面色疲憊，像是遭遇了折磨。後來母親也確實因為嚴重的幻覺問題而住入了精神科。第一次住進精神科的母親似乎遭受了某種打擊，但無奈於恐怖的噩夢沒有散去，這樣的結局似乎也不可避免。我有時會想，假如是我，即便理性上理解是幻覺，感性上也沒辦法接受蜘蛛爬上大腿的畫面，數日來若是反覆折磨，恐怕也將積累不少負面情緒吧。

當時我對精神疾病還不甚理解，就算聽說過，頂多也只僅知表面的一些皮毛。也是第一次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比方說母親診間的隔壁，我們第一次和其他精神病患住在一起。一名清秀的女生總是很自然的在病床上梳著頭髮，如果不是穿著病服，身在此地，那人的模樣就像一個普通的學生，不像有病在身，更不像病入膏肓，需要長期住院的女孩子，但是過了十二個小時再去看，就會發覺，她依然重複著同樣的動作。

仔細一想，對我來說母親也不像精神病患，母親就是母親，是從小教育我們長大的那個母親，她不過就是看見了幻覺罷了，可是我又想，如果是對於不是母親的其他人，我的思想恐怕就沒能那麼寬容。

入院的下午，我開始在母親的病房邊整理行李，在我分心的期間，母親又從病床上醒來，我聽見瑣碎的聲音，把注意力拉了回來。她從床上起身，說幸好沒有螞蟻，她現在只要看到

螞蟻就會精神不穩定。

我從之前母親的狀況變嚴重時，就開始注意地板上的螞蟻。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螞蟻，後來我經常專注於一隻一隻把牠們踩死，當母親醒來的時候往地板一瞄見到的是屍體，就會理解牠們就不可能跑到我母親的耳朵裡面，精神也變得安穩一些。我說要看電視嗎？母親說她不敢去醫院的交誼廳，那裏很多人在吃東西，而且靠近倒廚餘垃圾的地方，有蟲子的機會就高，她已經產生了一些精神創傷。後來我向二姨借了一台平板來，和母親一起看網路上的新聞直播，母親吃著不太好入口的醫院餐，加上數日來未曾停止的折磨，表情不算好看。因為我們一直將新聞當成消遣，所以也對性質相似的報導開始感到疲乏。

情殺，社會爭議，自殺的中年人，瀕臨絕種的動物群，往後接續的實驗動物爭議等等。

我們百無聊賴地看著性質相似的事物每天上演，但也總比只有進食的生活好，一成不變的是讓人不禁對生活感到麻木的故事，但也許是我缺乏對生命的感性，我想起現在已經不在世上的姊姊，她不論哪一次都會為了別人的事情潸然淚下，拿起手帕擦拭衣角，每當見到生命的苦難，就像參加了喪禮一般的儀式感，姊姊相信人的生命將會在苦難和不幸中找到出口，然而在至今為止算不上漫長的生命中，我連為他人的不幸感到哀傷的能力都逐漸失去。

那時的母親似乎是因為舊疾復發又合併精神幻覺，引導出了脆弱的感性。反覆被幻覺折磨了兩個禮拜，沉默了許久才突

然開口的母親，她的嘴唇微微顫抖，說出的話讓我毛骨悚然。她說，我是不是被報復了呢？

母親以前不信宗教。但她的內心逐漸被影響而變得脆弱，也許才因此說出了不像她的話語。母親自從耳朵再度發炎後就不大喜歡說話，因為動到下顎的時候似乎就會牽動某個痛覺，所以說得有些吃力，她看著新聞，全身顫抖。她說牠們來了，我說誰來了，馬上又意會到，她惡夢中的生物。母親沒有說話，這次是無聲地顫抖，甚至也沒有尖叫，她只是像理解什麼一樣哭了起來。

「你不要再踩死牠們了。」

她對著我說。

我突然頓住，問說為什麼？

母親用力搖了搖頭，說這樣很殘忍，真的很殘忍。

二姨後來來看望的時候，非常溫柔而仔細地給媽媽蓋了被子。但把我牽到角落說話時，她對我小聲地說是因果報應。她說母親平常為人並不和善，還有些小心眼，二姨對我說你不要像她，要對別人多寬容，你母親平常待人苛刻，才會遭受這種懲罰。我訝異地看向二姨。二姨臉上是認真擔憂的神情，似乎並不覺得自己說的話有些冒犯，望向她手腕上的佛珠，我似乎也理解她真心確信所謂的因果報應的源處。二姨實在虔誠，所以虔誠讓她成為一個好人。

我說好，但虔誠的不是我。我安靜下來，聽二姨在母親的床邊念經，她說那聽起來像是被上身了，一定是沒有神明護

體。二姨其實不喜歡母親，因為母親瞧不起神明。二姨說在他們參加的會裡，他們會一起念經。平常多行好事，來生會積福報。所以我在想也許這是他雖然不喜歡媽媽，但還是願意當好人的理由。我沒有干預她的想法，也沒有嘗試深入她的信仰，另一方面來說，我其實也想從不合理的生命中獲得救贖，也不認為這有什麼優劣之分。

身邊是二姨念經的聲音，我想起為死去的人祈福時敲木魚時的節奏。

叩。叩。叩。體感上的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我大概是身邊只剩母親了，所以我其實討厭著總是在嫌棄母親，覺得母親的痛苦是報應的二姨，可是二姨替我繳學費，而且也很關心我。他們之間應該有很多很多嫌隙，所以我無從置喙，也沒有解開誤會或事實的意義。我在想，如果姊姊還在，她會全然接受我這種卑劣的人性嗎？如果在新聞中因為地震而被石頭壓死的人是殺人犯，她還會哭嗎？真的所有人的痛苦都值得被諒解嗎？這一切真的不是自我滿足嗎？一邊想著，我想我真的不懂大愛是什麼，我只是覺得如果踩死了螞蟻母親就會獲得短暫的喘息空間。

母親有的時候總會說姊姊的死是因為她的錯，她做錯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沒辦法諒解她的死，母親也沒辦法。

姊姊和同學一起出去玩時，因為跳下水救不小心落進河裡的同學而溺斃在河裡，救援隊最後救到了那名同學，卻沒救到姊姊。以前姊姊常常說，能夠為他人帶來幸福是種生命的喜

悅。如果姊姊的靈魂還在，應該會對自己的所做所為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喜悅和感性，姊姊真的很奇怪。她不在乎作為人類時的外表，也不在乎錢和未來，因為她認為生命的盡頭就是一死，她就這樣拋下了我們，用她夢想中的模樣，但最後留給我們生命中的一個畫面是她泡浮腫了的屍體，在水中飄盪，飄盪。

有一陣子我在學習忘記姊姊，忘記被說心靈漂亮的姊姊，忘記她的溫柔，忘記不管再善良的人的皮囊泡在水裡也是會變皺，也是會浮腫。我好想相信有靈魂，因為這樣姊姊就沒有真正的醜陋過，我在某個地方見過這樣的影片：所有人在一個屏幕後面都變成骷髏頭在跳舞，美意是我們所有人脫下皮囊都是一樣的。可是反過來想，我們在現實中都不是骷髏頭，而且還活著。

媽媽的情況每日愈下，這讓日子越來越難過。因為我也得上學，也有日常事務要做，每個晚上我來到醫院，就見到媽媽的黑眼圈越來越深，身上也有一些劃痕，用指甲刮的，我請醫療人員幫我注意，但他們似乎也扛著其他有關於生命的沉重壓力，不可能24小時盯著同一個病患，我也不可能24小時盯著我母親，或者求她幻覺中的螞蟻輕饒過她。而且二姨好心支撐著我的經濟，我也不可能丟下學校的事務不管。

我替母親申請心理諮商，也陪她一起參與，但是她仍然繞不出來，固執地覺得那是報應。我不曉得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也許是因為她的大腦也被幻想中的螞蟻啃食了，理智不清，還是二姨的話語其實一直影響著她。我思索著，她曾經不想相信神，會不會是因為害怕報應？其實她比二姨更還害怕地獄十八



層跟割舌頭的刑罰。

漫長的日子裡，我開始習慣母親的尖叫，習慣把她的頭抱在懷裡安撫。摀住她的眼睛跟她說這裡沒有任何的蟲，我重複說那是幻覺，那是幻覺，重複不下數十次。有的時候兩個人抱在一起就睡著了，還忘記了洗澡的義務。我是母親在這世界上唯一倚仗的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很好，有時也不覺得自己可憐。

直到某一天媽媽又發病了，我抱住她，但她今天特別歇斯底里，亂揮的手打了我好幾個巴掌，掙扎得太厲害了，我只好放開，改成抓住她的肩膀勸說。

「那些都是幻覺，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是因為我做錯了事！是因為我殺害了他們！」

媽媽再次尖叫起來，因為搔癢的感覺又重新湧上腦海，她只能抓，不停地抓，卻搔不到痛楚。太荒謬了，沒有人記得自己一生中踩死過多少螞蟻，就算真的是報復好了，螞蟻的靈魂爬回人世間的時候，根本就不記得七十億個人類之間的差別，或自己是被什麼給毀滅的，因為他們太渺小了。我想，媽媽以前不是這樣的，是生病以後才……

「不是，你會好起來的！你只是生病了！」

我站起來，我說沒有了，他們都死了！他們都死了！我的聲音略顯激動，我可以重複強調不存在的事情，但是活在幻覺裡的母親要怎麼辦呢？現實中的一切都有可能被改變，我可以踩死現實中任何一隻蟲子，但是我救不了幻覺裡的媽媽。

我看到媽媽從在病床上就開始掙扎，最後她掙扎到整個人摔在地上，又在地板上無助地揮舞著四肢，撓抓著自己的手臂，幻覺越來越嚴重了，蟲子好像沒有只到她的耳朵裡，而是到了她體內的每一條血管和心臟，她開始搔抓自己的手臂，抓到鮮血跟肉屑殘留在指甲裡的地步，我拼命抓住她的手要掰開，被她用力推到地上，血一直滴，一直滴，我哭了出聲，不是因為那些幻覺，不是因為神明，只是單純因為荒唐。聽到聲音的護理師開門沖了進來，三四個人一起把她制伏住。

她一邊大哭一邊念著，你要尊敬生命。你要尊敬生命。你要尊敬生命。

對著我說一直說。

就像姊姊的屍體飄盪在水上的畫面一樣，在夢裡不斷重複，一而再，再而三。

當時我沒有聽進她的任何一句話，但我理解了另一件事。如果她說這些是因為相信因果業報的話，她說的每個重複的句子都像我愛你一樣。

那個晚上之後，我有時會夢見螻蟻。當時的我渴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渴望它們來找我復仇，渴望那不僅僅存在於夢中，這樣我說不定可以更貼近那個時候的母親。螞蟻爬上我的手指，然後鑽進我的口中，眼睛，指甲縫，肚臍，鼻腔，我想像它們啃咬著我的皮，然後希望我像他們一樣留下破爛的屍體。想起那天跟媽媽一起看的實驗動物新聞，我偶爾會想，我們只能用人類的認知去觸碰另一個生命的靈魂，不管是殘忍，還是人性，都是人定義出來的。是人的傷悲，人的不捨，人的

道德觀，我幻想牠對我的殘忍也只是源自我自身製造的愧疚。在夢中，我的眼球還有眼淚被螞蟻搬出來，牠們鑽進我的大腦所有凹陷的迴路，把它啃食成平滑，牠們把我的內臟搬出來，和裡頭的養分一起就此渡過冬天。夢中復刻不了疼痛，但是依然還有完整的視野，我看著我自己變成其他生物的生命必需品，那景象很美，比生前要美得多。

最後我毫髮無傷地醒來時，我看著終於平穩睡著，但因為安全起見被束縛住四肢的媽媽，我想起死掉的姊姊，如果那個時候在河裡被魚給分食，那最終也是變回了骷髏頭。如果把生物分食掉的話，生命的重量在那一霎那間似乎傳給了別人。

我想著，如果有一天我會死，如果我把我從其他生命身上奪取的骨肉跟生殺大權還給了這個世界。如果因果報應是真的，如果福報真的有積分，如果合理性是可以被塑造的，如果這是一個所有人心服口服的世界，如果在死亡面前真的會有一個很符合人性的答案，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更幸福一點。

母親在承擔的噩夢，是有關於復仇的夢，寫下因果報應的人是真的相信，親眼見過，還是覺得這種概念可以塑造更美好的社會，而決定撒一個美好的謊言，不論如何，我希望母親不因此而感到痛苦，因為她在承受很多我不理解的事情，我想尊重這樣的母親。

據說螞蟻只能見得二維的視角，我不曉得牠們以如何的視角將我看進眼裡……雖然母親害怕，為了不再被報復，我也就不再殺螞蟻了，也許夢會就此停止，也許會繼續，如果這世界有神，好惡應當就是如此自然，才會讓死亡的方式跟時間都像

是隨機抽取的樣本。

—

在治療的前期，因為感受太過真實，母親仍然無法接受那只是幻覺，醫生會固定讓母親使用精神安定劑，一開始似乎是因為母親一直處於焦躁的情緒狀況，而沒有得到解脫，到了中期則是越演越烈，最開始母親是尖叫的反應，因為她還想活下去，遇到就會害怕。後期她已經乏力，精神匱乏，但皮膚下頭一直有還是很癢的錯覺，所以她會不斷搔抓著，但幻覺就是幻覺，也不致死。

「那是我的報應。」

到最後她好像只會重複著這些話，看著醫院的窗外，彷彿變成失了神的提線木偶。幸好的植物是榕樹，沒有看起來將近枯萎，看起來仍然充滿生命的活力，我在母親旁邊一直說著學校發生了些什麼，看見她木然地點頭。我還是邊講邊笑，只是失去了母親一如往常微笑點頭的反饋，我笑著說，幸好我還算聰明，上課的東西聽一遍就懂了，二姨要是知道我考上很糟的高中，說不定會不想出錢，我讀得比她兒子要好這件事，她也不算太高興。

幸好她還相信業報。我說，好像媽媽以前跑業績一樣，好人也要收集點數，做善事，來生才有福報。

也許是因為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說，所以我就一直活

滔不絕地講一些外頭的故事給母親聽，也不感無聊，總認為不需要特別的反饋也沒關係。

我繼續說下去，你知道嗎？有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想死了。」

因為母親突然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我原先渴望侃侃而談的慾望被抑止，空氣突然凝結。我停下來頓了頓，又繼續說下去。說我最近看了一個很棒的漫畫。真的很棒，很獨特，是同學借給我的，很期待下一集。如果你病好了，我們可以一起看，而且外面的天空很美，很值得去外面晃晃。

最後我連聲音都漸漸沙啞起來，我的手在抖，拿不穩要給母親的水，我知道母親的精神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最初。那些沙丁魚般群聚的螻蟻從未消失，但母親已經逐漸和他們一起在殘破的生命中融化。如果報仇有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了讓自身的靈魂可以感受到跟公正和自由接近一點點，母親已經用那份公正來裁定了自身。

我疑惑著，在母親無形的天秤下，螻蟻的死亡跟母親的死亡，會是同等的嗎？

我沒有再去掙扎，或求她為我留下來，雖然因為悲傷而感到心臟一陣一陣地抽痛，但我實在不忍母親繼續痛苦下去。第一次母親決定要去自殺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抱住了因為失去姊姊，想要站上去椅子吊死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求她留下來。可能是因為我害怕失去撫養自己的人，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沒有她活下去這件事會變得艱難，我清楚知道那不是因為愛，因為十二歲的我只想到自己。

距母親發病嚴重的那次過了兩個月後，母親已經不再因為發病而尖叫傷害自己，醫生也多次考量下而拆除了對她的束縛，她的幻覺情形仍然很嚴重，需要持續用藥，她有時會因為痛苦而把自己的嘴唇咬破，我的擁抱對她來說也不再有任何安撫的用處，她已經走進自己的世界裡，那是一個以折磨她為樂的世界。

我沒辦法再多為她做什麼了。

如果這是她想要的，我想還給她在我十二歲時就應該實現的死亡。

一週後的早晨，那一週不論我說什麼，母親都沒有給我任何回答。我知道她心裡已經有答案，那天我沒有把昨天裝晚餐的大塑膠袋丟掉，而是假裝忘記收了才留在床邊。我想，她一定記得我們之前一起看的中年人自殺的新聞，她記得那個中年人是怎麼做的。

我一如既往地在被早晨照進來的陽光切開的影子底下站著，背著側肩背包對母親說我要去上學了，然後親吻她的臉頰，跟她說謝謝你給我的一切。

那是姊姊這輩子來不及感謝的。

後來母親終於如她所願。

二姨聽聞母親自殺的消息後來得很快，她從醫院的走廊上走來，從我的視角，能看見她脖子上的護身符在搖晃，搖晃。她說天啊。

啪。我的腦海中有燈光打開的聲響。如果人生的舞台上  
有聚光燈，這個時候應該就打和二姨的臉上，她戲劇性的語氣和  
浮誇的表情就像個三流演員。

二姨跑過來，一臉悲傷地給了我一個巨大的擁抱。

「可憐的孩子，你媽媽真的是對不起你。」

雖然我不喜歡二姨，可是當時她帶著同情的擁抱確實給了我一點安慰。

二姨很注重死後的儀式，當時她拿著佛珠對著母親已經被  
白布蓋住的屍體念著經，同時播放著音聲低沉的喪樂，坐在裏  
頭，用心聆聽，便有一種靈魂獲得昇華的錯覺。我記得她說過  
死了會有來生，來生當人是幸福的，自殺則萬萬不得，會墮入  
地獄，永世不得超生，諸如此類的不可知論，有的時候我覺得  
二姨的神真的很殘忍。可是人們如果相信公正，就是相信合理  
性，因為可以得到對應的反饋，於是選擇遵循規則，也不論正  
義跟善良是什麼，每個人心中都有評斷標準，每個人心中都有  
一個神。

我跟著唸起經來，垂下頭面對生命的逝去是一種禮貌，如  
果禮貌也算在福報內，多希望那些福報可以在死後的那個世  
界，讓我的母親能被溫柔以待。

最後一次取完母親的資料，交接屍體的安放資料，死亡證  
明書。人死掉的程序也很繁複，足夠花上一段時間。處理的遺  
產所有權是我跟二姨一起去辦的，我把直系關係人的名字填

上。二姨說會出錢辦葬禮，可能不是很莊重的葬禮，但是人死了還是應該要有這樣的禮節。

「你媽媽當時是為了男人逃家的。」

說著要辦葬禮的二姨摸索著手上的玉環跟佛珠，語重心長地說。

「外公那晚因為太過生氣而意外導致心臟病復發猝死後，你媽更是不敢回那個家，沒有再和多少親戚聯絡，所以葬禮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來。」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的故事，我當時的表情也許並不意外，因為她看起來一直懷抱著愧疚，那之後的母親一直沒有原諒自己，所以面對二姨家裡的神明肖像時不願直視，討厭二姨信仰的神，也害怕報應。

離母親死去的日子越來越遙遠的現在，我看到真實世界裡的螻蛄時還是會不經意想起母親。二姨當時也許是覺得我很可憐，讓我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好好念書，好好做人，以後生活一定會有什麼起色的。處理完母親的事情，我也回到了生活的正軌。我之前很常患得患失，其實也一直沒有勇氣鼓勵母親解脫，我知道她其實不是現在才希望走向這種結局，但是她不說，我也就逃避了。後來我變得有勇氣面對她的終點，發現自己也沒那麼無法接受。花時間在課業之餘，我開始讀二姨給我的宗教書，試圖理解其他人眼中的世界，我想理解姊姊的，母親的，還有其他人信仰的世界，想知道母親在生命的盡頭，看見了什麼。



其實我並不覺得她們荒唐，而是真的很想去看母親跟二姨曾經看到的世界，壞人會被懲罰，好人會上天堂。被我踩死的螻蟻也許總有一天會來找我索取同樣的代價，毫不留情的把我啃食，然後榨取我身上的一切養分，可是牠們沒有。只是牠又代替牠死去的夥伴不斷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溫和地爬過我的指尖，看到時龐然巨物還是會害怕。有時我只是起了獵奇心態，用手指抹了抹牠們走過的路徑，牠們就會被我愚弄得暈頭撞向，忘記回去的路。



過敏／鍾庭恩

視差／黃章育 醫社系碩一

火車叨位去／葉俞宏



夕燒小燒／曾昱情

柿子不甜／許晉璋

家庭戰爭／林玟霖

會潛水的貓／施旻杉

嶼／林鈺翔



## 散文組 個評 | 言叔夏

此次參與迴旋梯文學獎的感想，是學生的「作文能力」普遍都很好。我想這跟學生絕大部分都在高中時代接受過嚴整的作文訓練有關。然而「散文」和「作文」還是有些微妙的差別，需要風格化、具個人性的語言聲腔，以及意象、隱喻和具開展性的思路來進行鋪排。此次參賽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有嚴密的結構，可是那常常是一種「作文」的制式結構，較難在其中洞見作者本人的輪廓或性格。學生常努力尋找一種作文式的結論，想為主題中的經驗作出一個較方便理解的結語。然而，或許更重要的並不是經驗有無結論，而是作者能否用技術將生命的破口轉化為一種美學層次上的作品。這次得獎的作品較少有這種表現，是較為可惜之處。

## 散文組 個評 | 張經宏

文學獎徵文不僅是用文字向自己打開，也是朝外界叩問的不斷往返辯證的過程。在這個活動之中，作者用文字鑿挖出自我更為深刻而多面的情思狀態，也透過徵獎的形式，看見其他年紀相仿的心靈，關於記憶、過往、夢想或黑暗的洞察，在一定篇幅之內，如何繳出形式多變，蘊含各種內心探照的省視，在相互觀摩研習的途程中，反覆深化自我對於世間諸相的認識與開發。

本屆的徵文作品，出現幾篇頗令人驚喜的佳作，這些作品與若干全國性的散文獎相比，亦不遑多讓。首獎〈過敏〉通篇意象豐盈，文筆純熟，閱讀的層次豐潤，將生活日常的材料轉化為迷人的文學敘說。〈視差〉的敘述頗具個人特色，中段處理親人的傷逝頗含蓄婉轉，寫來耐人尋味，知性文字的鋪排能避免枯燥的知識論說，拿捏得宜。〈夕燒小燒〉頗善於敘事，許多細節（如「時間感」的體會）寫來生動有味，且帶出城市獨有的景觀氣息，令人印象深刻。閱讀這些出色的作品，對於寫作有興趣的同學，也許能觸動寫作之心，以文字寫出自身經驗獨特的體認，留下美好的成長印記。

## 散文組 個評 | 曾柏勳

寫作的本質，如果允許簡化為兩種向度，不外是對於自身存在情境與文本肌理表情的無窮探索、叩問。照古典、理想的文學發生理論言，應是先開始凝視、思索自身存在，當決定將內在的觸發寫出來，才將遭遇如何駕御文字、文本的問題。但在現今教育模式介入之下，先後期程卻是倒反過來。先學習如何表現文字，而且往往是為了符合應試的需求，終究遺落了對真實自我的探問。而參加文學獎徵文，恰能視為脫離作文教育、回歸真實自我的過程。本屆作品評審最終結果，似乎驗證也呈現了如此的旅程。脫穎而出的作品，從感官的痕跡、從環顧自然與人事的對視中，梳理回憶和現實，去逼近自我存在的樣態，逐漸擺除格言嘉句式的、強求正向陽光般感悟的做作框架，進而尋求合適於情感的語言文字。如此可喜可貴，我們可以見證一批青年正緩緩走向文學的正軌，更值得懷抱期待去目送他們即將的遠行。







## 第一名 過敏/鍾庭恩

### 得獎感言：

我的過敏沒有跟著來到這個陽光明媚的城，我想它是留在宜蘭等著迎接我的歸來。

感謝評審的鼓勵，沒想到一直困擾我的過敏，居然為我得了大獎。感謝母親，我的過敏沒有變得更嚴重，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她的努力不懈。

「前方到站是終點站宜蘭轉運站，要下車的乘客請依序下車……」車上的廣播聲慢悠悠響起，空氣霎時濕冷，黑暗中我睜開眼。車窗玻璃外凝結出許多細緻的水珠，街道水溶溶的，人們撐著傘，自在地行走往來。忽然感到鼻子一陣癢，打了個噴嚏。宜蘭又飄雨了。

「欸，你又感冒了嗎？」

「不是，我是過敏啦！」

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我早已是口罩不離身了。同學們起初經常詢問關心，後來就漸漸習以為常。早早我就知道，自己有一個過度活躍充滿生命力的鼻腔。闖黑幽深的洞穴裡，蜿蜒曲折的鼻甲彷彿是希臘神話裡的米諾斯迷宮，裡頭藏著一隻隻躁動的小獸。他們隱身於我的鼻腔，洞悉裡頭每條路徑。不分春夏秋冬、不管白晝夜晚，戒備嚴密森嚴，對於任何誤闖迷宮的來客，皆會發起水淹七軍的戰事，從不手軟。

我的過敏症狀大多從鼻子癢開始，像是啟動某個按鈕般，只要一發作便會全套運作完畢，才肯罷歇。具體來說，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彷彿有根細細的針在鼻腔裡撥動，引起腔內纖毛的連鎖反應，一種無法阻止的癢便從鼻腔深處一路通電般，全都活絡起來。若是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鼻腔的水龍頭便關不起來了，從一開始的涓滴潺湲，到最後變成汪洋萬頃。最終，鼻腔血管擴張，黏膜充血而腫脹。卻不只是鼻腔，那種感覺會蔓延到眼睛到腦部。雙眼會因刺激而不斷流眼淚，而出現酸澀感，頭暈頭痛和異常疲倦也是經常有的事。而這種時

候，我會選擇放棄掙扎，乾脆直接躺在床上，把自己當作一條擰不乾的毛巾，濕冷而沉重。

成長的時光，這些小獸，來來去去，竟也成了常態。究竟我對什麼過敏呢？春暖花開的花粉，打掃教室的灰塵，雨季不歇的溼氣，日常各種誘發過敏的食物……，因為日常生活中引發過敏的因子太多了，母親的育兒過敏備忘錄上密密麻麻的註記，就像一條一條生活法條，我必須小心翼翼像個守法的公民，避免踰越。

除了適度的運動加上良好的睡眠，寒涼、生冷食物、冰品冷飲一概不宜，海鮮、芒果、奇異果、花生切忌貪嘴。另一方面，母親也訓練我必須成為一個勤勞的人。為了減少環境之中的塵蟎、黴菌，空氣清淨機不夠還要加上除濕機，床單被褥盡可能拿到陽光下曝曬。撤下容易總是惹塵埃的美麗緹花窗簾，遠離喜愛的貓咪以及各式各樣珍藏的絨毛娃娃，地板絕對不能鋪上地毯。除了防堵過敏原之外，母親也積極餵我吃各式各樣改善體質的營養品或食物，比如魚油，屬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有抗發炎的作用；益生菌則扮演改善鼻塞及鼻黏膜功能等的角色；而維生素C，則可以抑制組織胺，緩解過敏症狀。多年來，這些瓶瓶罐罐的成分和效用，我幾乎可以倒背如流。

當然最重要的醫生也沒少看，母親總有辦法打聽到婆婆媽媽們口耳相傳的醫生，各家中西醫輪替著看。老中醫似低眉的菩薩，望聞問切，他雙眼微閉，細細沉吟，而我唯唯諾諾垂耳聽訓。除了開立藥方叮嚀作息飲食外，平日也要記得多多按摩鼻翼兩旁的迎香穴、鼻通穴，還有在最熱的夏季三伏天進行三伏貼，將辛溫的中藥藥材，貼在背部特定穴位上。耳鼻喉科醫生則是毫不遲疑的下了診斷：過敏性鼻炎。若父母當中的一人有

過敏體質，生下來的小孩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能遺傳過敏疾病。而我恰好是那三分之一的一部分。醫生輕鬆的話語，還在耳邊迴盪，我默默地明白，默默地領完抗組織胺藥及類固醇鼻噴劑，即使這可能是一把雙面刃，或是和惡魔的交易，但症狀嚴重的時候，我必須依賴它們為我抵擋小獸的躁動。

雖然，我的母親和我，在預防過敏這件事費了極大的工夫，雖有緩解的時候，但總是反反覆覆，無法根治痊癒。許多的時光，上學也好，旅行也好，或許是大考前夕，也或許是正趕著赴一場重要的約會，過敏就這麼來了。

而當處在極其敏感的人生階段，一切便變得難以忍受。青春時期，是我開始極度厭惡自己過敏的階段。情竇初開，遇見心儀的人，每一刻我都必須精美絕倫無懈可擊。但是，小獸們總在重要時刻作亂。過敏的我，頭昏腦脹，雙眼布滿血絲，鼻頭通紅，鼻翼兩側更因衛生紙的不斷摩擦而破皮，一開口便是濃濃的鼻音。無論故事起頭多麼美好，如粉紅泡泡般的想像，都會在第一個噴嚏後應聲而破。高中時期，升學考試的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忙碌的生活讓我的作息大亂，小獸們似乎越來越猖獗。我的願望甚至卑微到只要考數學的時候，不要來搗蛋擾亂，就心滿意足了。殊不知，願望不要說破，或許比較容易實現。總是在考數學時，小獸們大興戰事。當我振筆疾書，答題正順暢之時，鼻腔忽然搔癢難耐，猝不及防打了一個噴嚏。第一個噴嚏之後，就彷彿進入了一個無窮盡輪迴，打噴嚏、擤鼻涕、打噴嚏、擤鼻涕……。接著雙眼疲倦，精神無法集中，考卷上的數字變成未知的符號，公式原理變成一盤散沙難以組裝。沒有時間的選擇，沒有拒絕的餘地，當鋒面過境，面對奔騰磅礴的洪水，我只能吶吶說一聲，哎，歡迎光臨，恭候大

駕。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當我從一個鼻塞的早晨醒來時，隱隱地感受到這樣詩意又惆悵的心境。

我終於束手就擒。雖然過敏性鼻炎不是多麼嚴重的病，但我很清楚也很認命的意識到，必須比其他不容易過敏的人，稍微辛苦一點的過生活。究竟是對什麼過敏呢？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了。但是直到有一天，居然發現我和這些小獸們也有握手言和的時候。

十八歲離開蘭陽平原，到一個新的城市讀書。雖然許多東西城市都買的到，但行李箱內還是層層疊疊塞滿母親為我備下的營養品和藥品，她認為台中的空氣品質不好，擔心我的過敏雪上加霜。但對於即將來到的新鮮的大學生活，我既期待又緊張，關於過敏種種，根本無暇擔心憂慮。

輕盈光亮的時光緩緩流動，光與影的界限漸漸被抹去。大學新生活像是一個成年禮，我丟開了厚厚的講義和教科書，和來自不同縣市的女孩們在宿舍裡行止起居，在學校迴旋梯上看天光雲影，在寬闊平直的街道上看成排的阿勃勒湛出鮮黃，在這個日照充足的城市裡，青春正好。一日，我在冬天的早上醒來，聽見室友打了一個響亮的噴嚏，她說，鼻子好癢喔！我躺在床上，看早晨的陽光透過窗玻璃，金光閃閃的，那一瞬間想起了我的過敏，而此際我的鼻腔乾爽舒適。來台中三個多月了，我尚未過敏，一顆藥都還沒吃到。這是真的嗎？

究竟我對什麼過敏？答案呼之即出。

記憶往前拉過去，我忽然想起每次去看醫生時，在問診的最後，即使是年輕醫師，也會經驗豐富似的下一個結論：「宜蘭

孩子大部分都這樣啦!」。從前似懂非懂，如今才真正明白，或許根本不是追根究柢所有過敏因子，或拆解基因密碼，或真的處在纖塵不染的環境。一切可能都是因為再熟悉不過的東西，熟悉的土地、山水和空氣，從作為宜蘭孩子的那刻開始，就被分配到了一個有情緒的鼻腔。

的確，宜蘭常常下雨。蘭陽平原是一個背山面海的三角平原，雪山山脈把水氣都收留在宜蘭，春天有春雨，夏季有梅雨及颱風帶來豪雨，秋冬則有東北季風。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兩年前還下了連續二個月的雨，至今我還記憶猶深。遇上反潮的時候，牆壁地板潮濕淋漓，整個房子感覺又濕又冷。我們家長年開著除濕機，除掉空氣的濕氣外，也除去無法晾乾的衣服的濕氣。遇上大太陽的日子，家家戶戶都會把握機會，趕緊把棉被拿出來曝曬。社區的頂樓晾掛著各式各樣的棉被，微風翻飛起小叮噹小熊維尼、開滿大花的、菱格紋的，晴空豔豔，彷彿能看到水氣悄悄蒸騰。面對總是細雨霏霏，全年兩日超過兩百天的宜蘭，這些除濕防潮晾曬之道，都成了風土民情。

過敏於我，成了一個地域性冠詞。而這竟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認親方式。當提及自己到台中之後過敏不藥而癒，大力附和者十有八九是宜蘭孩子。奇妙的是，大家雖會抱怨著一回家就會過敏，卻也會忍不住和別的家鄉的孩子描述宜蘭空氣如何的清新，風光多麼的秀麗。大家逢年過節還是在夜裡爬起來搶購返鄉的車票，搭乘高鐵或台鐵之後，再轉乘往宜蘭的客運回家。塞在動彈不得的雪山隧道裡時，對著成排的車陣不斷的嗔怪抱怨，心中卻還是惦念著那個水氣噴薄的蘭陽平原。

磕磕碰碰多年，曾經厭煩怨懟的過敏一事，也慢慢有了不

一樣的生命單位。

下了車，我又打了一次噴嚏。「哈啾！」我揉揉鼻子，熟悉的濕氣，鼻腔內正徐徐流淌著，小獸們溫柔打造的一條清澈美麗的河流。路燈下，金色的雨絲斜飛交錯，織成一張細細密密的網。母親在路燈下撐著傘，朝我揮手，我拖著行李箱快步走過去，顧不得地面水漥雨水噴濺。是啊，這從小到大的過敏，從沒讓母親少煩亂憂愁過。母親輕拂去我髮梢上的雨珠子，喃喃的說，宜蘭就是愛下雨。







## 第二名

視差/黃章育

### 得獎感言：

「發洩現實的苦、回憶過去的痛。」應該是過去

兩年我的生活寫照。有時候事情在我尚未察覺、尚未回過神來時就已經發生、改變、流逝與消亡。寫作有一陣子對我來說是記錄，後來變成緬懷，近期變成自我坦承。坦承自己或多或少在逃避那些不願去面對的自我，以及過去遇到的那些人或事。即便他們已經從我的生命中離開。即便我一直不願去直視這一切的發生。

獨自一人走在路上通常我都是用耳機塞滿腦海裡的聲音，同時事情在我眼前上演時，音訊的隨機撥放功能會讓這些事在我的心裡套上不同情境的歌曲，回想時那些碎片都被重新召喚。

有一陣子我很沉迷記憶與錯覺的說法，如果記憶是塑造一個人是誰的關鍵，同時越是回想記憶越容易出錯，也許有天我再次回想當時的情景時我會在某個剎那成為一個不同的人。

已經忘了多久沒配眼鏡，近視度數又加深了，我總是健忘，說著念著提醒自己要去診所卻總是忘記。一直以來我的兩隻眼睛度數不一樣，醫師說這是長時間姿勢不良導致的。他一邊這麼說一邊要我遮住慣用眼，同時一邊問到投影在布幕上符號所指的方向。想起伏案苦讀時經常動輒十小時起跳，除了眼睛以外，脊柱的變形也同樣岌岌可危，像是歪成S形一般，我一邊回想照X光看見的照片一邊提醒自己注意姿勢。望向醫師所指的符號，嘴裡唸叨著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正確的符號指向，像是提出自己答案等待解答的小孩一般，忐忑中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確，卻總是聽不到正確答案，只能等到最後才知道自己的回答得到度數有多深的結局。乾澀的眼睛常常想要看得更遠，像是抬頭望向太空某顆星，卻又不得不必須盯著眼前的東西。

自脫去學生制服後，在就學與就業中來回掙扎，似乎希望自己在偌大的城市能夠找到安身之所，或許庸庸碌碌過完不算太差但終究也稱得上人模人樣的日子。少年不一定會得志，更何況現在自己距離少年相距甚遠，那些心目中的成就都還沒結實纍纍，倒是在社會來回打滾而傷痕累累。相對來說家中兩老則不同，自家中幾個幼崽能獨自照料自己甚且在外打拚後，或許是出自填補兒女離巢的空虛，經常在假日期間來往家中及外婆住處，可能是想趁著能力寬裕、身體允許能盡到孝道。可能直到未來某一天我也會重複他們正在做的事也說不定。搭上返鄉的列車，趁著假日稍微喘口氣放假回到外婆家。知道我服完兵役的外婆，一邊倒著剛泡好的蜂蜜柚子茶遞給我，一邊操著

濃厚腔調的客語說到我是大人了可以結婚了，我笑著用不太流利的客語回說還早。真的還太早了，自己都還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裡遑論成家。

在這座多雨的城市裡，我們或踽踽獨行或步履蹣跚。臨摹別人的成功、重複自己的迷茫。匆忙的生活裡，擠出心力朝著不知道還有多遠的目標前進，盡自己所能維持生活保持健康。

除了在布幕上辨認符號的指向，另外健康檢查不是都會有充滿點點的畫，要你辨認裡面的數字嗎？那個辨色力測驗的數字我也總是看不見，那些圖畫在我的視野裡面藍色跟紫色之間、淺綠色跟黃色之間，總是曖昧而模糊，再怎麼仔細想要看出端倪都僅是徒勞。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幅充滿雜色、如同失去信號的電視充斥著雜訊一樣的圖而已。後來我才知道，是我瞳孔內感受顏色的視錐細胞不夠敏感，在彩度不夠清楚且亮度不強的狀態下，分不出來顏色與顏色之間的差異。不過這不妨礙我仍舊喜歡宇宙，那些遠在太空的星因為亮度微弱，人眼中就只能看到黑白兩色，所以此時此刻我們所看的星空，在理論上是長得一樣的。誰知道呢？或許我認知的色彩在你眼中又是另一幅風景也說不定。不過當距離放在動輒幾千萬光年的距離下，目前來說我們眼中的風景仍是一樣的。縱使我們不知道那些星實際上距離我們多遠。

醫師提醒到，兩隻眼睛度數不一樣所形成的雙眼不等視，容易讓人失去對事物的立體視覺，難以判斷事物的遠近，他無視我的欲言又止，醫師自顧自地說著。讓我想起在天文學上的

視差。所謂視差是指在兩個地方看向同一個點的差距，要是物體的距離與我們之間越近，那麼視差就越大。天文學家們會利用這個現象，在兩個不同的點之間看向同一個目標物，利用視差去判斷目標星系到底距離我們多少光年。那些距離我們數十萬光年的恆星所散發不同顏色的那些點點星光，在經過幾萬年的時間到地球上，或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或許沒有，被我們無時無刻緊盯著太空的先進儀器所捕獲。

又是一個初春乍暖還寒又暖的日子裡，步履蹣跚的我戴上剛配完的眼鏡走在陌生的城市街頭，街頭上人們像是進入了一種凝滯的恍惚，明晃晃的春光中人們的腳步像是慢動作。似乎又是如平時同樣的日子，我為了進修前往這個多雨的城市，而兩老準備了一些食材準備回外婆家做點心。各自的身影輕輕地划過時間的刻度。看似平凡的時日唯一的不同，是外婆自己的時間永遠停留在這一刻了。沒有徵兆，沒有預感，即使到現在，回想起來那只是看似跟平常一樣的日子。但就在那一剎，似乎有一部分的自己正在接獲消息時彷彿整個人被倒空，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魂有體隨著一陣風飄回老家。

人記得的事情很多，忘記的事情也是，有些事情一點一點的忘記，可是有些事一不小心就記一輩子。那些細碎的、當下看似毫無值得紀念的事，像是融化的蠟油流淌在心上，像是封存某些事一般悄悄在我心上凝固，把想說的話憋在心頭裡。我知道，我再也不會為它蓋上蠟章，因為我知道藏在心裡的話再也沒有收件人會拆封了。事物總是在我不經意、不夠注意之中慢慢流逝、變壞。放在一角說著要待處理的事務都漸漸隨時間慢慢遠去了。泡好的茶也涼了，眼睛也變得乾澀了。死亡是一

瞬間的事，但是遺忘卻好漫長，漫長到那些與你相處的時光直到現在我還能慢慢細數。

後來我終於拿到新配的眼鏡一時之間感覺視線變回清晰，眼線範圍的事物又回到它在我眼中應有的模樣，世界又似乎如同往日的模樣呈現在我眼裡，不斷一遍又一遍叮囑自己隨時保持健康。但再次看見她時，我的眼睛已經不夠了。眼睛已經不再乾涸，取而代之的，是視線因為淚水變得模糊，模糊到我自己已經不能看清眼前的她，在過去是如何呼喊我的樣子，她進入了對我來說好小的箱子—小到無法承載我的思念。好想告訴她不用擔心，我還是活得非常好，好到像是老人一樣執著，好到像是少年一樣失敗。伴隨著法師的念經聲與親戚的啜泣聲，在一刻從背後看過去突然發現母親的身影變得好好小小，燭光卻把她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她小聲對著父親哭著說到她已經沒有媽媽了。以前我不曉得原來生命是如此沉重，重到眼眶無法承受流不完的淚水；不曉得生命是如此的輕，輕到我伸出手仍然抓不住哪怕是一時半刻。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即使她說我已經是大人了，此時此刻我卻覺得好渺小。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否正確；不知道不知道她在生命倒數時，是否因為知道子女是在回老家見她的路上，而感到寬慰。太多太多了外婆，這些問題未來有一天我會知道的嗎？是不是我再長大一點就會知道這些事的正確答案呢？靜靜望向火化的入口看著你漸漸消失在門口關閉的剎那，我用盡力氣才能在心裡頭一遍遍問你這個問題；用盡力氣才能提起手將你的骨灰放進罈子裡。

不知道是第幾次你出現在我夢中。我總是健忘，忘記今天是你離開的兩百二十五天，是這些日子裡我夢見你的第七次。雖然對自己的未來依舊是瞻前顧後，但開始慢慢學會接受了有人會從自己的生命離開。其實我知道我該捨得了，但午夜夢迴，那些過日子的時間裡我也漸漸捨不得了。捨不得放下，你依舊住在我的生命裡，準確來說是住在我的記憶裡。但是不管捨不捨得，總歸還是該道別了。

我仍舊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裡，在這座城市瑩瑩獨立試圖找到自己的指向，望向自己訂下的，不知道是否太過遠大的目標，仍無法確認我說出的回答是不是正確答案，或是僅僅在漫長的等待之後再次被宣判近視又加深了。不過也許，也許對誰來說正確答案又是什麼呢？但現在我不再低頭緊盯著眼前的事物顧影自憐，喘口氣抬起頭望向天空時，心裡漸漸清楚知道，知道或許有些問題不是這麼容易獲得解答，但我知道不論我站在此刻或是過去，站在這兩個時刻的我只要同樣望向你在我心中所在的方向，那麼有些話就能穿越時間和距離到達你那裡，而我能知道你仍在距離我不遠的地方；能知道你仍然在我心裡靜靜散發著只有我能辨別的光，或明或暗，依舊會穿越幾萬光年的距離，靜靜地進入我的瞳孔裡。

不再害怕看不清楚前方；不再會害怕自己的答案得不到驗證。我會記得，記得你散發的光會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 第三名 火車叨位去/葉俞宏

#### 得獎感言：

瓶子在看完之後和我說，沒有人會在火車上掉眼淚，沒有人會再對這一切感到興奮了，大家都要一樣乖巧地守著禮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本來就是一個失禮的人。

瓶子說，所有小孩早在一開始進站的時候就拿到規則書了，但我沒有，而我爸也不在乎，於是我們就像當初高一的時候忘記報名英檢一樣忘了。

好爽喔。

我最近很常坐火車。

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室友還會問我：「你現在已經很會搭火車了嗎？」我說對，然後突然想起不過半年前，我還是一個完全不會搭火車，光是自己站在火車站裡面就會因為焦慮而頭暈目眩的人。那時站在火車站裡感覺自己像是被卡夫卡扔進陌生箱子的蟲，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得到了某種規則書，讓他們可以安然無恙地在我茫然四顧的巨大空間裡來去自如，我卻只能緊緊攀附另一個人，靠著他或他們的引導來確保自己不會在叢林裡迷失。

我對坐火車的的感情一直是很複雜的，喜歡也討厭，總覺得那是一件很孤單的事情。

張愛玲說：「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李黎認同，我也認同，我直覺裡獨乘火車的孤單來由於文藝作品裡的冒險和遠行，電影裡面露憂鬱神色的女主角，頭抵著窗，窗戶上映著他模糊的倒影，和鐵軌一路往前延伸的未知遠方。有人深受這份「二手」的感受困擾，我卻平白無故因此多了興奮的氣泡。



但我感到興奮的同時，也很不喜歡坐火車，尤其不喜歡自己坐火車。蜷川實花的花魁每跑過一次橋就是清葉又長大一點，要是我坐太多次火車，是不是也要永遠地向童年告別。不只是台鐵，我對於獨自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厭惡與排斥大抵來自於此。

後來不得不學會這樣技能，是為了談戀愛。交往總是會使人不得不快速地成長起來，假如有家長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在短時間內，習得最低限度的所有基礎乃至於部分中高階生活技能，那他應該要鼓勵自己的小孩談戀愛，一段健康的關係有助於人的成長確實有其道理。

遠距離戀愛讓我很快地學會了坐車。思念是最好的動力，我最終硬著頭皮學會了這項大多數人在國中甚至國小就該懂的技能。實際走過一次就能上手，發現以前不會不過是被家人寵著所以缺乏契機罷了。在南來北往的過程裡，我也陸陸續續想起很多以前關於火車的回憶。

然後我突然發現，不管是小時候還是中學時期，甚至是現在，台鐵帶我去過最多遍的城市始終是台南。小時候阿公阿嬤帶我坐火車去台南找姑姑和堂姐玩，還不懂得抗拒長大的小時候對於火車就只有興奮，印象中總是一人一個包上火車，忍耐兩個小時的禁錮後，就可以開始玩了。鐵軌是一條線，一端牽著我，一端連著當年同樣稚嫩的堂姐，我摸著線前進，跌跌撞撞去牽他的手，小孩子體溫偏高，那熱度暖了整條軌道。上中

學之後漸漸忙碌，沒有多少空閒時間出門遊玩，自然也就沒什麼印象，也因此錯過了學習獨立遠行的黃金時期，在這個部分，我彷彿錯過轉骨期的青少年，往後總像是矮人一截。

高中畢業後，阿公過世，家裡的信仰和相關的儀式需要往返台南，頻率是一週一次，為期一個月，那段下台南的時光鮮明的令人眼睛發痛。

我那時總是一邊坐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上，一邊慢慢地打著字。像寫日記，也像在用文字拍照，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沿途經過的風景和心境。那時說難得坐火車，早上六點的車次，太陽都還沒預熱好，人就出發了。晨光如橙汁如琥珀，液態狀地從車窗窗簾縫隙流入，滿車昏睡的人種在一格一格的座位上隨著節奏搖搖晃晃，車廂是魚缸，人群的水草裡，我悄悄拉開窗簾往外看一眼，窗外火車路過一大片水田，水田的後面是寺廟，寺廟的後面是雲，雲落在水田裡，紫色的不知名小花開在雲的邊緣。

我那時便想，車窗外的風景美好的令人屏息，人間即樂園。但是往往在下一秒想起踏上旅途的原因時，又如鯁在喉，覺得還不如永遠不要知道世上有這樣的美景。人間是無間。

聽一位老師說過，人生就跟坐火車一樣，上車、下車的人形形色色，來去間錯身而過，但終究是一樣的：上了車，有朝

一日、無一例外都要下。而我對這個比喻相當不以為然，只因坐火車是一種選擇，而生死不是。人無法選擇出身，但卻大多可以選擇車次，因此生不是一種選擇，假如它是，往生者的國度想當然耳應當人口過剩；而死同樣不是，能夠無病無痛、壽終正寢，依然是件格外奢侈又好運的事。由此看來，坐火車幾乎可以代換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與無可憑依的命運相抵，人類終於可以在生存的短暫年歲裡決定自己何時要上車、何時要下車。見微知著，將那樣的野心放到無限大，是不是就意味著有朝一日可以由生命來決定誕生和死亡的時間、方式？

如此一來，當我憑著自己的意志買票、踏上車廂，凝聚了人類的歷史和對自由的渴求，踏著前人編織的紅毯，遙遙眺望未來，也有一種壯闊的味道。

話雖如此，在上個學期之前，我也從來沒有自己搭過火車。

思念的彼端牽在台南，依舊是台南，命運兜兜轉轉纏繞的都固執著那一塊土地。第一次跳上火車，選擇從台中大慶站往北三站區間車台中站下，轉乘自強號，成功在台南站下車時，男朋友專程進了站，給了我一個鼓勵的擁抱。那瞬間才後知後覺到自己確實是太幼稚了，但又心底給自己找了一個藉口，本來就沒有規定什麼事該在什麼時候就必定要學會，而學習新東西，從零到一永遠是件令人心潮澎湃的事。

也正是因為這份新鮮感，從那次之後，有時也不一定特別計畫，今天五點下課就跳上六點的車一路往南奔，隔天再坐早上六點半的車回來上第一堂課——這樣荒唐的事也是有的。有些事不趁著年輕的時候做，等到夠成熟了，大腦學會了精算成本和收益的運算方法之後，也許就做不到了。

最近一次從台南回來，坐的是早上七點半的自強號，出乎意料，滿滿的全是人，我最後落腳在一個穿著僧衣的老人家旁邊。剛坐下沒多久，就聽到他開始講電話。

電話對面很顯然是他的孫女，老人家用一種很溫和，但實際上寵溺和喜愛滿溢而出的語氣說道：「阿公的小公主，好久不見，你上六年級了齣？有沒有跟同學好好相處？有每天念南無阿彌陀佛嗎？」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心裡環環繞繞，滿腦子金剛喻鳴。後面他們說了大概五分鐘，都是零碎的對話，就像普通的爺孫，試著笨拙的伸出觸角觸碰，但總是不那麼順暢。我眼淚一邊掉一邊吃昨天晚上預先買來當早餐的蘋果麵包，眼淚掉到麵包上，嚐起來濕軟又帶點鹹，我早上六點半起來趕車，從台南坐到彰化轉乘區間，等到大慶站之後就要準備開始一個禮拜的第一堂課，以此作為一週忙碌緊湊的開端，往往眼睛一閉一睜，又是一週過去。我一邊吃早餐一邊想，生活如此充實，我阿公是不是也會覺得我長大了。

我是不是能夠被原諒了？在我過去撒過的謊、說過的大話，是不是可以被一筆勾消了？

我想和隔壁的這位老人家說，那你要保重身體，多念阿彌陀佛，你多念一點，健康的活久一點，把份量念夠了，以後你家人就可以少替你念一點了。要等久一點，等你的小公主長大；等他懂的體貼人；等他知道你會坐在自強號上拿著她以前參加活動的照片給陌生人炫耀；等他看懂你說起他的時候的表情。我坐在這位老人家旁邊，他向我分享孫女去年萬聖節的小魔女裝扮，我看著他的手機螢幕，恍惚覺得在看自己，幾乎篤定自己在十年前就長這樣。要如何解釋這場如夢似幻？佛說因緣果報，心理學說客體關係，下了那節車廂之後才知我目光所見皆為虛妄，看穿事物和自我的本質，追根究底，其實只是不甘心而已。

不甘心自己當年成長的速度沒有追上阿公離開的腳步。

明明該是肌少症的，也走得太快了一點。

依據我的觀察，前進的日子裡，除了閒到發慌和每個階段性任務剛開始的那段時間，其他時候，大多都是被日子推著走而已。我們都忙，習慣把日子切割，陽光被割碎了就沒有辦法點亮思考的空地。那位火車上的老人家後來在嘉義站下車，我則繼續一路向北，窗外火車路過一大片水田，水田的後面是寺

廟，寺廟的後面是雲，雲落在水田裡，我突然覺得很慶幸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我還是有機會可以思念一個這麼久不在家的家人。不然日子一天一天過，好多個一千四百四十分鐘涓涓流去，一點聲響也沒有，我已經好久沒有思考過自己現在前進的道路和腳步，是不是也跟當初一樣，有走在對得起自己和阿公的路上。

也許我一直沒有長大，潛意識的身份認同永遠停在十歲，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和爸爸說十一歲就可以離家出走了，好像一步登天，但是人如何登天？所以我就一直留在十歲的那道界線前面，今年二十二歲了，還是會為自己一個人坐火車而自豪，同時充滿偷偷長大的罪惡感。

後來還是會想起當老人家收拾行囊準備下車時，我看著他的背影，黃色的袈裟、瘦削的背脊，而我終究沒有說任何一句多餘的話。那不是我阿公，即使我看著他孫女時，心裡希望這個小女孩能溫柔地快點長大，又即使我看著他的背影就像看著夢境走掉，但我也始終保持神智清醒。

在他通過火車的感應門時，我心想，誰還不是阿公的小公主了。

而別人家的小公主，坐著火車，風景框在車窗上，哐啷聲中朝下一站前進。

在護理之家實習的最後一天，一早八點在2樓的護理站交班後，依稀聽見坐在窗邊的 Hibari 奶奶在唱歌，隨著走近，細碎的音量漸漸疊加成可辨識的旋律，我這才發現她唱的曲子和5樓的 Tsuki 奶奶常唱的是相同的，但她們在不同樓層，平時沒有交流，不知道為什麼會唱同樣的歌？因為唱的是日文，且曲調一聽就知道是來自那卡西的年代，對大家來說太陌生，加上長輩常常喃喃自語，通常不會有人特別去留意。

那天半夜我睡不著，離早八的實習也只剩幾個鐘頭時間，習慣接近日出才睡的朋友在和我聊天，我們聊到日本豬，他說：「豬很好，會 Ote」我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還不直接回答我，只說：「Omochi, Ote」但就在那個瞬間，我發現我懂了。Omochi 是其中一隻我們都有在追蹤的日本豬，主人會訓練牠握手，指令是 Ote（伸出手的日文音：Ote）。在他講之前，我沒有特別記得這個指令，是當下才拼湊出這個聲音。然而，我聽見的不只這個，腦海同時浮現的是 Tsuki 奶奶在唱 Otete～發音起頭的句子，於是我就用這個羅馬拼音想辦法搜尋，沒想到真的讓我解開了這組那卡西密碼，原來她唱的歌是日本童謠，曲名為：〈夕燒け小燒け〉。

不久後，窗外傳來鳥兒啁啾，天亮了。建國南路的車比建國北路少，美村路有兩個紅燈會攔住我，在五權路這個巷口待轉可以完美接軌左轉的綠燈。早上的每一刻都在彈指之間，就好像奧運的游泳比賽，轉播會顯示每個水道每秒幾公尺，早上的世界就是使用這樣的單位，不過，一旦進入護理之家後，時

間就不一樣了，一切都會慢慢地慢下來。

一早和大夜交班完，正要開始巡房，就發現 Hibari 奶奶正在唱〈夕焼け小焼け〉，這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聽見她唱。但當下我其實不太確定，於是打開了半夜找到的音樂播給她聽，結果她馬上很開心地從原本的段落移到我的段落跟著唱。接著拿上樓給 Tsuki 奶奶聽，她一樣不由自主地跟著唱起來，聽著她唱歌，再看著她桌上的日本小學生課本，我想著：「奶奶們雖然都已經失智，卻還是能夠記得所有歌詞和旋律，這會不會就是音樂本質上穩固的原動力？是內心深處的太陽能，是源源不絕的恆星。」傍晚晚餐時間，在我要離開護家的最後，我再把這首歌拿去給 Aoi 和 Sora 奶奶聽，她們也一樣跟著把整首唱完，沒有再多說什麼，只是看著我，很單純地笑著。

這幾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住民平常從沒在卡拉 OK 時間唱過歌，卻能夠因為合適的音樂促發而有這樣的表現，讓我有感於「內隱記憶」的存在，也就是他們能夠不自覺地表現出無意識的記憶，或許因為腦細胞退化，無法陳述與特定事件或情節有關的「外顯記憶」，但若能調頻找到長輩心中的頻道，那個當下，就會如同音叉般地共振掌管聽覺記憶的顛葉，是「懷舊治療」促進腦部機能的方式，藉由旋律裡的時光和生命經驗，牽引與情緒相關的大腦邊緣系統，以減緩退化的速度，也找回那刻在心底，不想被遺忘的印記。

〈夕焼け小焼け〉意指日落後，太陽完全消失前的那一片晚霞紅。歌詞中提到：「孩子們手拉手要回家了，和烏鴉一起回家吧！回家後，又圓又大的月亮，當鳥兒都在做夢的時候，天空閃閃發亮的，是金色的星星。」以這首歌作為最後的結



束，我覺得意境的溫度和心境的輕重都恰如其分，溫度是夕燒的紅，輕重是回家的路，因為護理之家的住民們幾乎都走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路了，我也知道今天說了再見並不會再見，或許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但還是謝謝他們在最後一天送我這首歌，因為只有我巧合地聽懂且找到了，就好像只有亞瑟王能拔出石中劍，這應是專屬於我的秘密寶藏，只有我才能打開它。希望爺爺奶奶們，可以像歌詞裡的星星一樣，閃閃發亮於自己所屬的那片時空。

「重力越大，時間越慢。」這是相對論對於時空結構的描述，也是電影《星際效應》在描述不同星球間的時間，所引用的理論。米勒星的一小時是地球的七年，若從地球的視角看米勒星，一切看起來都會好慢好慢，比定格播放還要慢。護理之家與我，就如同米勒星與地球，在這裡，我常常覺得怎麼可能時間過這麼慢？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後來才發現，時空確實是相對的，對我來說，這裡的時空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重力場，這邊匯聚的是生命末端的重量，是沉積在時間河床的泥沙，因此，時間的流速才慢了下來。

會這樣覺得，是因為有天交班前的早上，我突然很想彈鋼琴，交誼廳前方有台音樂教室款的經典黑鋼琴，我想：「還有一點時間，彈個幾首應該沒關係。」於是，就過去彈了長輩會喜歡聽的民初懷舊歌謠。當時燈光微暗，周圍也沒人，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莫名想要彈。等到時間差不多，我闔上琴鍵蓋，上樓準備交班時，突然覺得，頭暈噁心喘不過氣，眼前一片厚重的霧黑，這不是貧血的眼冒金星黑，我平常也完全沒有這種症狀，而且我難得能夠提早到還悠哉彈琴，代表我原本的狀態還不錯。我那當下的感覺，是覺得有股無形的重量圍繞著

我，沒有惡意，但我本來就比較敏感，所以特別不舒服。

後來，和我一起實習的同學默默地問我：「為什麼你那個時間突然想彈琴？」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接著說：「會不會是有看不見的長輩想聽你彈琴？他們知道你會彈，所以引導你去？畢竟這裡是很多人人生最後居住的地方，是他們的家，或許他們還沒真的離開。」後來我才知道，不只我有這樣的生理狀況，其他同學也都經歷過那突來的不適與重量感，且一樣都是發生在交班時間。因此，我才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有未知的重力場存在，才讓這裡的時光慢了下來？」而在這漫長的時間沙漠裡，唯一的期待，就是知道有綠洲的存在。

「餐來了！各樓層人員下樓備餐！」餐點，是每日定時出現的駱駝，牠會帶住民橫渡一段時間沙漠，而那用餐前後的血糖曲線就像是駝峰的起落，承載著一切往前走。但因為都是吃醫院配送來的健康餐，其實沒有什麼調味，所以他們真正期待的是每週一次的快樂餐，那便是所謂的綠洲。快樂餐是什麼？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速食，它可能是一份普通便當店的便當，是八方雲集的水餃，是小吃店的湯麵。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再平凡不過的食物，但對住民們來說，卻是每週最期待的事物，我這也才意識到，原來晚年的快樂是如此地單純。一包小餅乾，一份快樂餐，還有我們的關心與陪伴，都可以是生命裡的美好。

吃正常餐、細碎餐、細泥餐的住民都還能品嚐到食物的味道，但更多的是臥床需要用鼻胃管或胃造口灌食的個案，每天上下午一點、五點、九點，共六次的管灌新普派牛奶。天花板，是最常見的風景，我想沒有人會希望以這樣的姿態活著

吧？而主任的父親，就是選擇以「斷食善終」的方式離開，顧名思義即為讓末期或長年插管的病人能夠以斷食的方式解脫離世，執行的方法是：從每日六罐的灌食改成每日四罐，每三天減少一罐，第十天拔管，第十八天往生。但依台灣的現況，這於情於法都是種挑戰，然而無謂地延續生命，以醫療死的方式離去，是否真的是在救人？或者，若知道永遠醒不來，活在下意識的夢裡，會不會其實他的世界很精彩？

在護理之家實習的第一週，我和一位因燒燙傷短期入住的年輕個案聊天，他的刺青翻譯成中文，寫的是基督《傳道書》中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有意識的人，常被心念囚住自己；無意識的人，又被身體關在夢境。似乎沒有誰是真正自由的，但其實一切皆有其時序，每個人皆有其安排，就像太陽、月亮、星星。古印度《吠陀經》裡的「脈輪」，字義是圓輪，也指太陽，象徵永恆循環，而紅色，則是第一脈輪海底輪的顏色，代表的是根與歸屬感。夕燒小燒，即是太陽的紅色，願此能帶給我們安穩與平靜，從內在開始，也去找尋到，屬於自己的「那卡西」。





佳作 柿子不甜 | 許晉璋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對我的肯定及鼓勵，讓我獲得這份殊榮，能為中山醫的人文氛圍奉獻己力。對我而言，散文並非文筆美的展現，更不是純粹的創作發想，而是對人生的紀錄，如對過去的深切省思，對未來的期盼冀望。散文，顧名思義，結構鬆散，然而，就是如此才能將片段的人生點滴，譜成抑揚頓挫的交響，散文無韻，但正是人生經歷的寫實，讓無序的散文有著一氣呵成的韻勢。生活中，我喜歡以不同的面相觀察周遭，以柿子為例，甜與酸澀兩種味覺感受，卻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意義，這些生活中的波濤，在思考而後落於紙面成為文字，我寫著散文，有時卻更像是日記。

街坊飄香，什麼食物又勾起了人的哪段回憶？回憶濃濃難消，但並非時時都能夠回味，然而，那品嚐食物的悸動，卻能一點一滴澆灌迴環思念的心，甚至渲染充斥各種滋味的人生。

我曾讀名家張曼娟的作品《黃魚聽雷》，作者喜愛鄰居阿卜的豆沙粽，其秘方實來自阿卜的家鄉—上海，每當製作豆沙粽，阿卜總娓娓說起生活在上海的往事，然而，包裹在內的不只是綿密的紅豆沙，還有波盪著金光的繁華舊夢，原來，思念不會停留在上海，而是伴著甜香，千迴百轉，飄洋過海，洗去鄉愁的淒惻。

對於品食，我其實不是特別在意，我沒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嘗作嶺南人」的豪爽執著，更不求玉脍絲蓴的頂級享受，然而，每當秋日降臨，金風拂面，他人正因為秋高氣爽而讚嘆時，我卻隱約嘗到甜與苦參半的況味。

一個屬於七歲小孩的秋天，我遇見了不屬於人間的滋味。

區間車從台北開往新竹，站務人員吹起尖銳的哨聲，火車準時出發，匡噹地緩緩駛出地下車站，兒時的我，總跪坐在椅墊上，將臉貼近窗戶，睜大好奇的雙眼，觀察快速變換卻不曾重複的風景，窗外的花草樓房，彷彿被一個巧妙的裁縫師拼貼組合，成了一條七彩的錦緞，隨著嘈雜的轟隆聲，在不知不覺中，蔓延成整座城市的繽紛與活

力，我總有個錯覺，房屋漸漸的變矮，綠草卻漸漸的伸長，火車將隱沒進草野之中。火車車廂內熟悉而陳舊的氣味，不討人喜歡，旁邊乘客的微微鼾聲，對面觀光客的三兩交談，把手整齊劃一地搖晃，對於常搭火車的人來說，大概習以為常了吧，但是，還是有些不一樣，這趟去程，我的心中多了回鄉的忐忑與激動，在車廂的晃蕩中，愈加強烈，難以掩飾。

秋日的新竹，吹起九降風，紅了葉，熟了柿子，但令我難忘的是，奶奶製柿餅的拿手絕活。新竹盛產柿，秋天的柿子樹如同火樹銀花，滿眼紅豔，好不熱鬧，而傍晚時分，遠遠看來像是一盞盞懸掛的燈籠，閉目諦聽，如「風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迎接一場大典的到來，萬花筒般的景致使我著迷，但更令我神往的是，有著柿餅飄香。

平時空蕩的庭院，在這個時節擺滿了等待風吹日曬的柿子，恬靜地，柿子沐浴在夕陽餘暉下，此外，多了長輩們忙進忙出的身影，我也不閒著，就近擇了一顆柿子樹，二話不說直接奔爬了上去，摘下幾個飽滿透紅的熟柿把玩欣賞，初摘的紅柿，如同新生兒的清純，外型光滑，但是沈甸甸的，我想，不只是果肉的負重，更承載著悉心栽培的過程中，心意的重量。

庭院裡，我被鞦韆徐徐地搖著，耳邊傳來母親要我換上長袖的叮嚀，看著手裡兩顆柿子，我總稚氣地想著：「火紅的柿子會不會像我一樣怕冷呢？」我用兩隻手緊緊地環握著柿子，像是給它裹上一件外衣。

夕陽從山谷間滾落，躲迷藏般地露出半邊金光，將草原橫切成兩半，九降風吹落山谷，乾冷且強勁，草枝紛紛彎下了腰，向背山側敬禮，我看見大小不一的柿子，如燈籠般，逐漸明亮。玩至疲憊不堪的我，向天邊一瞥，夕陽映照在柿子上，與九降風爭功似的，原已透紅的柿子顯得更加豔絕，彷彿受寵嬪妃面上暈開的嫣紅。回到中庭曬柿處，隱約浮出皺褶的柿子，代表其飽藏風雨的洗鍊，去了萼，剝開柿子板，多汁的果肉呼之欲出，輕嚼一口，綿潤細膩，蜜氣四溢，毫無雜味，是純粹的甜美，難以忘懷，這一口，成了我兒時最香甜的想像。

我曾以為甜美是永恆、飽和的，然而，卻如同褪色的布料，它會一點一點地剝落。

年紀稍長後，已少回鄉，被緊鑼密鼓的課程壓縮了自由，密密麻麻的筆記與便條紙佈滿書桌和白牆，每逢秋夜，凜冽寒風襲攬而來，穿越氣管與鼻腔，剝奪我體內最後的溫醇，嘴巴嘗到的只有乾燥與淒寒，內心卻直喊苦澀，我依稀記得，母親總在寒冷時節總替我披上外衣，就像我雙手環繞紅柿，但如今，卻只剩隨口的三兩叮嚀，陰冷的夜晚，使我無助。而那使我朝思暮想的甜美，卻漸漸被零食與泡麵取代，成為夜晚的救贖，似乎，唯有重口味方能覆蓋過生活中的辛酸與苦辣。

街上常見的糕餅店，販賣柿餅也不在少數，儘管我正在追尋，追尋著如何填補心中那專屬於甜美的缺口，我也不曾站在櫃檯前猶豫是否買下那盒包裝精美的柿餅，因為我知道，純粹的甜美不需噱頭與矯飾，它只需靜靜地佇



立，熬過日曬風吹，等到外表浮現皺褶，我便知悉它已然成熟可食，正如同人，初生的赤子，純潔不染，外表光亮，綻放新生的光芒；歷經日月的長者，將時間的喁喁細語刻進深淺不一的皺紋，但你我心知肚明，其智慧及內涵將不可與他人同日而語。

那香甜的夢境時時牽引著我，我擇一金風颯爽的秋日，回新竹老家為滿足心中那軟綿的夢幻。金光滿地，庭院依舊擺滿熟柿，柿子樹依然紅豔，乾冷的九降風依然使滿園草枝折腰，奶奶依舊忙進忙出，我走向那一排排靜躺圓桌的柿子，隨手揀選了一顆，忐忑與期待交織，我小心翼翼地復刻著先前剝開柿子的動作，深怕哪個步驟不正確就會改變柿子的味道，漸層的紅橘色由外向內，蔓延了整顆柿子，默數三二一，我輕嘗了一口。

「甜嗎？」我暗自問自己，「是的，很甜。」我是這樣地回答，然而，我卻沒有感受到預想中的滿足，心中的缺口依然沒被填補，我陷入了迷思，難道我心心念念的滋味實則空虛的泡影，悵然若失，我望向天邊，夕陽的光輝無私地廣袤大地，赭色的天幕之下，兩道隨風搖曳的灰煙格外醒目。

視線緩緩沿著煙色由淺而深，迂迴曲折，原來，那灰煙起於自家灶房，走近查看，陰暗積塵的牆角旁，斑駁的紅磚砌成爐灶，深淺不一的刮痕與不均勻的掉色暗示其歷時悠久，廢煙滾滾地從兩條通天的排氣管排出，狹窄的灶房裡，充斥著燃燒木炭的味道及飄飛的木屑，然而令我不解的是，空氣中依稀夾雜著柿子的香氣。

灶中用木炭燻烤著曝曬完畢的柿子，我竟然從來不知有這道程序，這時奶奶端著一盤庭院曬著的柿子，準備放進灶爐烘烤，奶奶取了一顆剛烤完放涼的柿子，要我嘗一口，外形與曬過的柿子比較，皺褶更加明顯，外表略顯瘦小乾黑，入口，「不甜。」味蕾轉瞬間將簡單明瞭的兩字傳向大腦，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微苦、微酸，不知為何，我發現如此滋味更加契合心中的缺口，我想，經過了苦與酸攪和的人生歷練，品嚐著相同滋味的柿子，心中也有相同的悸動，原來，滋味的感受不是永恆的，沒有絕對的酸甜苦辣，而是隨著人事物的遞嬗，悄悄轉化。

時日匆匆，人生盡被生活瑣事纏身，自兒時起，對於甜與美的想像猶如被水筆不斷地描著，最終越描越淡，反而是生活中不斷襲來的困頓與挫折，縈繞心頭，環伺耳際，卻也無可奈何，咀嚼而後，吐出了難以排遣的苦澀辛酸，也許困頓在所難免，回憶卻是可以短暫放逐自己的一片曠野，我並不後悔那段沈溺於柿餅甜美的過往，畢竟，我的七歲是甜的。回憶彷彿以輕柔的口吻告訴著我，不應一味沉浸於甜柿的溫潤可口，我現階段該體會的是微苦微酸的人生滋味，也同時象徵我的成長，若母親無法在寒冷之中替我添上外衣，我必須替自己覆上溫暖；若一味地以雙手環握初熟的柿子，它哪能接受疾風與曝曬的磨練，哪能由單純的甜味，蛻變成與苦、酸並存的深刻內涵。

我曾以為甜美是永恆、飽和的，然而，正如同褪色的布料，我可以在空白處，紀錄專屬於屬於自己的人生滋味。

徐國能曾著文章〈第九味〉，人生在世，嘗遍酸、甜、苦、辣、鹹、澀、腥、沖，去蕪存菁而後，留下第九味，人人的第九味皆不相同，我思忖，也許滋味並不單純由味蕾感受，而是以身心體會，同樣的一顆柿子，在不同的心境下，我嘗到了迥異的滋味，我期盼，尋尋覓覓之中，屬於我的第九味，不斷更替，也給我一個不斷追尋的理由，我想在品食的過程中，對過去的種種，無限緬懷；對來日的未知，衷心期盼。

秋風拂過，我望向紅艷柿樹的枝頭，沈甸甸的，好似另一個我尚未到達的遠方。





## 佳作 家庭戰爭 / 林玟霖

### 得獎感言：

第二年參賽了！好不容易有個堅持下去的興趣！雖然還是逃脫不了拖拖拉拉的本性，到最後一刻才交稿，還是非常開心自己做到了！真的覺得寫作非常好玩，能釐清自己當下的想法，也能試著組織易讀又優雅的文字。還能結識其他也喜歡寫作的人們！

謝謝學校延續這個文學獎，給作者這麼大的舞台。謝謝評審委員的欣賞，您們的評價是我繼續前進的動力。當然謝謝這篇文章的主角，我的家，我可愛的爸爸媽媽姊姊，沒有他們我寫不出這個，沒有他們我沒有那麼有趣的人生。最後最後謝謝那位每年都當我第一個讀者的朋友！相信明年你還會讀到新的一篇！

我會繼續寫下去！

如果要寫成一段歷史的話，我的家庭紀年表大約是這樣的：父母期、衝突期、相安無事期、我的家庭真可愛期。智者說：「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地方。」不知是否每個家庭都是這樣的，在家庭社會化後被其他環境社會化，然後帶著其他環境的影響與父母磨合、抵達平衡，久而久之便一團和氣。或者每個人的個性天定，成為父母子女不過緣分，合不來便合不來。所謂家庭的社會化不過是學習彼此容忍。

父母期的爸媽顧名思義就只是爸爸與媽媽。爸爸媽媽會逼小孩吃綠色青菜，若是菠菜等正常蔬菜也就罷了，爸媽還會逼小孩子吃秋葵。必須說秋葵簡直是人生中不能承受之重，它長得像辣椒，看起來生人勿近；嚐起來像過於黏膩的人際關係，讓人退避三舍。青菜的來源是爺爺在老家後面的那塊田，每次回老家我們都要去採青菜，爺爺種什麼爸媽便叫我採什麼回去吃。爸媽逼迫我當爺爺田中蝗蟲的後果就是讓我討厭回老家，畢竟只要沒回老家就沒有菜，沒有菜就不會被逼著吃。爸爸媽媽會早上六點半把我跟姊姊叫起來看大家說英語，我常戲稱比賊還早起。同學討論電視上的神奇寶貝，但我只認識彭蒙惠。大家說英語從六點半播到七點半，七點半播的是水果奶奶，而我們不准看。爸爸媽媽會叫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我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之於小二學生可說是微積分之於大學生吧，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勉強看懂，而且好不容易看完一集還有下一集。

父母期的爸媽事蹟才不只這些，如果用英文來說的話還有一件事是 last but not least，最後說但最有代表性的事。每

次出去玩爸媽都要我寫日記，連去日月潭也要寫。日月潭才距離台中一小時多，怎麼算是出去玩。而且對我來說，那也只是個有大湖的地方罷了，完全擠不出超過三個句子的描述。小時候國小老師說寫爸媽的全名很沒禮貌，我寫日記的時候甚至會氣到偷寫爸媽的全名再擦掉。若是出國的行程那更精彩，其他小孩想買紀念品都是哭媽媽十塊，然後他們的爸媽就會乖乖掏錢，棄械投降的速度比光速還快。我們家的小孩要拿零用錢得要回答問題，答對題數越多錢越多。以至於導遊說故事我得全神貫注地聽、景點解說牌我得一字不落地看，只差沒把那些碑文字畫全拓印一份給爸媽。

爸媽都是老師，可說是自帶威嚴氣場，讓人不敢反抗。因此父母期時我最大的反叛也就是在問卷上，從民主與權威兩個選項中提心吊膽的把爸媽歸到權威型父母那一類。提心吊膽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喜歡這個歸類。

父母期的我選擇服從不惹事，但在衝突期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衝突期，父母俗稱「翅膀硬了」或者「青春期」翅膀硬的小孩愛頂嘴、不聽話、好惹事，並且以此為榮。在班上常常會聽到同學炫耀自己如何忤逆自己的父母。生動有趣如「我今天自己簽自己的聯絡簿沒被老師發現」「我不寫作業所以我爸打我，但哈哈一點都不痛啦」「我超討厭我媽叫我去補習班，我要跟隔壁班的同學偷偷出去玩」。我有記憶以來姊姊一直待在衝突期，是所有小孩的意見領袖。懵懂無知的我於是有樣學樣。猶記得我們做過最荒唐的事就是去玩蟑螂。有一次因為剛消毒結束，媽媽的辦公室裡面有幾隻沒被處理掉的蟑螂，媽媽明令警告我與姊姊不准去碰。必須說衝突期的小孩最愛聽到「不准去」，「不准去」會被我們翻譯成「一定要」。所以媽

媽忙完事情回來時看到的就是姊姊跟我把能拿到的塑膠袋全部拿出來，姊姊負責找蟑螂、把沒死透的蟑螂打死，跟班我負責把死掉的蟑螂裝到塑膠袋裡。於是媽媽把我們各鞭數十，驅之別院。這件事情毫無意義，並且我很怕蟑螂也討厭被打。我跟姊姊會去做的原因僅僅是媽媽說不准做。記得我曾經看過一組有趣的圖，第一張內容是媽媽逼著小孩打電動，不許讀書、第二張是媽媽要求孩子在電動比賽裡拿到第一名、第三張孩子孩子尋找各種機會，甚至半夜躲在被子裡偷偷看書。我想衝突期我們硬要反抗的事情根本不是說我們認真的厭惡那件事，我們只不過覺得爸媽說重要的事全都不重要了。

在衝突期累的其實不只拼命要反抗的我和姊姊，還有承受反抗的爸爸媽媽。老實說在誰也不能說服誰的狀況下，吵架真的非常累人。就像是個性不同卻被逼著相處的兩人，所謂個性不合好比開車的習慣，有人起步前會先想好要左轉或右轉，先打好方向燈。有人起步後才開始想，急急忙忙的打燈。相處起來不太愉快，但也沒有誰對誰錯。爸爸媽媽跟阿姨叔叔、阿伯嬸嬸交流的結論是隨他們去。畢竟再勸下去孩子也只會變本加厲，所以在衝突期後期爸媽放棄了他們的權威，讓我自己決定我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上舞蹈課，我覺得穿著粉紅色的衣服把自己折來折去很無聊，而且我筋真的好硬，所以我放棄了舞蹈班。我還不太喜歡上英文課，英文單字都又長又難背，去英文補習班跟外師說話還要講英文，所以我放棄了英文班。我也不太喜歡學鋼琴，上課時間一小時回家要練三小時以上，所以我放棄了鋼琴課。我還放棄了畫畫課、放棄看哈利波特。

相安無事期來的很快。沒有了那些課程、沒有被逼著吃青



菜寫日記的確沒什麼要反抗的東西了。記得我曾經在書上讀到過復仇的人很難撐過大仇得報的那一晚，因為一直以來是復仇支持他們繼續生活，所以一旦成功復仇生活便失去目標。同樣的，相安無事的生活其實有點無聊。其他同學還在吹噓今日自己又怎麼樣反抗自己爸媽時我慢慢沒有話講了。而被我落下的英文慢慢的對我造成困擾。記得以前我可以很直接的跟外師對話，不需要在中文跟英文之間做切換。但早起聽英文一年後，我開始需要先想好要說的中文，在腦袋中翻成英文後再說出完整的句子。我閒來無事時也不再能靠著畫畫、彈鋼琴打發時間。不過因為我實在好面子，不好意思跟爸爸媽媽提我想要重新上這些課程看看。所以我就只能看著那些繼續學習英文的人代表整個班級去比英文演講、那些繼續學鋼琴的人一個一個通過檢定然後成果發表、那些繼續畫畫的人拿他們的畫作去參加全國美展。還有發現哈利波特真的很好看，好看到我倒背如流所有咒語、別人講書裡的隨便一句我能馬上接下一句。到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逼我做東做西的爸媽其實是為了我好。然後整日在學校宣傳自己反抗事蹟的同學壓根沒有進行實際的反抗，他們只是嘴上反抗而已，到頭來吃虧的只有為反抗而反抗的我自己。所幸爸爸媽媽給予我無限的包容，他們沒有嘲諷過我無謂的反抗，而是在我流露出一點點後悔情緒時馬上問我是否復課？在我還猶疑不決時我媽媽甚至買了整套原文的哈利波特給我，提議我們一起讀原文書，然後做一本哈利波特辭典。最後我重新去上英文課；自動自發吃甚至是包括秋葵的青菜。衝突期於是變成我的家庭真可愛期。

可愛的家庭是這樣的，爸爸媽媽是會為我兩肋插刀的摯友。我會跟爸爸媽媽分享所有生活的大小事。爸媽最好的一點

是爸媽從來不會外流你不想告訴任何人、又不想忍住不說的小八卦；爸媽會殫精竭慮為你考量事情的好壞、不會為了利己而矇騙誤導。最好笑的是爸媽非常能忍受我講的一些無聊話，我們經常辯論「總統是不是都要長得很好看」或者「性別保障名額到底算不算另一種歧視」這種奇怪的問題。爸媽會讓我感覺被愛、被理解。爸媽種種好處會讓你忍不住歌頌我的家庭真可愛，並恨不得把你擁有這樣的家庭好昭告天下。我不認為擁有這樣全心全意的愛很容易，就像拆盲盒時不一定會拿到想要的那隻公仔。社會教我們如何與人相處，但磨合、各退一步靠的是愛與包容。有趣的是，正是過往的家庭戰爭教會我爸媽對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我對爸媽也應該要有。除此之外，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大致相同，不知道是先天即相似或者我受爸媽影響很深。總而言之，因為愛與性格合拍，我的家庭真可愛。

當全家一起窩在沙發上，非常閒散的時候。除了講些東家長西家短的閒事、一些嚴肅的個人困擾以外，我們還能一起笑著聊從前的所有雞飛狗跳。其中的經典故事有姊姊被責備沒有壓扁鋁箔包，心不甘情不願拿起來壓扁時正好將開口正對著爸爸的臉，於是一擠扁，剩餘的飲料就全部噴到爸爸臉上。還有爸爸有一天正在生姊姊的氣，臭著一張臉一動不動，剛學會畫畫的我就在旁邊有模有樣的進行「生氣的爸爸」速寫，殊不知我還沒畫完爸爸就不氣了，我就要求爸爸繼續生氣讓我畫。諸如此類的事件簡直可以寫出一本家庭搞笑故事集。會出洋相的也不只我和姊姊，記得有一天去大賣場採買時媽媽忘記歸還手推車的我，徑直把車開走。發現我被落下的姊姊卻忙著在車上大笑，完全沒打算阻止狂踩油門的媽媽。諸如此類的搞笑事蹟能編成一本家庭笑話。

能降生在這樣的家庭，我上輩子肯定也是非常愛小孩的爸媽。





## 佳作 會潛水的貓/施旻杉

### 得獎感言：

我總形容寫散文就像沒穿內褲去跳大腿舞，將自我的一部分剖白給所有人看，既赤裸，又脆弱。在我開始寫散文的第一年，很難去掌控到底該投入多少自己，直到現在，才終於開始對於情緒的投入有些感觸，感謝學校每年提供這個機會，讓我不斷磨練自己，也讓我一步一步的，願意直視真實的自己。

絕望是深遠幽暗的海，而我在晴空碧波之下死去，漸漸向下沉淪、腐爛，直到無聲墜落於海底。

在想要去死的時候，我瞞著家人，偷偷的養了一隻貓。

關於養貓，上一次有念頭已是3、4年前。那時的我只不過是高中生，沒有時間，沒有獨立的空間，更沒有經濟能力。父親一句「妳拿什麼養牠？」便立刻令我打消念頭。我以為這個念頭早已消逝而去，像那些曾經美好、亮麗的夢想，殊不知它原來隱藏在我心裡的柔軟角落，準備在未來發芽。

貓的花色很多，白貓、橘貓、賓士貓、白底虎斑貓等等，我尤其喜歡黑貓。那樣純粹的配色很低調，卻依然美麗，那是一種有力的美麗，那是我想要成為的模樣。

讓我想要養貓的那隻貓，就是一隻黑貓。

還是高中生的我，在高中圖書館門口的垃圾桶附近，遇到一隻黑色的小貓。牠那麼的瘦，小小的肋骨在乾枯的皮草下清晰可見。

很可憐。

只是單純的這樣認為，所以就抱了回家。那時的我，為了準備學測，選擇離開距離學校四十分鐘車程的老家，獨自住在學校附近，只需十分鐘車程的房子裡。

一個人住，很安靜，也很孤單，彷彿海深處的那種水壓，壓的人喘不過氣。但是時間一久，也就習慣了，甚至慢慢衍生

出一些習慣，例如自己吃飯，例如開始不習慣閒談跟抱怨。

猶如深海生物漸漸演化，以適應環境。

正是高中的這段經歷，在上瞭大學，獨自一人來到台中時，並不會覺得很難適應。我沒有選擇在學校宿舍落腳，而是獨自在外租房子，從一開始的排斥，轉為追求海深處般的寧靜，或許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演化了。

但我演化的速度，終究趕不上世事的變化。

我一直不是個樂觀的人，有時候會小憂鬱，會憤世忌俗。在那有著極重升學壓力的高中時期，我也曾看過精神科、吃過藥，我知道自己的心理狀態一直有些問題，但我以為自己不會自殺。

一切起源於聽瞭太多別人的抱怨。哪個女孩子今天穿得真醜，哪個人分組時總是不做事，誰或許看誰不順眼。小嘮小叨對別人來說無傷大雅，對我而言卻是痛苦的積累，那些東西就像一個個小磚頭，慢慢堆疊，當疊到與我心臟同高時，一口氣壓碎瞭我的靈魂。

就是這樣簡單的事情，令我痛苦地想去死，我不敢和我的父母說，我怕他們擔心。

我找了那麼多方法。串珠子，打拳擊，和朋友出去玩，卻沒有一個能夠舒緩我的痛苦，我依然想要去死，從這個世界消失。

明明可以找人抱怨，抱怨出收到的那些負面能量。但是這樣一來，就和那些人沒有兩樣瞭，不過是轉嫁到他人身上罷瞭，那些糟糕的思想依舊存在，依舊傷害著別人。我咬緊牙

關，為了這種根本不會有人在意的事情堅持著。

於是我去申請了學校的諮商。免費，這是多麼誘人的詞，肯定不只有我覺得誘人。我等了一個多月，接洽我的老師說，如果真的有迫切的需求，一定要立刻跟她說，她可以緊急安排一次諮商。

迫切的需求？我看著 email，心裡是無止盡的困惑，怎麼樣的需求才是緊急的？

我的需求是什麼？

我把諮商的預約取消掉了，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那麼迫切的需求，只不過是想死罷了。

「我想死。」那時的我說。我以為幫助過別人，而別人也會同等的幫助我。

「妳不敢。」而我收到了這樣的回答。

記得那時，覺得幾乎要喘不過氣，好像溺水，窒息感鋪天蓋地的捲來，就算身上蓋著喜歡的亞麻被子，也覺得渾身寒冷，像是即將碎成雪花。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伸出的手被打掉了，我也再次沉回海底。

是的，或許我不敢，這樣一來，也算不上是什麼迫切的需求。

只是無法呼吸而已。

理智上告訴自己，應該去看精神科才對，但是靈魂卻在耳裡嗡嗡作響，不想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在尖叫，在嘶



吼，用刀子捅著紙箱。我多希望捅著的是我自己，那個無力又無能的，只敢躲在海底的自己。

我看著破爛的紙箱，一切又似乎都過去了。所有傷害我的人，傷害我的事，依然存在著，不在乎著。而我依然把自己藏在那片海底，假裝自己演化的很好。

然而那不過是一種偽裝，只要有一點壓力，有一點不舒服，我的傷口又會快速腐爛惡化，侵蝕入骨，我需要吃藥，需要有人陪我度過難關，但我什麼都不想要。

於是我開始推開很多東西，食物、興趣、社交，還有愛我的人。很快的，我的世界裡只剩下窒息與模糊的咕嚕咕嚕聲。太多的睡眠會令我頭疼，但我依舊不想醒來，直到某一天照了鏡子，發現幾乎快要認不出裡頭的那張臉。

這是妳想要的嗎？是這樣的嗎？我問自己，過著如此萎靡的生活，內心的痛苦卻依舊沒有減輕。載浮載沉的，我兜兜轉轉，最後還是回到了學校的諮商室，諮商師替我安排了精神科，讓藥物與諮商並行，以達到最大效果。

也是在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狀況或許真的很嚴重。

我又開始吃藥了，像是被強制拉離那片只屬於我的海底。藥的副作用很強，嘔吐、暈眩、嗜睡，還有很多很多。晚上睡不著，吃飯吃不下，真要我說，和那段破爛的日子比，似乎也沒有好多少，但是我的諮商師告訴我，我正在進步。

那晚，我夢到自己像是被透明的玻璃罩蓋住，看著外面的世界，我聽得見他們，他們卻聽不見我。我恨，恨那些自私的人。無數的嘴在玻璃罩外開合著，咕嚕，咕嚕，我聽不清楚。我感覺到自己的嘴也開合著，或許是在嘶吼、在反抗著，但是

卻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只能逐漸被咕嚕聲淹沒。

看著鏡子，那日漸消瘦的模樣，連自己看了都厭惡。我和親密的朋友半開玩笑著說，等我死了，我的模型收藏就都是妳的了。

朋友開玩笑地回說，才不要，模型多佔位置，妳自己留著吧。來一隻貓吧，養貓可以陪妳呀。妳看這隻，我替妳精挑細選出來的喔。

她傳給我一隻黑色幼貓的照片，是從公立收容所的網站截下來的。好小，還有點髒，眼睛裡幼貓特有的藍膜甚至還沒褪乾淨。

但是眼神很倔強。

好可愛啊，我說。

「妳想要的話，我可以開車帶妳去看看。明天？」

明天明明有課的，不該答應的，卻仍然鬼使神差的，說了好。

那天還下著大雨，碩大的雨滴砸在玻璃車窗上，發出駭人的聲響。收容所在山上，朋友開著車，帶著我去到了收容所。

我看到了那隻貓。很小，很瘦，也不是純黑的黑貓。毛髮雜亂，還有很多不好看的白色雜毛。他縮在大鐵籠的一角，凶狠的對我們哈氣，但是當朋友把手伸過去時，又貼過來拚命的撒著嬌。

收容所的人讓我抱他，我感覺到幼貓炙熱的體溫，跳得很快的小心臟，緊緊貼著我的胸膛。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感從心底升起，像透明的泡泡從幽暗的海底升起，向上飄升，直到抵達

晴空之下，破裂。

我帶著牠回到無人的宿舍，我喊牠 Shota。

夜晚降臨，無止境的噩夢襲來，黑暗一如往常，準備將我拖入深處，但是今晚不一樣。小小的貓，在我的被子邊緣扒抓，發出細小的喵喵聲，我在意識迷濛中打開被子，讓貓鑽入我的床褥，貼在我的身邊。他睡得四腳大開，白花花的小肚皮翻向天花板。

到底是什麼讓他能夠如此信任陌生的我？

他睡成了一個黑色的長條，小小的腳正好擱在我的手邊。我握住牠小小的、溫度很高的、毛茸茸的掌，悠悠沉入睡夢深處。

那時的我期待，在之後的好多個夜晚，也能夠這樣安心睡去。而被貓咪陪伴著的我，也確實如期望那樣，擁有甜美的夢鄉。

然而某天午夜，在夢中突感一陣心悸，緊接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噁心感，我避開熟睡在我腿邊的貓，踉踉蹌蹌的起身，像隻沒槳的船，盲目地摸索著方向往廁所撞。

我俯身跪倒在馬桶邊，不斷乾嘔。我好想吐，那種感覺像是身體裡有著怪物，倉皇的想要破肚而出，胃裡翻江倒海，但是我一點也吐不出，因為在這一天裡，我幾乎沒吃什麼東西。

磁磚的冰涼開始侵蝕我的膝蓋，雙腿隱隱作痛起來。我一邊乾嘔著，一邊放任眼淚和鼻涕往下掉進馬桶。我已經很久沒有哭了，但是那晚，實在是止不住地想要大哭起來。我感到自己開始上氣不接下氣，不知道哪顆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一整

天無法進食的飢餓感，無不侵蝕著我的理智。我感到自己的意識正向下沉去，往下沉去。好像這片海，終於被侵蝕得沒有了底。

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一切都會變好。然而當心理與生理的問題一起襲來時，我或許什麼都沒想，又或許想走出陽台縱身一跳。就摔成一坨狗屎吧，這狗屎般的人生，搭配這樣的模樣死去，或許剛剛好。

鼻水堵住了鼻腔，我在慘白的光線下，幾乎不能呼吸。

門外突然傳來一陣聲響，將我從窒息的海深處撈起。

是我的貓。

Shota 已經比剛來時長大了一些，也長胖了。他一臉睡得迷糊的模樣，朝我搖搖晃晃的走來。一身幾乎純黑的皮毛，使我無法看得很清，但他那雙已褪去藍膜的亮黃色眼睛，反射著廁所的慘白光線，在黑暗中顯得格外醒目明亮。他在我身邊趴下，打著呵欠，又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我一邊哭，一邊摸著他，對著他胡言亂語。謝謝，對不起，謝謝你，一直這樣不斷地重複著。

他發出一聲慵懶的鼻音，好像在回應我。

我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將想睡的貓抱起，回到床上。我貼緊貓，他好小。他的體溫那麼高，皮毛那麼柔軟，心跳那麼有活力，他在我的觸碰下發出呼嚕聲，那一夜，我再次握著他的手，沉沉睡去，安靜地沉降在另一片海底。

那是一片柔軟的，屬於睡眠與美夢的海洋，而我逃離了那黑暗與絕望之地。

隔天一早，Shota 吵著要我起床餵他。

在養貓之前，我已經很久沒有與早晨相遇。自從狀況一落千丈後，幾乎都是昏睡至接近中午，即使早上勉強起床去上第一堂課，也都是半睡不醒，像個孤魂野鬼般的遊盪。

我餵了一些罐頭給他，他很努力地埋頭猛吃，即使我一下又一下的撫著他的脊椎骨也毫不在意。不再皮包骨的小小身體規律起伏，散發著生命的熱度。

那一刻，我的心平靜了下來。

將貓籠打掃乾淨，鏟掉貓砂裡的屎尿，也到了該去上學的時候。那是我這些日子以來，第一次清醒的走出房間，去嗅聞、傾聽、觸摸這個我真正活著的世界。

那幽深，令人窒息的海底，似乎已是過去式。

日子似乎真的開始慢慢變好，我開始能夠規律的醒來，能夠感受飯菜的香味與口感，開始能夠聽見真正愛我的人跟我說的話語。

這些美好的體驗，再也不會被幽暗的海水阻隔。

曾有人跟我說，妳很勇敢。

我並不這樣覺得。只是在窒息之後，我清楚知道，我更想要光亮和氧氣，僅此而已。或許總有一天還是會沉回海底，我想。但是我不再對或許會到來的那天感到恐懼，因為我知道，會有一個小小的、毛茸茸的掌，將我從深海中拉起。





## 佳作 嶼/林鈺翔

### 得獎感言：

其實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會在那麼多優秀的作品中被看見，進入決賽甚至獲得佳作，原本寫這篇「嶼」的想法，單純只是想將對虎井、對外婆的思念寄託在文藻中，將自己最真實的情感流露在作品裡，畢竟是自己本身比較不一樣的經驗跟環境題材，今天能獲得評審們的青睞，真的很開心也讓我在對於自己寫作上有更多的自信。雖然這篇文章是這個階段寫的，但其實中間也是站在不同的年紀跟角度去解讀、感受不同時期對虎井的愛，也可以說，自己也是有意識到，真的在不同的年紀回到虎井，感受真的很不一樣吧！而在寫作中間，幫助我最多的還是我的高中班導—蔡孟函老師，一直給予我許多指導，也能說，今天沒有他的指教，這篇文章獲獎的機率也不高。

它本來是美好的。

虎井嶼，原名「好井」，那口井在島的東端。清雍正年間，媽宮（今馬公）曾有部分先民，遷居此地，以捕魚為業，靠著那井維生，因而得名。聽外婆說過，一位婦人帶著孩子到井邊汲水，孩子不甚落井喪命，島上居民給口叫它「虎井」，目的即是提醒大家汲水時注意安全。

讓人最害怕的，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井深但嶼對井的情更深，時間有限大家也知道珍惜生命，外婆今年幾歲阿？七十以上，但真不記得實際年齡，只了解多了一歲，回來次數的正字記號就扣一，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多事滄桑歲月後，秋潮涵碧不知深，新晴午日移舟去，虎井沉城試一尋——這是屬於它的祕密。澎湖唯一進士蔡廷蘭撰寫澎湖八景詩時，提及「虎井澄清」，正是說明在風和日麗時，虎井頭的海水特別清明，可看見那傳說中的海底沉城。但說真的，我從來沒親眼見證那神諭，家裡的人常說：「不要上東山去！」是垃圾掩埋場，是亂葬崗，是進入那宮闕的入口。在嶼的東南方，離我們不近，但也不遠了。虎井鬼很多——是表哥表姐口中的笑話，在哈哈大笑後換來的是外婆的責罵：「毋莫黑白講話！」年過古稀的她，由於過於可愛的反應，總是讓大家笑到肚子疼，笑聲更是蓋過了風聲。

風聲嘯嘯，門板喀喀作響，門外似乎也熱鬧著，窸窣窸窣的談話聲格外清晰，聽說都是從城裡來的，他們交頭接耳，討論著等等還去哪個人家。



不讓我走東，那我走西總行了吧！十二歲的我正踏入叛逆期，開始會頂撞長輩們的「愛」，說不我偏要，興沖沖地拿著一件薄外套便跑向那島上的高海拔高山—五十七公尺的西山，說著也不慚愧，這高度已經是虎井的第二高山了，僅次於東山的六十公尺，兩山更稱作虎井嶼的「虎牙」。對小時候的我來說，只要有坡就是山，而越高的山似乎越難征服，只是個要升國中的小屁孩，五十七公尺不高也不低，至少從山頂鳥瞰這大自然的壯舉，就足夠填滿我稚幼的視野了。

浪花正拍打著沙灘，似乎在懲罰她過於美麗的外表，那拍打後濺起的水花是風的口水，噴到我的臉頰上，催促著我趕緊上山。

右是海，載著綠蠟龜保育連署書撕碎的碎片，也扛著一些些的無能為力，接受別人千拜託萬拜託所簽的名，如停靠在船邊寶特瓶輕如鴻毛，顯得一文不值，就這樣漂著漂著，往馬公那頭漂去了。

左是山，刻畫著這座島的歷史，一塊塊如豆腐的玄武岩堆砌在一起，是一代代的傳承，岩石上刻著屬於虎井的過去。仰著頭，輕輕將手放在「史記」上，一溝一壑是歷史的跌宕與起伏。玄武岩上的凹凸有致不髒手，卻點黏稠感，又是風在搞鬼，總是把鹽加進過去，有點鹹，有點腥。

已經到了西山，那雙手已等待我許久，準備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在它兩個手掌之間，我可以看到整個島嶼。站在北回歸線上一同俯瞰我們的「全視界」。老實說，我忘了我是幾歲才知道那叫作北迴歸線，也許是懂了這世界的一點點，經緯線架撐的地球，不是孩子明白世界的方式，立足在這虛構的線上，似乎又更合理了些。經緯線又虛又實，不存在卻又被人們

定義它的重要性，小孩的世界充滿帶來歡樂的虛，大人的世界卻只迷茫在佈滿壓力的實。十二歲的我可以用無知去解讀自以為了解的一切，即將十九歲的我，卻只能用自己有限的有知，面對接下來未知。

越過北迴歸線，我明白不能待在這邊太久，家裡爐灶呼出縷縷炊煙，這是一級警報，十分鐘內不回家必得終身監禁。我和巨人之手道了別，下次見面可能是半年後了，也可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一不注意，地上的小龍舌蘭扎到了我的腳，扎進了十二歲；一恍惚，小龍舌蘭就在島上蔓延開來，也漫進了那年夏天。

下山比上山快很多，肚子的咕嚕聲是氮氣，使我一路急駛，口中發出類似賽車行駛時的爆破聲，兩隻手舉起左右搖晃，控制著方向，卻控制不住我凌駕於山路間的優越感，壓彎，越壓越低，越壓越低，右手還不忘打檔，就這樣飆速在虎井的時間裡。

「先呷飯啦！呷了閣玩！」小孩們正玩著「老鼠牌」，是由十二生肖組合而成的牌類，會有一個莊家，一開始莊家發牌，莊家十張其餘玩家九張，由莊家先打出第一張牌，下一家若手中有單隻動物，可對應上一家打出的牌，即可湊成一對，若無法，就從中間牌堆中抽一張牌，若又沒辦法湊成一對，即把抽的那張牌打出，以此類推，最後誰把手中的牌湊對完，即為贏家，也就是下一局的莊家。

這種牌在本島不太會出現，外婆的嘮叨聲也是。每到過年或暑假，興奮的心情中也參雜了一些老鼠牌帶來的樂趣。平常的本島生活不會有它的參與，它是一種珍貴、稀有、罕見的珍寶，既新奇卻又歷史悠久，民國四十年代開始在彰化鹿港生

產，聽爸爸的朋友說，他們南部鄉下，也有在玩類似的遊戲，但對我來說，我只在澎湖虎井看過這種牌，這個東西就是屬於虎井，如同故事雖在不同的地方被述說著，卻都只屬於這個地方的一有著作權，翻印必究。近幾年，老鼠牌已消失在我們的牌桌，孩子們都長大了，換成了麻將和，上面堆滿了雜物，會不會有一天，我會沮喪地問母親：你還記得老鼠牌怎麼玩嗎？撲克牌，那少了一隻馬、一隻狗的老鼠牌，深埋在櫃子的最角落。

今天你忘了老鼠牌怎麼玩，哪一天，會不會也把虎井給忘了？今年外婆在山坡旁邊種的玉米又被羊群吃個精光，關於這塊小農地，大部分的印象也快被時間掏空，回憶越來越不可依靠，毫無蹤跡，一步步地離開了我。

晚飯很快就吃完了，只是人少了點，桌上的魚多了些，年紀又大了點，回來的機會更少了些。港口邊的路燈點綴著黑夜，幾團零星的漁火還徘徊在海和天空的交界。

「連豐茂」是島上最大艘的船，都市裡的人們比著誰的房子多、誰的房子大，來展現自己的財富。虎井的富豪們，則是船越大艘，越有家本，畢竟，他們只剩那艘船了。猜著遠方的漁火哪盞是連豐茂，一邊想著：「今晚又是一船滿載吧！」上百隻小管將與我們共襄盛舉，明早清晨，婆婆媽媽整裝出發，手裡握著皺巴巴的舊鈔票和重複用了好多次的塑膠袋，將討海人的戰利品帶回家。老媽說，外公以前有一艘小漁船，身為國軍的一員，只有放假才會回到家，開著他的小船在大海表面找尋那少之又少的悠閒，之後，他走了，病魔把他帶走了，船也賣掉了，也許是往天上開去了。

出了家門口往右走，經過兩個小斜坡，巷口就是島上的物

流倉庫。佔地大約二十初坪米，所有商品和紙箱霸占整個空間，走進去都必須橫著走，模仿螃蟹奇怪的走路方式。也許是交通船一個月只會載著物資下來一次，過年一定要囤，若想消費，得先找到老闆，他可能在某個箱子堆後面，或者跑到鄰居家打牌去了，這都不礙事，拿了東西，錢放桌上就行了。

付的錢是外婆昨天打牌贏錢的分紅，把錢放到桌上後，拿了兩包紅糖。因為牌桌上並沒有小孩子的事，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大人們贏錢後讓我們「吃紅」。

拿著剛喝完的鋁箔包和昨天舅舅喝完啤酒的鋁罐走向廚房，將鋁箔包撕開，鋁罐割成一半，紅糖倒入鋁罐，放在瓦斯爐上開始加熱，過程中不斷攪拌，直到紅糖融化成紅糖漿，再倒入鋁箔包內，中間插上筷子，稍待冷卻凝固，撕掉鋁箔包後，就是孩子們最愛的紅糖果了。放入嘴巴，又甜又苦又腥。交通船運來一箱箱的「舶來品」，替代役正忙著把東西搬進港口旁的柑仔店，箱子裡看似新鮮有趣，卻絲毫尋覓不到紅糖果給予我的甜膩感，那種把虎井甜進心裡，也不感到膩心的歸屬感。

拿著薄外套奪門而出，是往馬公的交通船要開了，全家大包小包，也裝著清晨外婆去港口買的小管。跨上船的那一刻，我停下要踏上船的右腳，轉頭看向那位駝背站在巷口的女子，大喊：「阿嬤！」我還是習慣叫她阿嬤，大力地揮動手臂，只見她緩緩地舉起手，舉的越高，我眼裡看到的就越模糊，引擎發動，我也該離開了。

而船越開越遠，她還站在那裡。

它是美好的。



秋／葉俞宏

流浪者啊／林桓暄

秋分／丘孟璇

17：10 南下 139 次自強號／林桓暄

三十年不知／吳宛庭

山丘／左書瑋

甲骨·假古／蔡宇涵

忘記帶傘的人／林瑾萱

島嶼枯樹／蔡宇涵

給 Tilikum／鍾庭恩

像詩一般流動著／黃立寬

## 新詩組 個評 | 李長青委員

在醫學大學舉辦文學獎，是智慧，也是勇氣，更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人文與科學，都是生活裡不可或缺的素養；綜觀本屆迴旋梯文學獎新詩組參賽作品，可發現題材多元，筆法清新，充滿青春敏捷的才思，少數作品更已見到成熟的技巧，內容充分反饋題旨，讓人驚艷。

文學可以是無形與「有影」的生活構圖，詩也時常在有心與無語之間。希望更多愛詩人繼續讀，繼續寫，繼續形影心語。

詩追求一瞬間的抒情，以及要帶給讀者深刻的回味，這次的作品中，多半都往這樣的藝術境界中前進。就文學獎來說，「題材」與「技巧」是兩大評分項目，在最好的狀況中，這兩個要素是彼此支撐的，在這次的參賽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和諧的點，不至於在題材上刻意炫人耳目，或是在技巧上流於匠氣，這是值得肯定的。在其中有兩首關於秋天的題材，這當然可以上溯到傳統詩學的「傷春悲秋」的文化符碼，但各自又注入新意，可以讀到屬於這世代的美學。校園文學獎的題材多半以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但在這一屆的作品中，有不少的作品超出個人經驗，往更深刻的題材思索，像是〈甲骨·假古〉、〈給 Tilikum〉、〈像詩一般流動著〉、〈島嶼枯樹〉……等，這些作品在思考上相對來說走得更遠。



迴旋梯文學獎進入第五屆了，今年參賽的詩雖然比往年少一點，還是達到 41 首。跟前幾屆一樣，三位評審很快地就達成共識，所以選出前三名並沒有太多的掙扎，倒是後面的佳作選擇比較艱難，因為每一位評審都想保住一、二篇自己的偏愛。就如其他的藝術比賽，最好的總是比較有共識，接下來的，反而因為各有所好而造成爭執。同時，藝術或文學作品不會隨著年代或科技進步而進步；歷史的洪流中、李白、蘇軾到鄭愁予各擅其場。

前三名包括：流浪者啊、秋和秋分，本來就在我的前幾名。

「流浪者」的第一段就很吸引人，

「海裡很安靜，剩下火車

撫過鐵軌的震盪

一下一下的，緩慢又規律

承載我的念想，滿溢了窗框」

海、火車還有窗框，這三樣不會同時出現在日常生活的東西，在短短幾句話裡同時出現，又顯得那麼搭襯，各有不同的意象隱喻。「秋」的文字很洗鍊，讀起來節奏很美，最後一段寫著，

「好寥落的夜，篝火都熄了

院子裡的桂花被小孩偷減去

做成香包，供佛，泡茶——什麼都好」。「秋分」是一首很有層次的作品，每一段都接續的很好，我最喜歡的是第二段，字彙溫柔但是意象非常清晰，

「看不見影子 因而跟不上你的步伐

縱使有蠟燭 卻不敢任意點亮

深怕一如追逐不到的螢火蟲

邈遠而脆弱 觸景自傷」。

我雖然自己也出版了三本詩集，也自認為寫過一些很動人的句子，但是，每一年欣賞了這些年輕人的作品，讓我覺得代代皆有人才，希望他們能夠繼續著墨與揮灑，畢竟青春無敵，人生不應留白。



## 第一名 秋/葉俞宏

### 得獎感言：

秋天的時候從成功站出發，透過車窗，當你看到一大片的白芒草，再過五分鐘就到彰化站了。

如果來到彰化的時候，記得要去吃肉圓。炸的肉圓喔。

雨還沒上升潑到腳邊

風比你想的更準時

東北的信使

一大片白色的芒草

我們早早嗅到凋亡

在這片沙礫石的河床

冷了那層夕陽

秋是你眼睫上方的大地色

和下方散射的陰影

兵不血刃地，殺

皺緊的心臟

悵惘投射在河面上

也飄落於你面上，低垂的楊柳森林

好寥落的夜，篝火都熄了

院子裡的桂花被小孩偷剪去

做成香包，供佛，泡茶——什麼都好

我是見不得你的

老路如今也有了更多足跡了

重疊至今，來年就要落雪了吧





## 第二名

流浪者啊/林桓暄

### 得獎感言：

慶幸學校可以有一個文學的平台讓作品可以有乘載的管道，讓我能去看見不一樣的作品、聽見不一樣的故事，也很感謝評審老師對於作品的青睞，及給予的建議讓我可以更加

精進自己。

寫這首詩是在火車站候車的時候，看著人們來回通勤的模樣，寫下關於匆忙生活的一些想法，簡單的雛型被我擱置在手機記事本的角落，時間久了被更多的訊息掩蓋我也就忘了。是鄰近投稿的日子在整理作品時才又翻出了它，同時也反思了關於詩的內容，我確實因為生活中龐大的資訊量，而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感受，當這個社會每個人都急於表達時，有誰在認真傾聽呢？所以我安靜的寫詩，盡量溫柔的表達；我安靜的讀詩，努力做到細膩的聆聽。

# 流浪者啊

| 林桓暄／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日常，被擊沉

破損的靈魂，漂泊

海裡很安靜，剩下火車

撫過鐵軌的震盪

一下一下的，緩慢又規律

乘載我的念想，滿溢了窗框

在水裡，一切都更加費力

用力呼吸，也努力善良

用力咬緊牙，努力堅強

像魚一樣，生活

在海裡，用肺呼吸

格格不入的故事

人們互相安慰，自舔傷口

充耳不聞你的訴苦，封閉

自我，關起耳朵

閉上眼，我能看見你的笑容

我銜住你的唇，虔誠的親吻



我輕撫你額角的髮絲

在你的拼圖裡找到部分自己  
輕輕地牽起你的影子，偷走  
那是我們相像的證明  
是因為喜歡所以模仿的產物  
裂口，再一次的破碎  
脆弱的人們啊，不斷流浪  
自怨自艾的，傾吐衷腸  
我輕撫你額角的髮絲

在你的拼圖裡找到部分自己  
輕輕地牽起你的影子，偷走  
那是我們相像的證明  
是因為喜歡所以模仿的產物  
裂口，再一次的破碎  
脆弱的人們啊，不斷流浪  
自怨自艾的，傾吐衷腸





## 第三名

秋分/丘孟璇

### 得獎感言：

生活是詩，四季  
遞嬗，晴雨更迭，以  
文字舀起生活的片  
段，淺嚐回憶的苦  
甜，記錄每個笑靨與  
淚水，所有得意與失  
意，都是詩意。詩是  
生活，字裡行間收藏  
著曾經看過的風景、

殷切的盼望、難以言說的許多祕密，用生活的剪影，剪貼成詩篇。

作家鍾文音曾說：「我們彷彿要離開才看得見擁有，我們彷彿要跳出愛，才看見愛所裝載的容器樣貌。」生活是個容器，盛裝了各種喜怒哀樂，我們各自以不同的比例，加之以期許與希冀調拌，一點一滴成為現在的自己。然而身在其中，時而迷途，有時反而要回頭，才能再次眺望遠方。即使走遍荒蕪，不忘憧憬繁花。願安好，每個人如是。

## 秋分 | 丘孟璇／牙醫系

理應對分的晝夜 剩下褪去陽光色彩的灰

以為帶著傘 就能為天空撐起眼淚

等到的 卻只是猝不及防 一同墜落

恍惚跌入微涼而漸長的黑

看不見影子 因而跟不上你的步伐

縱使有蠟燭 卻不敢任意點亮

深怕一如追逐不到的螢火蟲 邈遠而脆弱

觸景自傷

喚來千羽鶴引領

薄薄的雙翼 乘載沉甸甸的千言萬語

充塞對未來繼續攜手的無限盼望

許多記憶隨著時間的蜿蜒 遺落在過去

我回頭找尋拼圖的碎片

一一拾起 只為再次拼湊出完整的模樣

有我學步時的踉蹌

有在躡躑之際 即時接住我的臂膀  
有你曾經搆起天空 在髮絲間留下的銀河

小時候總愛許大大的願望  
想著振翅翱翔 遍覽四方  
如今歲月淬鍊出的想望  
現世安穩 平安健康  
僅此 足矣

夜有時 晝有時  
陰有時 晴有時  
待春分之日 晨曦翻越山巔之時  
陰霾終散 夜不再寒  
我如此 相信著





## 佳作

給 Tilikum/鍾庭恩

### 得獎感言：

生活是詩，四季遞  
嬗，晴雨更迭，以文字舀  
起生活的片段，淺嚐回憶  
的苦甜，記錄每個笑靨與  
淚水，所有得意與失意，  
都是詩意。詩是生活，字  
裡行間收藏著曾經看過的

風景、殷切的盼望、難以言說的許多祕密，用生活的剪影，剪貼成詩篇。

作家鍾文音曾說：「我們彷彿要離開才看得見擁有，我們彷彿要跳出愛，才看見愛所裝載的容器樣貌。」生活是個容器，盛裝了各種喜怒哀樂，我們各自以不同的比例，加之以期許與希冀調拌，一點一滴成為現在的自己。然而身在其中，時而迷途，有時反而要回頭，才能再次眺望遠方。即使走遍荒蕪，不忘憧憬繁花。願安好，每個人如是。

你還記得那個瞬間

風從濃霧裡來

在傾斜的浪裡迴旋

濺起顫晃的呼號

遠方海域高頻的赫茲

縮成一個小小的

蒼白的浮沫

彩色篷幕，水柱噴薄

平靜的水面有整齊的波光，而你

有一個美麗的名字被豢養

吹哨的人用節奏，穿越靈魂

被馴服的信仰強弱分明

你波浪紋身的胸口

仍摟著不規則的黑白線條

他們是否在不經意之間誤讀

欲言又止的秘密



繼續翻譯你的迷航

彎曲的背鰭裡有焦慮的線條

用腹語撞擊新生的傷口

影子萎縮成疤

假象從空蕩的池壁流出

覆蓋夜裡繁星的閃耀

大海就在天的那一邊

你忘記海底如何通訊

「歡迎光臨海洋世界！」他們說

假如緩慢而溫柔的墜落

是唯一能做的夢

讓時間分解你，像海的雪

深邃的回聲緩緩躍出

你將下沉，再下沉

在禁閉的深處，成為綠洲

\*註：

Tilikum 是二歲時被人類捕捉圈養的虎鯨，因訓練娛樂表演壓力陸續發生憂鬱、自殘、攻擊三名人類致死等行為。最終病逝於美國奧蘭多海洋世界。





## 佳作 像詩一般流動著 /黃立寬

### 得獎感言：

詩是所有文類中最自由奔放、不受限於邏輯與脈絡的一種，專注於驅遣五感意象，將美感經驗鎔鑄於有限的篇幅當中；相較於具特定走向與敘事的小說與散文，詩的流動性、多義性與音樂性更是獨具魅力。

〈像詩一般流動著〉奪胎於國道客運的搭乘經驗，意識往返於過去與現在、雜揉虛幻與現實，眼前的時間、窗外的景色皆快速流動著，像無可挽回的昨天，像一首美麗而孤獨的歌，像詩。

詩是一種躲藏，透過晦澀或直白的字詞與隱喻將太過明亮而不忍直視的交還給黑夜；

詩是一種回應，向生活投之以無窮的想像，即便那是空谷或是硬地，皆有其獨特的頻率返照，光線或者聲響；

詩是一種流動的體現，將轉瞬即逝之物虔誠地抄寫或翻譯，在遙遠的彼方精準地撼動讀者心靈。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與建議，在放眼於更廣的題材之前，我想將眼前可得之物打磨生光。

像詩一般流動著 | 黃立寬／牙醫系

高速行駛的客運上離自己的身體 越 來 越 遠

時間。伏流如雨的旅程

一窗一瞬 遊牧餘生

逕自旋舞的埃塵

無法醒轉的夢境

末排靠窗的座位上 演一場自己的電影

遠方夜色川流 於稍早的雛形

逃生窗上沁透的麻木與

被凝視 所抹去的囁語

軌跡氤氳 含糊昨日的遺跡

波紋深邃的黑暗裡 眾星孤寂

啟示錄般浮現

一張執妄的臉

高度敏感的易碎品

將自己 擦得越來越透明

疲倦的心 淪為贗品

凝上一層不潔的霜

不勻的 瘡

影子在無明的夜裡失其原狀

被愛灼身的印記無所遁形

曾靜熱 如月震的抱擁

曾膠著 如蜜蠟的親吻

在珀色的目光裡逕流 遠去

悉心埋葬 每一個名字

如同為夏日最後一場花火 攢下光塵

收攏目光溫煦

於流光中 老去

暗暝之前 趕赴下一個節點

暮色裡 流行歌把話收乾

彼與此 安靜地用餐

燭光新鮮在他臉緣

初萌 甜美的絨毛

赤子般無憂無傷

微風輕輕翻閱 他細幼的髮

清澈 含光的眸畔滴落

眷戀的眼淚之前

一隻螻蛄 正孤獨通過自己行星上的荒原



佳作 17：10 南下  
139 次自強號/林桓暄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們對我的作品給予肯定與指教，讓我可以新詩的寫作上更加精進且自信的前行，也謝謝學校有這樣的平台，讓我們有一個空間傾注自己的文字，也能讓我有機會遇到更多優秀的作品及作者。

者。

這首詩寫得很自私，是單純屬於我的感觸、我的故事，是一個我在火車站卡點趕火車的故事；對於那些「成長、離家」這些老生常談得內容，我以為已經習慣，但是當我真正意識到的時候又是另一回事，才發現原來時間的無力感是這樣的深刻。

寫詩是我投射情緒的方式，也是某種形式的日記，將感受紀錄也將一些說不出口得親情投入於文字中，隱晦的表達，讓這些文字乘載著，相信著終究會傳遞到我們所期待的那個人眼中。

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奔跑，在準點的火車時刻

翻轉，時鐘的指針

我往前跑，而你追著

像是成長，然後你老去

漸漸的，跑不動了

我慢慢的遠去，再回頭時

你已經落後，遠遠的小小的

你的叮囑還在耳畔，慢慢風化

我知道你會老，肉眼可見的速度

我理解的長大，不再只是名詞

是動態的，我確切的感知到時間

具體的，掐住我的咽喉

我看見你的白髮

一絲一絲的牽動，勒緊了我

或許窒息的感覺是不具象徵性的

在我的脖頸留下些許的血珠

是硃砂色的嗎？我期待



像是你頸部的痣  
希望時間翻轉著洶湧，倒回  
我牙牙學語的時候  
那時候你還年輕，而我還  
未聽見你老去的預告

如果某天我同樣成為養分  
去滋養下一個世界  
那麼或許，我也能知道你的愛  
原來是那樣甘願而又沈重  
然後慢慢的，我也老去  
踏著蹣跚的步伐，以另一種形式  
再一次，與你相遇





## 佳作 十年不知 / 吳宛庭

### 得獎感言：

感謝文學獎有這樣的機會，讓這份深夜撰寫的日記，剛好在舅公離開的第十年，將內心的話說出來。十年來，有時腦海閃現而過的回憶，總在我以為忘記的時候重新在心中將感覺找了回來，雖然面容模糊，經歷卻如昨日，或許也是這樣的源由，常會讓我重新思考，一個生前不是最親近的家人，在我內心重要性的建立，到底是基於哪塊童年被填補的缺失拼圖，以致於在成長的路上，每每遇到自己人生重大的轉折，都想問問：「你有沒有看見？」再次感謝這次有這樣的機緣，將此份思念寄在這裡，闔起來、收起來，走出去。

# 十年不知 | 吳宛庭／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家牛依舊推著黎明

一步又一步

我年少的身軀

推著家門

也依舊一步又一步

沿著石子路，也沿著您

當年加高的泥土與碎石

踩踏露水沾濕的泥濘出門

再踩踏豔陽曬起的塵土返家

藏匿草叢的螢火蟲

歸途永不停歇地閃爍

猶如是，打您去後

日日夜夜的擔憂

不知家門有無牢固

自您去後，每當玉米掛上屋簷

總會有人遠行  
布袋戲發不出的銀錢  
龍眼樹叫不回的童年  
包括那個  
吶喊也喚不回的您

舅公啊，鄉人都誇  
我在祭典越有您當年的扮樣  
同您有序的擺設、嚴肅的神態  
同您對鄉人那般  
叨念和關心  
多年無數的絮語  
不知有無說出  
您那年丟下的牽掛

舅公啊，在您遠走得不久以後  
那隻您心愛的小黑狗  
也隨您而去  
不知它有無說出  
關於這頭安好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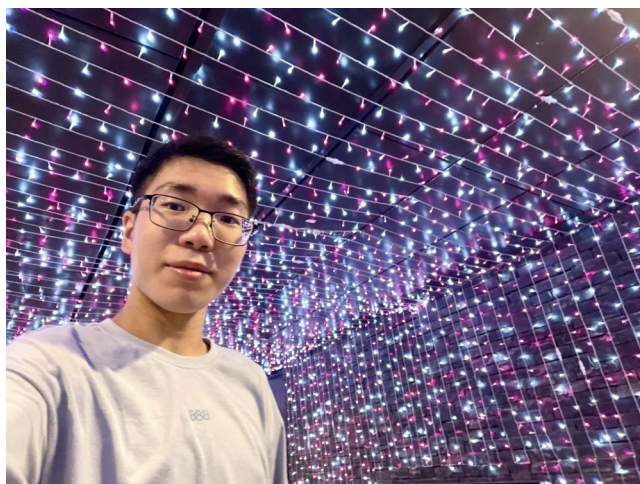
舅公啊，在您遠走得很久以後

我已原諒您不辭而別

不知有無機會

再等到您的歸來

好將我的思念也一併帶走



## 佳作 山丘/左書瑋

### 得獎感言：

這次能獲得佳作，除了感謝評審的肯定外，也感謝迴旋梯文學獎給我一個接觸新詩創作的機會，尤其安排了與評審老師及其他得獎者討論作品的環節，除了讓我大開眼界，也感受到了自己渺小與不足。當獲獎者們侃侃而談地分享自己熱愛的現代詩人時，我的腦袋裡面居然只冒出李白和杜甫，頓時感覺像隻誤闖叢林的小白兔，當然這也鼓勵我這名創作新手繼續努力，多去欣賞作品，也持續創作。

這篇山丘獻給所有曾經面對人生中突如其來的挫折的朋友，不論你正氣喘吁吁地向上爬；或是早已光榮登頂享受陽光；又或是已經抓到翻山越嶺的訣竅，都別輕忽這些汗珠與淚水，或許在十年、二十年後，你會感謝過去的這段艱辛、這些堅持，因為山丘終將醞釀出溫柔，到時候，或許會以柔和的語調問自己：若是不曾走過，怎麼懂？

# 山丘 | 左書瑋／醫學系

習慣漫步在  
笑臉迎人的康莊大道  
未料衝進視線裡的  
不是和煦陽光  
不是花園錦簇  
而是即將把我吞噬的  
一片陰影

一座從來不曾想像  
不該浮現在藍圖  
不請自來的  
一座山丘

或許雙腳  
早已漸漸習慣了  
這樣的坡度  
這樣的難度  
這樣的高度



路途中的眼淚已匯集成河流

滋潤著保有希望的脈搏

曾經能灼傷眼眸

如今卻化作春風

山丘醞釀了溫柔

試問

若是不曾走過

怎麼懂





佳作 蔡宇涵 / 甲骨·假古

得獎感言：

評審林餘佐老師說，投稿文學獎不是為了得到認可，而是為了尋找知音。

種種忐忑，都在這句話裡煙消雲散。

除了感謝評審的喜歡，也感謝鼓起勇氣公開作品的自己。詩於我而言是極為私密的物事，太過赤裸，讓我羞於公開在眾人眼前。

題材選取真的很吃運氣，老實說這麼冷門的題目，如果不是遇到文字學愛好者，很難抓住讀者的心。投稿前反覆斟酌後還是決定寫自己想寫的東西，結果意外地攻破評審老師的防守(?)真的很高興！在這裡真正體會到尋獲知音是比得獎更令人欣喜的一件事。

我認為講評意義大過於得獎本身，整場講評讓我收穫頗豐，感謝校方的用心，讓我有這麼難忘的經驗。

希望未來的每一天能作為一個擁有愛與詩歌的魔法師繼續創作下去。

# 甲骨·假古 | 蔡宇涵／牙醫系

古火莊重的吻

唇舌間燃燒著王朝的後半生

巫覡於烈火中低聲祈問

流年從你胸前溝壑兀自生根

亡者心口紋身肅穆虔誠

一如你胸懷山川巍峨沉默的凹缺銘刻

般人尊神，在烈火中悄然探問雨聲、

雷鳴與牧者之歌

知曉你在萬物之聲背後擁抱我

我知道你，背負著殷都的命輪

是與非、都將淪為權勢操弄

而你懷揣契文一路走來，也將

文明心事一一結繩

人心為刀，而你做木

去雕飾華夏五千年的裂縫

受年與否、戰事吉凶，鑽鑿刻鏤  
偽造之痕 一路而下如卜，從上古  
至今朝，譜出萬代不朽的鉅作——假古

\*按：巫師透過特殊手法處理獸骨，讓占卜結果順從巫師的心意以制衡王權；  
清朝開啟研究甲骨文的風氣後，刻字龜甲價格水漲船高，便有人大量收購偽  
造古物以牟取暴利。





## 佳作 林瑾萱/忘

記帶傘的人

### 得獎感言：

一開始看到我的名字出現時，其實很心虛。總感覺我投稿的作品一點都不像新詩，反而是將散文塞進新詩的框架中，一種

另類四不像文學，真的很抱歉我的文筆如此不好。

不過創作的過程很開心，除了體會到推敲典故中詩人的心情外，也校正了很多我以前一直用錯的字詞。像是我終於知道是孱弱而不是殘弱，用錯多年最近得以改正，我的文學造詣又往前一步了。

這首新詩來源於某天下雨我忘記帶傘，最後還只能淋雨回去。原本還想說會像偶像劇那樣，優雅地在雨中自由穿梭，沒想到根本寸步難行，最後只能賴在別人店門口，等雨小一點再走，非常心酸，希望大家都能記得帶傘。

總之，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心情還是非常開心，非常感謝大家！

## 忘記帶傘的人 | 林瑾萱／營養學系

時間的洪流將我推至此處  
這裡既不是我的歸宿，我也無法停留

路邊的長春花給予我祝福  
在連日大雨過後  
願我不畏艱難，對抗一切  
以它孱弱的身軀

他們曾向我炫耀前方的風景  
路上花朵盛放  
說服我應該勇於踏出  
可惜我的窗外正下著一場雨  
看不見雨後的景色

人們總是責備我，說我不肯努力  
一如你看見路旁有人駐足

親愛的朋友，請你不要嘲笑



以這種方式生活並非我所希望

我只是一位忘記帶傘的人

在等待雨過天晴的瞬間





## 佳作

蔡宇涵 / 島嶼枯樹

## 得獎感言

評審林餘佐老師說，投稿文學獎不是為了得到認可，而是為了尋找知音。

種種忐忑，都在這句話裡煙消雲散。

除了感謝評審的喜歡，也感謝鼓起勇氣公開作品的自己。詩於我而言是極為私密的物事，太過赤裸，讓我羞於公開在眾人眼前。一直是個喜歡寫故事的人，無奈找不到合適的作品投稿，就連這兩首詩也是倉促間完成，仍有許多不足之處，而作為身上流有一半小琉球血液的人類，本著「寫點不一樣的東西」的心態投稿，能得到這麼多肯定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驚喜。

謝謝評審老師的鼓勵與許多珍貴的點評，我認為講評意義大過於得獎本身，整場講評讓我收穫頗豐，感謝校方的用心，讓我有這麼難忘的經驗。

希望未來的每一天能作為一個擁有愛與詩歌的魔法師繼續創作下去。

# 島嶼枯樹 | 蔡宇涵／牙醫系

你於破曉濤聲航行，扎根  
魚龍飛躍的季節 微腥  
細密根鬚擁我在掌心，溫柔喚醒  
一座島嶼記憶

將我第一聲啼哭用魚鱗結繩  
從此海也有了懵懂的歡笑潛沉  
彎鉤破風引逗著南飛的鳥群  
海龜駝著資本主義提親

客船鳴笛斬斷你殷切探問  
強勢呼告一場婚禮盛大：

「要嫁給異鄉人啦 嫁給異鄉人啦」

漁人撈起笨重的燒烤炊煙  
異鄉人落下瓶岩如巨石轟然的鴻蒙初啟  
從此海也有了雲

乳白色漣漪是帶菜如水的禮裙

雪白捧花在暖春綻開嚴冬

有七彩的嗚咽流淌

喜服繡著鏗鏘的夢

蓋頭下有你粗糙掌紋

拂拭滿臉濁淚的猙獰面容

而我只能用盡全力，抓住顛頂一圈圈年輪

在煙塵中嗆咳著、奔向你病儻崎嶇的影



# 評審

## 小說組

張靜茹  
林培雅  
劉梓潔

## 散文組

言叔夏  
張經宏  
曾柏勛

## 新詩組

李長青  
林餘佐  
曹昌堯





# 劉梓潔

小說組 評審委員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專任助理教授



# 張靜茹

小說組 評審委員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 教授



# 林培雅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 言 淑夏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 張 經宏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作家



# 曾 柏勛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明道中學-國文老師



# 李長青

新詩組 評審委員

財團法人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  
董事



# 林餘佐

新詩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曹昌堯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2023

第 5 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

發行人 / 黃建寧

編輯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出版發行 / 中山醫學大學

地址 /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話 / (04)36098076

作品網址 / <https://ir.csmu.edu.tw:8080/handle/310902500/22220>

出版日期 / 2023 年 10 月初版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迴旋梯

文學獎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